

列传第一百五十一

宋一鹤 沈寿崇 萧汉 冯师孔 黄綱等 林日瑞 郭天吉等
蔡懋德 赵建极等 卫景瑗 硃家仕等 硃之冯 硃敏泰等
陈士奇 陈纁等 龙文光 刘佳引 刘之勃 刘镇藩

宋一鹤，宛平人。为诸生，见天下大乱，即究心兵事。崇祯三年举于乡。授教谕，以荐迁丘县知县，复以荐加东昌同知，仍知县事。

巡按御史禹好善以一鹤知兵，荐之。授兵部员外郎，寻擢天津兵备佥事，改饬汝南兵备，驻信阳。

时熊文灿总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主抚议。一鹤降其盗魁黄三耀，又降其死贼顺天王之党刘喜才。一鹤先后剿剧贼，斩首七百有奇。从副将龙在田破贼固始，一鹤毒杀其贼千人。左良玉降其贼李万庆，一鹤抚而定之数万。文灿屡上其功，荐之，进副使，调郟阳。

文灿诛，杨嗣昌代，以一鹤能，荐之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方孔炤巡抚湖广。时湖广贼为诸将所逼，多窜入四川。一鹤以云南军移镇当阳，中官刘元斌以京军移镇荆门，相犄角。左良玉等大破贼于玛瑙山，一鹤叙功增俸。遣副将王允成、孙应元等大破贼汝才五大营于丰邑坪，斩首三千余级。嗣昌署一鹤荆楚第一功。献忠陷襄阳，与革里眼、左金王等东萃黄州、汝宁间。一鹤移驻蕲州，焚舟，遏贼渡。贼移而北，一鹤又断横江，贼不敢渡。

嗣昌卒，丁启睿代。启睿破献忠于麻城，会一鹤及凤阳总督硃大典、安庆巡抚郑二阳蹙贼左金王、老回回等于潜山、怀宁山中。一鹤又督参将王嘉谟等追破左金王、争世王、治世王于灯草坪，斩首千八百级。十五年，遣部将陈治等合江北兵，破贼于桐城、舒城。

一鹤起乡举，不十年秉节钺，廷臣不能无恃。御史卫周允上疏丑诋一鹤。一鹤屡建功，然亦往往蒙时诟。嗣昌父名鹤，一鹤投揭，自署其名曰“一鸟”，楚人传笑之。一鹤亦连疏引疾，帝疑其伪，下所司严核。先以襄阳陷，夺职戴罪，至是许解官候代。

趋救汝宁，汝宁城已陷。十二月，襄阳、德安、荆州连告陷，一鹤趋承天护献陵。陵军栅木为城，贼积薪烧之，烟窘纯德山。城穿，一鼓而登，犯献陵，毁裡殿。守陵巡按御史李振声、总兵官钱中选皆降，遂攻承天，岁除，明年正月二日，有以城下贼者。城陷，一鹤自经，故留守沈寿崇、钟祥知县萧汉俱死，分巡副使张凤翥走入山中。先是左良玉军扰襄、樊，一鹤疏纠之。既，良玉自襄走承天，军饥而掠，乞饷于一鹤，不许。良玉衔之。至是，一鹤谋留良玉兵，良玉走武昌，故及于难。

寿崇，宣城人，都督有容子。崇祯初武进士。忤巡按，被劾罢，未行而贼至，遂及于难。赠都督僉事，廕子锦衣百户。

汉，字云涛，南丰人。崇祯十年进士。秩满将行，贼薄城，即辞家庙，授帨于妾媵曰：“男忠女烈，努力自尽。”遂出登陴，拒守五昼夜。元旦，突围出，趋献陵。贼骑环之，汉大呼：“钟祥令在，谁敢惊陵寝者！”贼挟之去，不杀，说降，不听。明日，城陷，送汉吉祥寺，谨视之，求死不得。越三日，从僧榻得剃刀，藏之，取敝纸书杨继盛绝命词，纸尽，投笔起，

复拾土塊画“钟祥县令萧汉愿死此寺”十字于壁，即对壁自刳，血正溅字上，死矣。贼嘉其义，用锦衣敛而瘞之。贼退，其门人改敛之以时服，曰：“呜呼，大白其无黜乎！吾师肯服贼服乎！”悉易之。诏赠汉大理寺丞。

振声，米脂人。与自成同县而同姓，自成呼之为兄，后复杀之。将发献陵，大声起山谷，若雷震虎噪，惧，乃止。

冯师孔，字景鲁，原武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，历员外郎、郎中。恤刑陕西，释疑狱百八十人。天启初，出为真定知府，迁井陘兵备副使，忧归。

崇祯二年，起临巩兵备，改固原，再以忧归。服阕，起怀来兵备副使，移密云。忤镇守中官邓希诏。希诏摭他事劾之，下吏，削籍归。

十五年诏举边才，用荐起故官，监通州军。勤王兵集都下，剽劫公行，割妇人首报功。师孔大怒，以其卒抵死。明年，举天下贤能方面官，郑三俊荐师孔。六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蔡官治巡抚陕西，调兵食，趣总督孙传庭出关。

当是之时，贼十三家七十二营降，师殆尽，惟李自成、张献忠存。自成尤强，据襄阳。以河洛、荆襄四战之地，关中其故乡，士马甲天下，据之可以霸，决策西向。惮潼关天险，将自浙川龙车寨间道入陕西。传庭闻之，令师孔率四川、甘肃兵驻商、雒为犄角，而师孔趣战。无何，我师败绩于南阳，贼遂乘胜破潼关，大队长驱，势如破竹。师孔整众守西安，人或咎师孔趣师致败也。贼至，守将王根子开门入之。十月十一日，城陷，师孔投井死。同死者，按察使黄綱，长安知县吴从义，秦府长史章尚綱，指挥崔尔达。

炯，字季侯，光州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中，以淮海兵备副使忧归。流贼陷州城，綱方庐墓山中，子彝如死于贼，其

妹亦被难。服除，起临巩兵备副使，调番兵，大破李自成潼关原，寻以右参政分守洮岷，擢陕西按察使。自成劝之降，叱曰：“潼关之役，汝，我戮余也，今日肯降汝耶？”妻王赴井，綱得间亦赴井，皆死。赠太常卿，谥忠烈。

尚綱，会稽人。闻城陷，投印井中，冠服趋王府端礼门雉经。赠按察司副使。

从义，山阴人。儿时梦一人拊其背曰：“岁寒松柏，其在斯乎。”崇祯十三年成进士，之官，兵荒，从义练丁壮三百人杀贼。贼破秦，从义曰：“嗟乎，岂非天哉！吾唯昔梦是践矣。”遂投井死。赠按察司僉事。

尔达，不知何许人，亦投井死之。自是长安多义井。

贼遂执秦王存枢，处其宫署，置百官，称王西安。坐王府中，日执士大夫拷掠，索金钱，分兵四出攻抄。有小吏邱从周者，长不及三尺，乘醉骂自成曰：“若一小民无赖，妄踞王府，将僭伪号，而所为暴虐若此，何能久！”贼怒，斫杀之。而布政使平湖陆之祺及里居吏部郎乾州宋企郊、提学僉事真宁巩焮皆降贼，得宠用。

先是，户部尚书倪元璐奏曰：“天下诸藩，孰与秦、晋？秦晋山险，用武国也。请谕二王，以剿贼保秦责秦王，以遏贼不入责晋王。王能杀贼，假王以大将军权；不能杀贼，悉输王所有饷军，与其赍盗。贼平，益封王各一子如亲王，亦足以明报矣。二王独不鉴十一宗之祸乎？贤王忠而熟于计，必知所处矣。”书上，不报。至是，贼果破秦，悉为贼有焉。

林日瑞，字浴元，诏安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崇祯初，以江西右参政忧归。服阕，起故官，分守湖广。属县铅山界闽，妖人聚山中谋不轨，围铅山。日瑞击败之，捣其巢。屡迁陕西左、右布政使。

十五年夏，迁右佥都御史，代吕大器巡抚甘肃。明年十一月，李自成屠庆阳。其别将贺锦犯兰州，兰州人开城迎贼。贼遂渡河。凉州、庄浪二卫降，即进逼甘州。日瑞闻贼急，结西羌，严兵以待，而自率副将郭天吉等扼诸河干。十二月，贼踏冰过，直抵甘州城下。日瑞入城，战且守。大雪深丈许，树尽介，角干折，手足皴痂，守者咸怨。贼乘夜坎雪而登，城陷，执日瑞。诱以官，不从，磔于市。

初，日瑞抚甘肃，廷议以其不任也，遣杨汝经代之。未至，日瑞遂及于难。

天吉及总兵官马爌，抚标中军哈维新、姚世儒，监纪同知蓝台，里居总兵官罗俊杰、赵宦，并死之。贼杀居民四万七千余人。三边既陷，列城望风降，惟西宁卫固守不下。贼无后顾，乃长驱而东。福王时，赠日瑞兵部尚书，台太仆寺少卿，皆赐祭葬。

蔡懋德，字维立，昆山人。少慕王守仁为人，著《管见》，宗良知之说。举万历四十七年进士，授杭州推官。天启间，行取入都。同乡顾秉谦柄国，懋德不与通，秉谦怒，以故不得显擢。授礼部仪制主事，进祠祭员外郎。尚书率诸司往谒魏忠贤祠，懋德托疾不赴。

崇祯初，出为江西提学副使，好以守仁《拔本塞源论》教诸生，大抵释氏之绪论。迁浙江右参政，分守嘉兴、湖州。剧盗屠阿丑有众千余，出没太湖。懋德曰：“此可计擒也。”悉召濒湖豪家，把其罪，简壮士与同发，遂擒阿丑。皆曰：“懋德知兵。”内艰，服除，起井陘兵备。旱，懋德祷，即雨。他乡争迎以祷，又辄雨。调宁远，以守松山及修台堡功，数叙赉。会灾异求言，懋德上《省过》、《治平》二疏，规切君相，一时咸笑为迂。

懋德好释氏，律身如苦行头陀。杨嗣昌谓其清修弱质，不宜处边地，改济南道。济南新残破，大吏多缺人，懋德摄两司及三道印。迁山东按察使、河南右布政使。田荒谷贵，民苦催科，贼复以先服不输租相煽诱。懋德亟檄州县停征，上疏自劾，诏镌七级视事。十四年冬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山西。召对，赐酒馔、银币。明年春，抵任，讨平大盗王冕。十月，统兵入卫京师，诏扼守龙泉、固关二关。李自成已陷河南，懋德御之河上。

十六年冬，自成破潼关，据西安，尽有三秦。十二月，懋德师次平阳，遣副将陈尚智扼守河津。山西、京师右背、蒲州北抵保德，悉邻贼，依黄河为险。然穷冬冰合，贼骑得长驱。懋德连章告急，请禁旅及保定、宣府、大同兵疾赴河干合拒。中朝益积忧山西，言防河者甚众，然无兵可援。懋德以疲卒三千，当百万狂寇。时太原汹汹，晋王手教趣懋德还省。十八日，懋德去平阳。二十日，贼抵河津，自船窝东渡，尚智走还平阳。二十二日，贼攻平阳，拔之。尚智奔入泥源山中。二十八日，懋德还太原。

明年正月，自成称王于西安。贼既渡河，转掠河东，列城皆陷。于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言曰：“晋河二千里，平阳居其半。抚臣懋德不待春融冰泮，遽尔平阳返旆，贼即于明日报渡矣。随行马步千人，即时倍道西向，召集陈尚智叛卒，移檄各路防兵援剿，乃不发一兵。岁终至省，臣言宜提一旅，星驰而前，张疑声讨，尚冀桑榆之收，无如不听何。贼日遣伪官，匝月，余郡皆失，是谁之过欤！”有诏夺官候勘，以郭景昌代之。

二十三日，尚智叛降于贼。于是懋德誓师于太原，布政使赵建极，监司毛文炳、蔺刚中、毕拱辰，太原知府孙康周，署

阳曲县事长史范志泰等官吏军民咸在。懋德哭，众皆哭。罢官命适至，或请出城候代。懋德不可，曰：“吾已办一死矣，景昌即至，吾亦与俱死。”调阳和兵三千协守东门。刚中虑其内应，移之南关之外。遣部将张雄分守新南门，召中军副总兵应时盛入参谋议。懋德等登城。

二月五日，贼至城下。遣部将牛勇、硃孔训、王永魁出战，死之。明日，自成具卤簿，督众攻城，阳和兵叛降贼。又明日，昼晦，懋德草遗表。须臾大风起，拔木扬砂。调张雄守大南门，雄已缒城出降，语其党曰：“城东南角楼，火器火药皆在，我下即焚楼。”夜中火起，风转烈，守者皆散。贼登城，懋德北面再拜，出遗表付友人贾士璋间道达京师，语人曰：“吾学道有年，已勘了死生，今日吾致命时也。”即自刭，麾下持之。时盛请下城巷战，顾懋德曰：“上马。”懋德上马，时盛持矛突杀贼数十人。至炭市口，贼骑充斥，时盛呼曰：“出西门。”懋德遽下马曰：“我当死封疆，诸君自去。”众复拥懋德上马，至水西门。懋德叱曰：“诸君欲陷我不忠耶！”复下马，据地坐。时盛已出城，杀妻子，还顾不见，复斫门入，语懋德曰：“请与公俱死。”遂偕至三立祠。懋德就缢未绝，时盛释甲加其肩，乃绝。时盛取弓弦自经。建极危坐公堂，贼拥之见自成，不屈，将斩之。下阶呼万岁者再，曰：“臣失守封疆，死有余罪。”自成以为呼己也，曳还。建极瞋目曰：“我呼大明皇帝，宁呼贼耶！”立射杀之。时自成执晋王，据王宫云。

文炳被杀，妻赵、妾李亦投井死，子兆梦甫数岁，贼掠去。士民以其忠臣子也，赎而归之。欲降刚中，不从，杀之。首即堕，复跃起丈余，贼皆辟易。贼适得新刀，拱辰睨之。问：“何睨！”曰：“欲得此斫头耳。”遂取斩之。康周巷战死，志泰不食死。自懋德而下，太原死事凡四十有六人，贼皆尸之城

上。自成恨懋德之不降也，验其尸，以刃断颈而去。福王时，以懋德不守河为失策，乃谥忠襄，赐祭葬而不予赠廕，余赐恤有差。间考四十六人，行事多缺，姓名不传，莫得而次云。

建极，河南永宁人。贼掠永宁时，建极五子皆死，后生三子又夭，至是赵氏一门竟绝。

文炳，字梦石，郑州人。以吏科给事中出为山西兵备副使。为给事时，杨嗣昌督师，议调民兵讨贼。文炳言：“民兵可守不可调，不若官军乘马便杀贼。”又言：“当大计，主计者喜奔竞，抑廉静，宜令官得互纠不公者。”帝皆纳其言。

刚中，字坦生，陵县人。为南京给事中，奏保护留都六事，又陈漕事救弊之要。山东饥，疏言：“民死而丁存，田荒而赋在，安得不为盗！宜清户口并里甲。”皆切时病。迁山西副使。

拱辰，字星伯，掖县人。知朝邑、盐城二县，数迁数贬。历淮徐兵备佥事，督漕侍郎史可法谓其不任，移之冀宁。

建极、文炳、刚中、拱辰由进士。康周，字晋侯，安丘人，由乡举。时盛，辽阳诸生。为懋德所知，拔隶幕下，至都督佥事。志泰，虞城人。余莫考。

太原既破，贼移檄远近，所至郡县望风结寨以拒官兵。而其仗义死难，陷胸断脰而甘心者，则有若安邑知县房之屏，宛平人，起家乡举。城陷，北向拜天子，入署拜其母，命妻子各自尽，遂投井，贼曳出斩之。忻州知州杨家龙，字惕若，曲阳人。为宁乡知县，凡七年，流亡复其业。迁忻，贼即至，曰：“此城必不守，我出，尔民可全也。”出城骂贼而死。州人祠祀之。代州参将阎梦夔，鹿邑人，汾州知州侯君昭，皆城亡与亡。汾阳知县刘必达袖出骂贼文，贼诵而杀之。其义勇范奇芳，刺杀一伪都尉而自刳。宁武兵备副使王孕懋，字有怀，由太原知府迁。自成既陷太原，遣使说降，孕懋斩之，与总兵官周遇

吉共守，城陷自杀，妻杨投井殉之。孕懋，霸州人，进士。遇吉自有传。宁武失，贼破三关，犯大同。

卫景瑗，字仲玉，韩城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授河南推官。

崇祯四年征授御史，劾首辅周延儒纳贿行私数事，复劾吏部侍郎曾楚卿儉邪。帝不纳。出按真定诸府。父丧，不俟命竟归。服阕，起故官。疏救给事中傅朝佑、李汝璨以论温体仁下吏，故帝不恚，左迁行人司正。历尚宝、大理丞，进少卿。十五年春，擢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大同。岁饥疫，疏乞振济。搜军实，练火器，戢豪宗，声绩甚著。

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将犯山西，宣大总督王继谟檄大同总兵官姜瓖扼之河上，瓖潜使纳款而还。景瑗不知其变也，及山西陷，景瑗邀瓖歃血守。瓖出告人曰：“卫巡抚，秦人也，将应贼矣。”代王疑之，不见景瑗，永庆王射杀景瑗仆。会景瑗有足疾，不时出，兵事，瓖主之。瓖兄瑄，故昌平总兵也，劝瓖降贼。瓖虑其下不从，人犒之银，言励守城将士，代王信之。诸郡王分门守，瓖每门遣卒二百人助守。

至三月朔，贼抵城下。瓖即射杀永庆王，开门迎贼入。给景瑗计事，景瑗乘马出，始知其变也，自坠马下。贼执之见自成，自成欲官之。景瑗据地坐，大呼皇帝而哭，贼义之，曰“忠臣也”，不杀。景瑗猝起，以头触阶石，血淋漓。贼引出，顾见瓖，骂曰：“反贼，与我盟而叛，神其赦汝耶！”贼使景瑗母劝之降。景瑗曰：“母年八十余矣，当自为计。儿，国大臣，不可以不死。”母出，景瑗谓人曰：“我不骂贼者，以全母也。”初六日自缢于僧寺。贼叹曰：“忠臣！”移其妻子空舍，戒毋犯。杀代王传 齐及其宗室殆尽。

分巡副使硃家仕，尽驱妻妾子女入井，而已从之，死者十有六人。督储郎中徐有声、山阴知县李倬亦死之。诸生李若蔡

自题其壁曰：“一门完节”，一家九人自经。家仕，河州人。

福王时，赠景瑗兵部尚书，谥忠毅。

贼既陷大同，以兵徇阳和，长驱向宣府。

殊之冯，字乐三，大兴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户部主事，
榷税河西务。课赢，贮公帑无所私。以外艰去。

崇祯二年起故官，进员外郎。坐罪谪，谪浙江布政司理问。稍迁行人司副，历刑部郎中，浙江驿传佥事，青州参议。盗劫沂水民，株连甚众。之冯捕得真盗，大狱尽解。擒治乐安土豪李中行，权贵为请，不听。进副使，赍表入都，寄家属济南。济南破，妻冯匿姑及子于他所，而自沉于井。姑李闻之，为绝粒而死。柩还，之冯庐墓侧三年。起河东副使。河东大猾殊全宇潜通秦贼，之冯至则执杀之，部内以宁。之冯自妻死不再娶，亦不置妾媵，一室萧然。

十六年正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宣府。司饷主事张硕抱以克饷激变，群缚硕抱。之冯出抚谕，贷商民贖给散，而密捕诛首恶七人，劾硕抱下吏。军情帖然。

明年三月，李自成陷大同。之冯集将吏于城楼，设高皇帝位，歃血誓死守，悬赏格励将士。而人心已散，监视中官杜勋且与总兵王承允争先纳款矣，见之冯叩头，请以城下贼。之冯大骂曰：“勋，尔帝所倚信，特遣尔，以封疆属尔，尔至即通贼，何面目见帝！”勋不答，笑而去。俄贼且至，勋蟒袍鸣驺，郊迎三十里之外，将士皆散。之冯登城太息，见大砲，语左右：“为我发之！”默无应者。自起薰火，则砲孔丁塞，或从后掣其肘。之冯抚膺叹曰：“不意人心至此！”仰天大哭。贼至城下，承允开门入之，讹言贼不杀人，且免徭赋，则举城哗然皆喜，结彩焚香以迎。左右欲拥之冯出走，之冯叱之，乃南向叩头，草遗表，劝帝收人心，厉士节，自缢而死。贼弃尸濠中，

濠旁犬日食人尸，独之冯无损也。

同日死者，督粮通判硃敏泰、诸生姚时中、副将宁龙及系狱总兵官董用文、副将刘九卿及里居知县申以孝，其他妇女死义者又十余人。福王时，赠之冯兵部尚书，谥忠壮。

勋既降贼，从攻京师，射书于城中。城中初闻勋死宣府，帝为予赠廕立祠，至是以为鬼。守城监王承恩倚女墙而与语，继勋入见帝，盛称自成，“上可自为计”。复继之出，笑语诸守监曰：“吾辈富贵自在也。”

陈士奇，字平人，漳浦人也。好学，有文名，不知兵。举天启五年进士，授中书舍人。崇祯四年考选，授礼部主事，擢广西提学佾事。父忧归。服阕，起重庆兵备，寻改贵州，复督学政。母忧阕，起赣州兵备参议，进副使，督四川学政。廷臣交章荐士奇知兵。

十五年秋，擢右佾都御史，代廖大奇巡抚四川。松潘兵变，众数万，士奇谕以祸福，咸就抚。摇、黄贼十三家，纵横川东北十余年，杀掠军民无算；执少壮，文其面为军，至数十万。士奇檄副使陈其赤、葛征奇，参将赵荣贵等进讨，屡告捷。而贼狡，迄不能制。士奇本文人，再督学政，好与诸生谈兵，朝士以士奇知兵。及秉节钺，反以文墨为事，军政废弛。石砮女将秦良玉尝图全蜀形势，请益兵分守十三隘，扼贼奔突。置不问，蜀以是扰。

明年十二月，朝议以其不任，命龙文光代之。士奇方候代，而阳平将赵光远拥兵二万，护瑞王常浩自汉中来奔，士民避难者又数万，至保宁，蜀人震骇。士奇驰责光远曰：“若退守阳平关，为吾捍卫，不惜二万金犒军。如顿此，需厚饷，吾头可断，饷不可得也。”光远退屯阳平，王以三千骑奔重庆。明年四月，文光受代，士奇将行，京师告变。士奇自以知兵也，曰：

“必报国仇。”遂留驻重庆，遣水师参将曾英击贼于忠州，焚其舟；遣赵荣贵御贼于梁山。献忠由葫芦坝左步右骑，翼舟而上，二将败奔，遂夺佛图关，陷涪州。士奇征石砭援兵不至。或劝：“公已谢事，宜去。”士奇不可。贼抵城下，击以滚砲，贼死无数。二十日夜，黑云四布，贼穴地轰城。城陷，王、士奇及副使陈纁、知府王行俭、知县王锡俱被执。士奇大骂，贼缚于教场，将杀之，忽雷雨晦冥，咫尺不见。献忠仰而诟曰：“我杀人，何与天事！”用大砲向天丛击。俄晴霁，遂肆僇。士奇骂不绝口而死，王亦遇害，贼集军民三万七千余人，斫其臂。遂犯成都。

纁，本关南兵备副使，护瑞王入蜀，及于难。行俭，字质行，宜兴人。崇祯十年进士，守重庆，善抚驭，为贼啗死。锡，新建人，崇祯十三年进士，除巴县知县。尝从士奇歼土寇彭长庚之党，又斩摇、黄贼魁马超。至是，贼蒙巨板穴城，锡灌以热油，多死。及被执，大骂，抉其齿，骂不已。捶膝使跪，益伛立。昇至教场，缚树上射之，又啗而烙之。既死，复毁其骨。

指挥顾景闻城陷，入瑞王府，以己所乘马乘王，鞭而走，遇贼呼曰：“贼宁杀我，无犯帝子。”贼刺杀王，景遂死之。

龙文光，马平人，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十七年，以川北参政擢右佥都御史，代陈士奇巡抚四川。闻命，与总兵官刘佳引率兵三千，由顺庆驰赴之。部署未定，数日而城陷。贼尽驱文武将吏及军民男妇于东门之外，将戮之，忽有龙尾下垂，贼以为瑞，遂停刑。文光、佳引卒不屈，贼杀文光于濯锦桥，佳引自投于浣花溪。

刘之勃，字安侯，凤翔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授行人，擢御史。上节财六议，言：“先朝马万计，草场止五六所，今马渐

少，场反增二倍，可节省者一。水衡工役费，岁几百万，近奉明旨，朝廷不事兴作，而节慎库额数袭为常，可节省者二。诸镇兵马时败溃而饷额不减，虚伍必多，可节省者三。光禄宴享赐赆，大抵从简，而监局厨役多冗滥，可节省者四。三吴织造，泽、潞机杼，以及香蜡、药材、陶器，无岁不贡，积之内为废物，输之下皆金钱，可节省者五。军前监纪、监军、赞画之官，不可胜纪，平时则以一人而糜千百人之饷，临敌又以千百人而卫一人之身，耗食兼耗兵，可节省者六。”又疏陈东厂三弊，言：“东厂司缉访，而内五城，外巡按，以及刑部、大理皆不能举其职，此不便于官守。奸民千里首告，假捏姓名，一纸株连，万金立罄，此不便于民生。子弟讦父兄，奴仆讦家主，部民讦官长，东厂皆乐闻，此不便于国体。”帝皆纳其言。

十五年出按四川。十六年秋，类报灾异，请缓赋省刑，亦弭灾一术，时不能用。明年正月，张献忠大破川中郡邑。四月，闻都城失守，人心益恟惧。举人杨铨、刘道贞等谋拥蜀王至澍监国，之勃不可，跃入池中，议乃寢。八月，贼逼成都，之勃与巡抚龙文光、建昌兵备副使刘士斗等分陴拒守，总兵官刘镇藩出战而败。贼穴城，实以火药；又剖大木长数丈者合之，缠以帛，贮药，向城楼。之勃厉众奋击，贼却二三里，皆喜，以为将去也。初九日黎明，火发，北楼陷，木石飞蔽天，守陴者皆散，贼遂入城。蜀王率妃妾自沉于菊井。镇藩突围出，赴浣花溪死之。之勃等被执，贼以之勃同乡，欲用之，之勃劝以不杀百姓，辅立蜀世子。不从，遂大骂，贼攒箭射杀之。时福王立于南京，擢之勃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四川，已不及闻矣。

赞曰：潼关既破，李自成乘胜遂有三秦，渡河而东，势若燎原。宣、大继覆，明亡遂决。一时封疆诸臣后先争死，可不谓烈哉！然平阳之旆甫东，船窝之警旋告。死非难，所以处死

为难，君子不能无憾于懋德焉已。若夫一鹤之死显陵，士奇之死夔州，刘之勃、龙文光之死成都，不亦得死所者欤！

列传第一百五十二

贺逢圣 傅冠 尹如翁 南居益 族父企仲 族弟居业 周士朴
吕维祺 弟维祐 王家祯 焦源溥 兄源清 李梦辰 宋师襄 麻僖
王道纯 田时震 硃崇德 崇德子国栋

贺逢圣，字克繇，江夏人。与熊廷弼少同里闾，而不相能。为诸生，同受知于督学熊尚文。尚文并奇二生，曰：“熊生，干将、莫邪也；贺生，夏瑚、商璉也。”举于乡。家贫，就应城教谕。万历四十四年，殿试第二人，授翰林编修。

天启间，为洗马。当是时，廷弼已再起经略辽东矣。广宁之败，同乡官将揭白廷弼之冤，意逢圣且沮之。逢圣作色曰：“此乃国家大事，吾安敢小嫌介介，不以明！”即具草上之。湖广建魏忠贤生祠，忠贤闻上梁文出逢圣手，大喜，即日诣逢圣。逢圣曰：“误，借衔陋习耳。”忠贤拂然去。翌日削逢圣籍。

庄烈帝即位，复官，连进秩。九年六月，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阁辅政，加太子太保，改文渊阁。十一年致政。十四年再入阁。明年再致政。

逢圣为人廉静，束修砥行。帝颇事操切，逢圣终无所匡言。其再与周延儒同召，帝待之不如延儒。及予告，宴饯便殿，赐金，赐坐蟒。感激大哭，伏地不能起，帝亦洑澜动容焉。

是时，湖广贼大扰。明年春，张献忠连陷蕲、黄，逼江夏。

有大冶人尹如翁，逢圣门生，走三百里，持一僧帽、一袈裟来贻逢圣。逢圣反其衣曰：“子第去，毋忧我。”如翁去。五月，壬戌晦，贼陷武昌，执逢圣，叱曰：“我朝廷大臣，若曹敢无礼！”贼麾使去，遂投墩子湖死也。贼来自夏，去以秋云。大吏望衍而祭，有神梦于湖之人，“我守贺相殊苦，汝受而视之，有黑子在其左手，其征是。”觉而异之，俟于湖，赫然而尸出，验之果是，盖沉之百有七十日，面如生。以冬十一月壬子殓，大吏挥泪而葬之。

初，城之陷也，逢圣载家人以其句鹿出墩子，凿其氏觥，皆溺。贺氏死者，妻危氏，子覲明，子妇曾氏、陈氏，孙三人，次子光明自他所来，凡二十余人。福王时，赠少傅，谥文忠，祭葬廕子如制。

如翁去，归大冶。大冶城破，其慷慨而死者，如翁也。

其后有傅冠。冠，字元甫，进贤人。祖炯，南京刑部尚书。天启二年，冠举进士第二，授翰林编修。崇祯十年秋，由礼部右侍郎拜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性简易，有章奏发自御前，冠以为揭帖，援笔判其上。既知误，惶恐引罪，帝即放归。唐王时，命以原官督师江西。嗜酒，或劾之，乃致仕。大清下江西，冠走匿门人泰宁汪亨龙家。亨龙执而献之有司，杀之汀州，血渍地，久而犹鲜。

南居益，字思受，渭南人，尚书企仲族子、师仲从子也。曾祖从吉与曾伯祖大吉皆进士。两人子姓，科第相继。

企仲，大吉孙，万历八年进士。以祖母年高，请终养。祖母既歿，授刑部主事。客寓贵其家，夫妇并歿，企仲呼其子还之。吏部尚书孙丕扬以为贤，调为己属。历文选郎，擢太仆少卿，进太仆卿。三十年，帝以疾诏免矿税，释系囚，录建言贬斥诸臣。既而悔之，命矿税如故，余所司议行。吏、刑二部尚

书李戴、萧大亨迟数日未奏，企仲请亟罢二人，而敕二部亟如诏奉行。帝大恚，传谕亟停二事，落企仲一官。给事中萧近高，御史李培、余懋衡亦请信明诏，帝益怒，并夺其俸，且命益重前贬谪官邹元标等罚，欲以钳言者。诸阁臣力争，乃止。而给事中张凤翔迎帝意，劾企仲他事，遂削籍。天启初，起太常卿，累迁南京吏部尚书，以老致仕。师仲父轩，吏部郎中，尝著《通鉴纲目编》。师仲至南京礼部尚书。

居益少厉操行，举万历二十九年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三迁广平知府，擢山西提学副使，雁门参政，历按察使、左右布政使，并在山西。

天启二年，入为太仆卿。明年擢右副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红毛夷者，海外杂种，绀眼，赤须发，所谓和兰国也，自昔不通中土，由大泥、咬留吧二国通闽商。万历中，奸民潘秀引其人据彭湖求市，巡抚徐学聚令转贩之二国。二国险远，商舍而之吕宋。夷人疑吕宋邀商舶，攻之，又寇广东香山澳，皆败，不敢归国，复入彭湖求市，且筑城焉。巡抚商周祚拒之，不能靖。会居益代周祚，贼方犯漳、泉，招日本、大泥、咬留吧及海寇李旦等助。居益使人招旦，说携大泥、咬留吧。贼帅高文律惧，遣使求款，斩之，筑城镇海港，逼贼风柜。贼穷蹙，泛舟去，遂擒文律，海患乃息。五年迁工部右侍郎，总督河道。魏忠贤衔居益叙功不及己，格其赏。给事中黄承昊复论居益倚傍门户，躐躐通显，遂削籍去。闽人诣阙讼之，不听。乃立祠以祀，勒碑于彭湖及平远台。

崇祯元年，起户部右侍郎，总督仓场。陕西镇缺饷至三十余月，居益请以陕赋当输关门者留三十万，纾其急，报可。畿辅戒严，居益在通州，为城守计甚备。会工部尚书张凤翔坐军械不具下吏，四司郎中瘐死者三，遂诏居益代凤翔。未几，试

砲而炸，兵部尚书梁廷栋劾郎中王守履失职。守履惧，诋兵部郎中王建侯诬己。廷议不如守履言，遂下狱。居益疏捄，帝以为徇私，削籍归。廷杖守履六十，斥为民。寻叙城守功，复居益冠带。

十六年，李自成陷渭南，责南氏饷百六十万。企仲年八十三矣，遇害。诱降居益及企仲子礼部主事居业，皆不从。明年正月，贼遣兵拥之去，加砲烙。二人终不屈，绝食七日而死。

周士朴，字丹其，商丘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除曲沃知县。泰昌元年征授礼科给事中。中官王添爵选净身男子，索贿激变。守陵刘尚忠鼓陵军挟赏。刘朝等假贲送军器名，出行山海外，势汹汹。织造李实讦周起元。群瑯索冬衣，辱尚书钟羽正。士朴皆疏争。士朴性刚果，不能委蛇随俗，尤好与中官相撻柱，深为魏忠贤所恶。会当擢京卿，忠贤持不下，士朴遂谢病归。

崇祯元年，起太常少卿，历户部左、右侍郎，拜工部尚书。帝命中官张彝宪监户、工二部出纳，士朴耻之，数与龃龉。彝宪讦于帝，士朴疏对辞直，帝无以难。未几，驸马都尉齐赞元以遂平长公主莒价，士朴不引瑞安大长公主例，而寿宁大长公主薨则引瑞安例，上疏丑诋之，遂削其籍。

十五年，廷臣交荐，不召。其年八月，李自成陷商丘，与妻曹、妾张、子举人业熙、子妇沈同日缢死。

吕维祺，字介孺，新安人。祖母牛氏以守节被旌。父孔学，事母孝，捐粟千二百石振饥，两旌孝义。维祺举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授兖州推官，擢吏部主事，更历四司。光宗崩，皇长子未践阼，内侍导幸小南城。维祺谒见慈庆宫，言梓宫在殡，乘舆不得轻动，乃止。天启初，历考功、文选员外郎，进验封郎中，告归。开封建魏忠贤生祠，遗书士大夫戒勿预。忠贤毁天

下书院，维祺立芝泉讲会，祀伊洛七贤。

崇祯元年，起尚宝卿，迁太常少卿，督四夷馆。明年四月，廷议军饷，维祺陈奏十五事。其冬，奏防微八事，言：“陛下初勤批答，今或留中，留中多则疑虑起，当防一。初虚怀商榷，及拟旨一不当，改拟径行，岂无当执奏，当防二。初无疑厌，疑厌诸臣自取，今且共、夔并进，当防三。初日御讲筵，今始传免，当防四。初寡嗜欲，慎宴游，今或偶涉，当防五。初慎刑狱，今有下诏狱者，且登闻频击，恐长鬻讼风，当防六。初重廷推，今间用陪，非常典，当防七。初乐说言，今或谴诤时及，当防八。”帝优旨报之。

三年，擢南京户部右侍郎，总督粮储。设会计簿，钩考隐没侵欺，及积逋不输，各数十百万，大者弹奏，小者捕治。立法严督屯课，仓庾渐充。条上六议，曰稽出入以杜侵渔，增比较以完积案，设本科以重题覆，时会计以核支收，定差序以杜营私，禁差假以修职业。帝称善，即行之。

六年，拜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清冒伍八千余名。请申饬江防，凤陵单外为忧，弗省。八年正月，贼犯江北，遣参将薛邦臣防全椒，赵世臣戍浦口。世臣溃走，南京震动，凤阳亦旋告陷。大计拾遗，言官复劾他事，遂除名。时维祺父孔学避贼洛阳，维祺乃归留洛，立伊洛会，及门二百余人。著《孝经本义》成，上之。

十二年，洛阳大饥。维祺劝福王常洵散财饷士，以振人心，王不省。乃尽出私廩，设局振济。事闻，复官。然饥民多从贼者，河南贼复大炽。无何，李自成大举来攻，维祺分守洛阳北城。夜半，总兵王绍禹之军有骑而驰者，周呼于城上，城外亦呼而应之，于是城陷。贼有识维祺者曰：“子非振饥吕尚书乎？我能活尔，尔可以间去。”维祺弗应，贼拥维祺去。时福王

常洵匿民舍中，贼迹而执之，遇维祺于道。维祺反接，望见王，呼曰：“王，纲常至重。等死耳，毋屈膝于贼！”王瞠不语。见贼渠于周公庙，按其项使跪，不屈，延颈就刃而死。时十四年之正月某日也。维祺年五十有五，赠太子少保，祭葬，廕子如制。而维祺之家在新安者，十六年城陷，家亦破。

弟维祐，字泰孺，由选贡生为乐平知县者也。至是解职归，亦抗节死。赠按察僉事。福王立南京，加赠维祺太傅，谥忠节。

王家祯，长垣人。万历三十五年进士。天启间，历官左僉都御史，巡抚甘肃。松山部长银定、歹成扰西鄙二十余年，家祯至，三犯三却之，先后斩首五百四十。擢户部右侍郎，转左。崇祯元年摄部事，边饷不以时发。秋，辽东兵鼓噪，巡抚毕自肃自缢死。帝大怒，削家祯籍。已，叙甘肃功，复其冠带。

九年七月，京师被兵，起兵部左侍郎，寻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，总理河南、湖广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江北军务，代卢象升讨贼。会河南巡抚陈必谦罢，即命兼之。督将士会剿贼马进忠等于南阳，复遣兵救襄阳，大战牌楼阁。其冬，家丁鼓噪，烧开封西门。家祯夜自外归，慰谕犒赏，诘旦，发往南阳讨土寇杨四以去。杨四者，舞阳剧盗也。初，四与其党郭三海、侯馭民等降于必谦，至是复叛，故家祯有是遣。其后南阳同知万年策与监纪推官汤开远，诸将左良玉、牟文绶等连破四，四焚死，其党亦为诸将所擒诛云。

当是时，流贼尽趋江北，留都震惊。言者谓家祯奉命讨安庆贼，未尝一出中州。帝亦以家丁之变心轻之。明年四月乃以总理授熊文灿，令家祯专抚河南。文灿未至，诏遣左良玉援安庆，家祯不遣。秋，刘国能犯开封，裨将李春贵等战歿。议罪，家祯落职闲住。久之，李自成陷京师，遣兵据长垣，设伪官。家祯与其子元炆并自经死。

焦源溥，字涵一，三原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历知沙河、浚二县，考最，召为御史。

熹宗嗣位，移宫议起，刑部尚书黄克缙请宽盗宝诸奄。源溥折之曰：“光宗，神宗元子也；为元子者为忠，则为福藩者非忠。孝端、孝靖，神宗后也；为二后者为忠，则为郑贵妃者非忠。孝元、孝和，光宗后也；为二后者为忠，则为李选侍者非忠。贵妃三十年心事，人谁不知？张差持梃，危在呼吸，尚忍言哉！况当先帝御极之初，忽传皇祖封后之命，请封不得，冶容进矣。张差之梃不中，则投以女优之惑；崔文升之药不速，则促以李可灼之丸。痛哉！先帝欲讳言进御之事，遂甘蒙不白之冤。今即厚待贵妃，始终恩礼，而郑养性之都督不可不夺也，崔文升不可不磔也。若竟置弗问，不几于忘父乎！李选侍一宫人，更非贵妃比，如圣谕阻陛下于暖阁，挟陛下以垂帘，及凌虐圣母状，有臣子所不忍言者。今即为选侍乞怜，第可求曲宥前辜，量从优典，而移宫始末不可得而抹搯也，盗宝诸奄不可得而宽宥也。若竟置诸奄弗问，不几于忘母乎！”疏上，举朝寒惧。

天启二年忧归。服阙还朝，出按真定诸府，例转凤阳兵备副使。时崔文升出镇两淮，欲甘心源溥，遂移疾归。

崇祯二年起故官，分巡河东道，迁宁武参政，有平寇功，就迁山西按察使。七年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大同。时边事日棘，兵缺伍，饷又久乏，岁洊饥，民淘马粪以食。源溥请蠲振增饷，当事不能应。逾年，自劾求去，遂罢归。十六年冬，李自成陷关中，与从兄源清同被执，勒令输金。源溥瞋目大骂，贼拔其舌，支解之。

源清，字湛一，由进士历官宣府巡抚。七年秋，坐万全左卫失守，夺官谪戍。久之释还，年七十。至是抗节，不食七日

死。

李梦辰，字元居，睢州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授庶吉士，改兵科给事中，时盗起陕西，山东曹、濮间之盗，道梗三百余里，河北有回贼。梦辰历陈其状，请敕将吏急防。五年，上疏言：“中外交讷，秦、晋、齐、鲁多乱，两河居中尤要地。铅硝久市直未偿，漕米岁输累无已，宗禄并征，南阳加派，河决岁歉，邮传催科之患百出，民室如悬磬，生计日不支，急难谁肯用命？两河标兵、磁兵，新旧不满七千，一有警，防御何资？今日之务急防河，缮城，备器，练乡兵，治甲冑，尤以收拾人心为本。”帝命所司严饬。六年冬，钜盗尽萃河北。梦辰虑其南犯，请敕河南诸道监司急防渡口，而巡抚移驻卫辉，与山西、保定二抚臣犄角急击。帝方下兵部议，贼已从浞池潜渡。自是中州郡县无日不告警矣。

累迁本科左给事中。复言：“将骄军悍，邓、张外嘉之兵弑主而叛，曹文诏、艾万年之兵望贼而奔，尤世威、徐来朝之兵离汛而遁，今者，张全昌、赵光远之兵且倒戈为乱矣。荣泽劫库杀人，偃师列营对垒。且全昌等会剿豫贼，随处逗遛，及中途兵变，全昌竟东行，光远始西向。骄抗如此，安可不重治。”帝颇采其言。进吏科都给事中。都御史唐世济荐霍维华，福建巡按应喜臣荐周维京，冀并翻逆案。梦辰疏驳之，世济、喜臣皆下吏谪戍。

寻擢太常少卿，累迁至通政使。坐代人削章奏，贬秩调任。未几，有持金嘱中书舍人某贿大学士，求为副都御史者。逻卒廉得之，词连梦辰。帝令梦辰自奏，事得白。然梦辰竟坐是削籍。

十五年春，贼攻开封，不克，遂去，陷西华，屠陈州，逼睢州。时州缺正官，梦辰归，即乘城主守。无何，贼从他门入，

拥梦辰见罗汝才。汝才问所欲，曰：“我大臣，但欲死尔。”汝才去，遣其客说降，且进之酒。梦辰覆杯于地，太息起，扼吭而卒。妻王氏，方病，闻之，不食死。

宋师襄，耀州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历官御史。

天启三年五月请罢内操，言：“自刘朝营脱死，与沈纮谋为固宠计。纮以募兵为朝外护，朝以内操为纮内援。宫府内外，知有朝而不知天子。天牖圣聪，一旦发露，屏之南京。然朝虽去，而三千虎旅安归？世未有蓄怨藏怒之人潜布左右而不为患者，今惟有散之而已。夫平日卵翼朝者，黄克缙也，亡何以戎政内宣；抄参朝者，毛士龙也，未几以构陷削籍。岂非握兵据要，转相恐喝，以至是乎？”帝以内操祖宗故事，不纳。又陈足财之策，请减上供，汰冗官，核营造，省赉赏。皆宦官所不便，格不行。奉圣夫人客氏子及中官王体乾、宋晋、魏进忠等十二人俱世袭锦衣。进忠者，魏忠贤也。师襄力谏。又言左都御史熊尚文、工部侍郎周应秋、登莱巡抚袁可立当去不去，光禄卿须之彦、太常卿吕纯如不当来而来。帝皆不听。

四年，巡按河南。陛辞，言：“今之言者，皆曰治平要务，乃终日筹边事、商国计、饬吏治、计民生、弭盗贼，而漫无实效。所以然者，台谏以进言为责，条奏一入，即云尽职，言之行否，置弗问矣。六曹以题覆为责，题覆一上，即云毕事，事之行否，置弗问矣。内阁以票拟为责，票拟一定，即为明纶，旨之行否，置弗问矣。上谩下欺，酿成大患。今人怨已极，天怒已甚，灾害并至，民不聊生，相聚思乱，十而八九。臣恐今日之患，不在辽左、黔、蜀，而在数百年休养之赤子也。”明年复命荐部内人才，首及尚书盛以弘。魏忠贤责以徇私，贬一秩调任，师襄遂归。

崇祯元年召复官，擢太仆少卿，累迁至太常卿，致仕。奸

人宋梦郊假师襄手书营兵部。事觉，师襄被逮，系狱者二年。至徐石麒为刑部，始得雪。十六年冬，贼陷耀州，师襄死之。

麻僖，庆阳人。父永吉，由庶吉士为御史，终湖广按察使，以清操闻。僖举万历三十五年进士，授庶吉士，改兵科给事中。代王长子鼎渭讦父废长立幼，僖劾代王无君鼎渭无父。四十年，疏陈纳谏诤、举枚卜、补大僚、登遗佚、速考选数事，不报。已，复请重武科、复比试、清纳级、汰家丁、恤班操、急边饷，时亦不能用。辽东巡抚杨镐请用旧将李如梅，以僖言，改用张承廕。承廕未至而镇远堡、曹庄相继失事，镐皆不以实闻。僖两疏劾之，镐旋引去。已，与同官孙振基等劾熊廷弼杀人媚人。又言汤宾尹取韩敬，关节显然，语具《振基传》。寻乞假归。四十五年京察，宾尹党用事，以僖倚附东林，谪山西按察知事。

天启二年，起兵部主事，历尚宝丞、少卿，改太常。五年六月，魏忠贤党御史陈世勑劾之，遂落职。崇祯初，复官，致仕家居。十六年冬，李自成陷庆阳，僖死之。

王道纯，字怀鞠，蒲城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。崇祯三年擢御史。疏陈破资格之说，言铨除、举劾、考选，甲乙科太低昂，宜变通，则贤才日广。帝命所司即行，而甲科势重，卒不能返。流贼躏关中，道纯请急振饥民，毋使从贼，报可。已，劾罢光禄卿苏晋、参政张尔基。四年，劾吏部尚书王永光当去者三，不可留者四，不纳。

巡按山东。其时李九成、孔有德叛于吴桥，南下。道纯移书巡抚余大成，令讨捕，大成不信。再促之，遂托疾请告，与登莱巡抚孙元化遣使招抚。道纯以为非，请敕二抚速剿。及贼陷登州，元化被縶，大成犹主招抚。道纯愤，抗疏力争，帝即命道纯监军。及徐从治代大成，谢璉代元化，并入莱州，为贼困。在外调度，止道纯一人。贼遣人伪乞抚，道纯焚书斩使，

驰疏言：“贼日以抚愚我，一抚而六城陷，再抚而登州亡，三抚而黄县失，今四抚而莱州被围。我军屡挫，安能复战？乞速发大军，拯此危土。”时周延儒、熊明遇主抚议，道纯反被责让。明遇遣职方主事张国臣赞画军事，国臣入贼中招谕。贼佯许之，攻围如故。及总督刘宇烈至，进兵沙河，道纯与之俱。宇烈中情怯，顿兵不进，日议抚，寻弃军奔。道纯复请速讨，不纳。迨巡抚谢琏被执，帝震怒，逮宇烈，召道纯还京，而明遇亦罢去。宇烈下吏，引道纯分过。道纯疏驳其所奏十余事，命所司并按。又劾明遇、国臣交通误国十罪，语侵延儒。疏未下，延儒泄之国臣，国臣亦劾道纯十罪，道纯遂并劾延儒。帝皆不问。已而贼平，道纯竟坐监军溺职，斥为民。

十五年以廷臣荐，将起用，未果。及李自成陷蒲城，道纯抗节死。福王时，赠恤如制。

时震，富平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历知光山、灵宝。崇祯二年入为御史，疏劾南京户部尚书范济世、顺天巡抚单明诰、御史卓迈党逆罪，而请免故御史夏之令诬坐赃，并从之。劾刘鸿训纳田仰金，嘱吏部尚书王永光用为四川巡抚，仰迨罢去。时震以发鸿训私，进秩一等。未几，又劾永光及温体仁，忤旨切责。御史袁弘勋者，永光心腹也，被劾罢职，永光力援之。时震言：“弘勋因阁臣刘鸿训贿赂，辄肆渎辩。不知鸿训之差快人意者，正以能别白徐大化、霍维华诸人之奸而斥去之，安得借此为翻案之端耶？弘勋计行，大化、维华辈将乘间抵隙，害不可胜言。”因荐故光禄少卿史记事，萧然四壁，讲学著书，亟宜召用，帝不纳。

时震既屡忤永光，遂以年例出为江西右参议，调山西，就迁左参政，罢归。十六年冬，流贼陷富平，授以伪职，不屈死。

同邑硃崇德，字淳庵，侍郎国栋父也。国栋中天启二年进

士，历户科给事中。吏部侍郎张捷荐逆案吕纯如，国栋上疏力诋。已，又劾两广总督熊文灿，招抚海盗刘香，奏词掩饰欺罔五罪，帝切责文灿。而国栋累迁巡抚山东右佥都御史，督治昌平。十五年卒。

国栋卒之明年，富平陷于贼。贼驱崇德往长安，中道称病。贼见其老，以为果病也，听之归。崇德曰：“始吾所以隐忍者，为九族计也，今得死所矣。”乃北面再拜，自缢死。是时关中诸死节者甫议恤，而国变至。福王立，始赠崇德右副都御史。

赞曰：流贼荼毒中原，所至糜烂。士大夫遭难者，不死则辱。然当其时，徘徊隐忍、蒙垢而终以自戕者，亦不少矣。贺逢圣诸人从容就义，临患难而不易其节，一死顾不重哉！逢圣与南居益、周士朴公方清正，吕维祺邃学纯修，固中朝贤士大夫。宋师襄所谓“上谩下欺，酿成大患”，末季之习，痛哉其言之也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三

范景文 倪元璐 李邦华 王家彦 孟兆祥 子章明 施邦曜
凌义渠

崇祯十有七年三月，流贼李自成犯京师。十九日丁未，庄烈帝殉社稷。文臣死国者，东阁大学士范景文而下，凡二十有一人。福王立南京，并予赠谥。皇清顺治九年，世祖章皇帝表章前代忠臣，所司以范景文、倪元璐、李邦华、王家彦、孟兆祥、子章明、施邦曜、凌义渠、吴麟征、周凤翔、马世奇、刘理顺、汪伟、吴甘来、王章、陈良谟、申佳允、许直、成德、金铉二十人名上。命所在有司各给地七十亩，建祠致祭，且予美谥焉。

范景文，字梦章，吴桥人。父永年，南宁知府。景文幼负器识，登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授东昌推官。以名节自励，苞苴无敢及其门。岁大饥，尽心振救，阖郡赖之。用治行高等，擢吏部稽勋主事，历文选员外郎，署选事。泰昌时，群贤登进，景文力为多，寻乞假去。

天启五年二月，起文选郎中，魏忠贤暨魏广微中外用事，景文同乡，不一诣其门，亦不附东林，孤立行意而已。尝言：“天地人才，当为天地惜之。朝廷名器，当为朝廷守之。天下万世是非公论，当与天下万世共之。”时以为名言。视事未弥月，谢病去。

崇祯初，用荐召为太常少卿。二年七月，擢右金都御史，

巡抚河南。京师戒严，率所部八千人勤王，饷皆自赍。抵涿州，四方援兵多剽掠，独河南军无所犯。移驻都门，再移昌平，远近恃以无恐。明年三月，擢兵部添注左侍郎，练兵通州。通镇初设，兵皆召募，景文综理有法，军特精。尝请有司实行一条鞭法，徭役归之官，民稍助其费，供应平买，不立官价名。帝令永著为例。居二年，以父丧去官。

七年冬，起南京右都御史。未几，就拜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屡遣兵戍池河、浦口，援庐州，扼滁阳，有警辄发，节制精明。尝与南京户部尚书钱春以军食相讦奏，坐镌秩视事。已，叙援剿功，复故秩。十一年冬，京师戒严，遣兵入卫。杨嗣昌夺情辅政，廷臣力争多被谪，景文倡同列合词论救。帝不悦，诘首谋，则自引罪，且以众论佥同为言。帝益怒，削籍为民。

十五年秋，用荐召拜刑部尚书，未上，改工部。入对，帝迎劳曰：“不见卿久，何癯也！”景文谢。十七年二月，命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未几，李自成破宣府，烽火逼京师。有请帝南幸者，命集议阁中。景文曰：“固结人心，坚守待援而已，此外非臣所知。”及都城陷，趋至宫门，宫人曰：“驾出矣。”复趋朝房，贼已塞道。从者请易服还邸，景文曰：“驾出安归？”就道旁庙草遗疏，复大书曰：“身为大臣，不能灭贼雪耻，死有余恨。”遂至演象所拜辞阙墓，赴双塔寺旁古井死。景文死时，犹谓帝南幸也。赠太傅，谥文贞。本朝赐谥文忠。

倪元璐，字玉汝，上虞人。父冻，历知抚州、淮安、荆州、琼州四府，有当官称。

天启二年，元璐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册封德府，移疾归。还朝，出典江西乡试。暨复命，则庄烈帝践阼，魏忠贤已伏诛矣。杨维垣者，逆奄遗孽也，至是上疏并诋东林、崔、

魏。元璐不能平，崇祯元年正月上疏曰：

臣顷阅章奏，见攻崔、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。夫以东林为邪党，将以何者名崔、魏？崔、魏既邪党矣，击忠贤、呈秀者又邪党乎哉！东林，天下才藪也，而或树高明之帜，绳人过刻，持论太深，谓之非中行则可，谓之非狂狷不可。且天下议论，宁假借，必不可失名义；士人行己，宁矫激，必不可忘廉隅。自以假借矫激为大咎，于是彪虎之徒公然背畔名义，决裂廉隅。颂德不已，必将劝进；建祠不已，必且呼嵩。而人犹且宽之曰：“无可奈何，不得不然耳。”充此无可奈何、不得不然之心，又将何所不至哉！乃议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辈，而独持已甚之论苛责吾徒，所谓舛也。今大狱之后，汤火仅存，屡奉明纶，俾之酌用，而当事者犹以道学封疆，持为铁案，毋亦深防其报复乎？然臣以为过矣。年来借东林媚崔、魏者，其人自败，何待东林报复？若不附崔、魏，又能攻去之，其人已乔岳矣，虽百东林乌能报复哉？臣又伏读圣旨，有“韩爌清忠有执，朕所鉴知”之谕。而近闻廷臣之议，殊有异同，可为大怪。爌相业光伟，他不具论，即如红丸议起，举国沸然，爌独侃侃条揭，明其不然。夫孙慎行，君子也，爌且不附，况他人乎！而今推轂不及，点灼横加，则徒以其票拟熊廷弼一事耳。廷弼固当诛，爌不为无说，封疆失事，累累有徒，乃欲独杀一廷弼，岂平论哉？此爌所以阁笔也。然廷弼究不死于封疆而死于局面，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，则又不可谓后之人能杀廷弼，而爌独不能杀之也。又如词臣文震孟正学劲骨，有古大臣之品，三月居官，昌言获罪，人以方之罗伦、舒芬。而今起用之旨再下，谬悠之谭不已，将毋门户二字不可重提耶？用更端以相遮抑耶？书院、生祠，相胜负者也，生祠毁，书院岂不当修复！

时柄国者悉忠贤遗党，疏入，以论奏不当责之。于是维垣

复疏驳元璐。元璐再疏曰：

臣前疏原为维垣发也。陛下明旨曰：“分别门户，已非治征”，曰“化异为同”，曰“天下为公”，而维垣则倡为孙党、赵党、熊党、邹党之说。是陛下于方隅无不化，而维垣实未化；陛下于正气无不伸，而维垣不肯伸。

维垣怪臣盛称东林，以东林尝推李三才而护熊廷弼也。抑知东林有力击魏忠贤之杨涟，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龙乎！忠贤穷凶极恶，维垣犹尊称之曰“厂臣公”、“厂臣不爱钱”、“厂臣知为国为民”，而何责乎三才？五彪五虎之罪，刑官仅拟削夺，维垣不驳正，又何诛乎廷弼？维垣又怪臣盛称韩爌。夫舍爌昭然忤珰之大节，而加以罔利莫须有之事，已为失平。至廷弼行贿之说，乃忠贤借以诬陷清流，为杨、左诸人追赃地耳，天下谁不知，维垣犹守是说乎？维垣又怪臣盛称文震孟。夫震孟忤珰削夺，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驰驿语，何可非？维垣试观数年来破帽策蹇之辈，较超阶躐级之侪，孰为荣辱。自此义不明，畏破帽策蹇者，相率而颂德建祠，希蟒玉驰驿者呼父、呼九千岁而不作，可胜叹哉！维垣又怪臣盛称邹元标。夫谓都门聚讲为非则可，谓元标讲学有他肠则不可。当日忠贤驱逐诸人，毁废书院者，正欲箝学士大夫之口，恣行不义耳。自元标以伪学见驱，而逆珰遂以真儒自命，学宫之内，俨然揖先圣为平交。使元标诸人在，岂遂至此！维垣又驳臣假借矫激。夫当崔、魏之世，人皆任真率性，颂德建祠。使有一人假借矫激，而不颂不建，岂不犹赖是人哉！维垣以为真小人，待其贯满可攻去之，臣以为非计也。必待其贯满，其败坏天下事已不可胜言，虽攻去之，不已晚乎！即如崔、魏，贯满久矣，不遇圣明，谁攻去之？维垣终以无可奈何为颂德建祠者解，臣以为非训也。假令呈秀一人舞蹈称臣于逆珰，诸臣亦以为无可奈何而从之乎？又

令逆珰以兵劫诸臣使从叛逆，诸臣亦靡然从之，以为无可奈何而然乎？维垣又言“今日之忠直，不当以崔、魏为对案”，臣谓正当以崔、魏为对案也。夫人品试之崔、魏而定矣，故有东林之人，为崔、魏所恨其抵触、畏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者，此正人也。有攻东林之人，虽为崔、魏所借，而劲节不阿，或远或逐者，亦正人也。以崔、魏定邪正，犹以明镜别妍媸。维垣不取证于此，而妄取证哉！

总之东林之取憎于逆珰独深，其得祸独酷。在今日当曲原其被抑之苦，不当毛举其尺寸之瑕。乃归逆珰以首功，代逆珰而分谤，斯亦不善立论者矣。

疏入，柄国者以互相诋訾两解之。当是时，元凶虽殛，其徒党犹盛，无敢颂言东林者。自元璐疏出，清议渐明，而善类亦稍登进矣。

元璐寻进侍讲。其年四月，请毁《三朝要典》，言：“挺击、红丸、移宫三议，哄于清流，而《三朝要典》一书，成于逆竖。其议可兼行，其书必当速毁。盖当事起议兴，盈廷互讼。主挺击者力护东宫，争挺击者计安神祖。主红丸者仗义之言，争红丸者原情之论。主移宫者弭变于几先，争移宫者持平于事后。数者各有其是，不可偏非。总在逆珰未用之先，虽甚水火，不害塌簏，此一局也。既而杨涟二十四罪之疏发，魏广微此辈门户之说兴，于是逆珰杀人则借三案，群小求富贵则借三案。经此二借，而三案全非矣。故凡推慈归孝于先皇，正其颂德称功于义父，又一局也。网已密而犹疑有遗鳞，势已重而或忧其翻局。崔、魏诸奸始创立私编，标题《要典》，以之批根今日，则众正之党碑；以之免死他年，即上公之铁券。又一局也。由此而观，三案者，天下之公议；《要典》者，魏氏之私书。三案自三案，《要典》自《要典》也。今为金石不刊之论者，诚

未深思。臣谓翻即纷器，改亦多事，惟有毁之而已。”帝命礼部会词臣详议。议上，遂焚其板。侍讲孙之獬，忠贤党也，闻之，诣阁大哭，天下笑之。

元璐历迁南京司业、右中允。四年，进右谕德，充日讲官，进右庶子。上制实八策：曰间插部，曰缮京邑，曰优守兵，曰靖降人，曰益寇饷，曰储边才，曰奠辇毂，曰严教育。又上制虚八策：曰端政本，曰伸公议，曰宣义问，曰一条教，曰虑久远，曰昭激劝，曰励名节，曰假体貌。其端政本，悉规切温体仁；其伸公议，则诋张捷荐吕纯如谋翻逆案事。捷大怒，上疏力攻，元璐疏辨，帝俱不问。八年，迁国子祭酒。

元璐雅负时望，位渐通显。帝意向之，深为体仁所忌。一日，帝手书其名下阁，令以履历进，体仁益恐。会诚意伯刘孔昭谋掌戎政，体仁饵孔昭使攻元璐，言其妻陈尚存，而妾王冒继配复封，败礼乱法。诏下吏部核奏，其同里尚书姜逢元，侍郎王业浩、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元珙，咸言陈氏以过被出，继娶王非妾，体仁意沮。会部议行抚按勘奏，即拟旨云：“登科录二氏并列，罪迹显然，何待行勘。”遂落职闲住。孔昭京营不可得，遂以南京操江偿之。

十五年九月，诏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。明年春抵都，陈制敌机宜，帝喜。五月，超拜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，仍充日讲官。祖制，浙人不得官户部。元璐辞，不许。帝眷元璐甚，五日三赐对。因奏：“陛下诚用臣，臣请得参兵部谋。”帝曰：“已谕枢臣，令与卿协计。”当是时，冯元飙为兵部，与元璐同志，钩考兵食，中外想望治平。惟帝亦以用两人晚，而时事益不可为，左支右诎，既已无可奈何。故事，诸边饷司悉中差，元璐请改为大差，兼兵部衔，令清核军伍，不称职者即遣人代之。先是，屡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赋，元璐以为扰民无益，

罢之，而专责抚按。户部侍郎庄祖海督剿寇饷，忧为盗劫，远避之长沙、衡州。元璐请令督抚自催，毋烦朝使。自军兴以来，正供之外，有边饷，有新饷，有练饷，款目多，黠吏易为奸，元璐请合为一。帝皆报可。时国用益拙，而灾伤蠲免又多。元璐计无所出，请开赎罪例，且令到官满岁者，得输贖给封诰。帝亦从之。

先是，有崇明人沈廷扬者，献海运策，元璐奏闻。命试行，乃以庙湾船六艘听运进。月余，廷扬见元璐，元璐惊曰：“我已奏闻上，谓公去矣，何在此？”廷扬曰：“已去复来矣，运已至。”元璐又惊喜闻上。上亦喜，命酌议。乃议岁粮艘，漕与海各相半行焉。十月，命兼摄吏部事。陈演忌元璐，风魏藻德言于帝曰：“元璐书生，不习钱谷。”元璐亦数请解职。

十七年二月，命以原官专直日讲。逾月，李自成陷京师，元璐整衣冠拜阙，大书几上曰：“南都尚可为。死，吾分也，勿以衣衾敛。暴我尸，聊志吾痛。”遂南向坐，取帛自缢而死。赠少保，吏部尚书，谥文正。本朝赐谥文正。

李邦华，字孟暗，吉水人。受业同里邹元标，与父廷谏同举万历三十一年乡试。父子自相砥砺，布衣徒步赴公车。明年，邦华成进士，授泾县知县，有异政。行取，拟授御史。值党论初起，朝士多诋顾宪成，邦华与相拄，遂指目邦华东林。以是，越二年而后拜命，陈法祖用人十事：曰内阁不当专用词臣，曰词臣不当专守馆局，曰词臣不当教习内书堂，曰六科都给事中不当内外间阻，曰御史升迁不当概论考满，曰吏部乞假不当积至正郎，曰关仓诸差不当专用举贡任子，曰调简推知不当骤迁京秩，曰进士改教不当概从内转，曰边方州县不当尽用乡贡。疏上，不报。

四十一年，福王之籓已有期，忽传旨庄田务足四万顷。廷

臣相顾愕眙，计田数必不足，则期将复更，然无敢抗言争之者。邦华首疏谏，廷臣乃相继争，期得毋易。巡视银库，上祛弊十事，中贵不便，格不行。巡按浙江，织造中官刘成死，命归其事于有司，别遣中官吕贵录成遗货。贵族奸民纪光诡称机户，诣阙保留贵代成督造。邦华极论二人交关作奸罪。光疏不由通政，不下内阁，以中旨行之。邦华三疏争，皆不报。是时神宗好货，中官有所进奉，名为孝顺。疏中刺及之，并劾左右大奄之党贵者，于是期满久不得代。

四十四年引疾归。时群小力排东林，指邹元标为党魁。邦华与元标同里，相师友，又性好别黑白。或劝其委蛇，邦华曰：“宁为偏枯之学问，不作反覆之小人。”闻者益嫉之。明年以年例出为山东参议。其父廷谏时为南京刑部郎中，亦罢归。邦华乃辞疾不赴。天启元年起故官，饬易州兵备。明年迁光禄少卿，即还家省父。四月，擢右佥都御史，代毕自严巡抚天津。军府新立，庶务草创，邦华至，极力振饬，津门军遂为诸镇冠。进兵部右侍郎，复还家省父。四年夏抵京，奄党大哗，谓枢辅孙承宗以万寿节入觐，将清君侧之恶，邦华实召之。乃立勒承宗还镇，邦华引疾去。明年秋，奄党劾削其官。

崇祯元年四月，起工部右侍郎，总督河道。寻改兵部，协理戎政。还朝，召见，旋知武会试，事竣入营。故事，冬至郊，列队扈蹕，用军八万五千人。至是，增至十万有奇。时方郊，总督勋臣缺，邦华兼摄其事。所设云辇、龙旌、宝熏、金鼓、旗帜、甲冑、剑戟，焕然一新，帝悦。明年春，幸学，亦如之。命加兵部尚书。时戎政大坏，邦华先陈更操法、慎拣选、改战车、精火药、专器械、责典守、节金钱、酌兑马、练大砲九事。

京营故有占役、虚冒之弊。占役者，其人为诸将所役，一小营至四五百人，且有卖闲、包操诸弊。虚冒者，无其人，诸

将及勋戚、奄寺、豪强以苍头冒选锋壮丁，月支厚饷。邦华核还占役万，清虚冒千。三大营军十余万，半老弱。故事，军缺听告补，率由贿得。邦华必亲校，非年壮力强者不录，自是军鲜冒滥。三营选锋万，壮丁七千，饷倍他军，而疲弱不异。邦华下令，每把总兵五百，月自简五人，年必二十五以下，力必二百五十斤以上，技必兼弓矢火砲，月一解送，补选锋壮丁之缺，自是人人思奋。三大营领六副将，又分三十六营，官以三百六十七人计，所用掾史皆积猾。邦华按罪十余人，又行一岁二考察之令，自是诸奸为戢。

营马额二万六千，至是止万五千。他官公事得借骑，总督、协理及巡视科道，例有坐班马，不肖且折橐入钱，营马大耗。邦华首减己班马三之一，他官借马，非公事不得骑，自是滥借为希。

京营岁领太仆银万六千两，屯田籽粒银千六十两，犒军制器胥徒工食取给焉。各官取之无度，岁用不敷。邦华建议，先协理岁取千四百，总督巡视递节减，自是营帑遂裕。

营将三百六十，听用者称是。一官缺，请托纷至。邦华悉杜绝，行计日省成法。每小营各置簿，月上事状于协理，以定殿最。旧制，三大营外复设三备兵营，营三千人，饷视正军，而不习技击，益为豪家隐冒。邦华核去四千余人，又汰老弱千，疏请归并三大营不另设，由是戎政大厘。

仓场总督南居益言：“京营岁支米百六十六万四千余石，视万历四十六年增五万七千余石，宜减省。”邦华因上议军以十二万为额，饷以百四十四万石为额，岁省二十二万有奇。帝亦报可，著为令。帝知邦华忠，奏无不从，邦华亦感帝知，不顾后患。诸失利者衔次骨，而怨谤纷然矣。

其年十月，畿辅被兵，简精卒三千守通州，二千援蓟州，

自督诸军营城外，军容甚壮。俄有命邦华军撤还守陴，于是侦者不敢远出，声息遂断，则请防寇贼，缉间谍，散奸宄，禁讹言。邦华自闻警，衣不解带，捐货造砲车及诸火器，又以外城单薄，自请出守。而诸不逞之徒，乃构蜚语入大内。襄城伯李守琦督京营，亦衔邦华扼己，乘间诋謫。邦华自危，上疏陈情，归命于帝。会满桂兵拒大清兵德胜门外，城上发大砲助桂，误伤桂兵多。都察院都事张道泽遂劾邦华，言官交章论列，遂罢邦华闲住。自是代者以为戒，率因循姑息，戎政不可问矣。邦华前后罢免家居二十年。父廷谏无恙。

十二年四月，起南京兵部尚书，定营制，汰不急之将，并分设之营。谓守江南不若守江北，防下流不若防上流。乃由浦口历滁、全椒、和，相形势，绘图以献。于浦口置沿江敌台，于滁设戍卒，于池河建城垣，于滁、椒咽喉则筑堡于藕塘。和遭屠戮，请以隶之太平。又请开府采石之山，置哨太平之港，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资军储。徐州，南北要害，水陆交会，请宿重兵，设总督，片檄征调，奠陵京万全之势。皆下所司，未及行，以父忧去。

十五年冬，起故官，掌南京都察院事，俄代刘宗周为左都御史。都城被兵，即日请督东南援兵入卫，力疾上道。明年三月抵九江。左良玉溃兵数十万，声言饷乏，欲寄帑于南京，艤艫蔽江东下。留都士民一夕数徙，文武大吏相顾愕眙。邦华叹曰：“中原安静土，东南一角耳。身为大臣，忍坐视决裂，袖手局外而去乎！”乃停舟草檄告良玉，责以大义。良玉气沮，答书语颇恭。邦华用便宜发九江库银十五万饷之，而身入其军，开诚慰劳。良玉及其下皆感激，誓杀贼报国，一军遂安。帝闻之，大喜，陛见嘉劳。邦华跪奏移时，数诏起立，温语如家人，中官屏息远伏。其后召对百官，帝辄目注邦华云。旧例，御史

出巡，回道考核。邦华谓回道而后黜，害政已多。论罢巡按、巡盐御史各一人。奉命考试御史，黜冒滥者一人，追黜御史无显过而先任推官著贪声者一人。台中始畏法。

十七年二月，李自成陷山西。邦华密疏请帝固守京师，仿永乐朝故事，太子监国南都。居数日未得命，又请定、永二王分封太平、宁国二府，拱护两京。帝得疏意动，绕殿行，且读且叹，将行其言。会帝召对群臣，中允李明睿疏言南迁便，给事中光时亨以倡言泄密纠之。帝曰：“国君死社稷，正也，朕志定矣。”遂罢邦华策不议。未几，贼逼都城，亟诣内阁言事。魏藻德漫应曰：“姑待之。”邦华太息而出。已，率诸御史登城，群奄拒之不得上。十八日，外城陷，走宿文信国祠。明日，内城亦陷，乃三揖信国曰：“邦华死国难，请从先生于九京矣。”为诗曰：“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，忠孝大节兮誓死靡渝，临危授命兮吾无愧吾。”遂投缳而绝。赠太保、吏部尚书，谥忠文。本朝赐谥忠肃。

王家彦，字开美，莆田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授开化知县，调兰溪。擢刑科给事中，弹击权贵无所避。

崇祯四年，请释大学士钱龙锡于狱，龙锡得减死。请推行按月奏报例于四方，狱囚得无久淹。闽海盗刘香扰郡邑，抚镇追剿多失利，朝议召募，将大举。家彦言：“旧制，卫所军饷于官，无别兵亦无别将，统于各卫之指挥。寨设号船，聊络呼应，又添设游击等官，虽支洋穷港，戈船相望。臣愚以今日策防海，莫若复旧制，勤训练。练则卫所军皆劲卒，不练虽添设召募兵，犹驱市人而战之，糜饷扰民无益，贼终不能尽。”时以为名言。奉命巡青，所条奏多议行。

先是，隆庆间太仆种马额存十二万五千，边马至二十六万。言者以民间最苦养马，所纳马又不足用，议马征银十两，加草

料银二两，岁可得银百四十四万两。中枢杨博持不可，诏折其半，而马政始变。万历九年议尽行改折，南寺岁征银二十二万，北寺五十一万，银入罔寺而马政日弛。家彦极陈其弊，请改国初种马及西番茶马之制。又班军旧额十六万，后减至七万，至是止二万有奇，更有建议尽征行粮、月粮，免其番上者。家彦时巡京营，力陈不可，且请免其工役，尽归行伍。帝皆褒纳其言。遵化铁冶久废，奸民请开之，家彦言有害无利。复有请开开化云雾山以兴屯者，亦以家彦言而止。

屡迁户科都给事中。军兴饷拙，总督卢象升有因粮加饷之议，户部尚书侯恂请于未被寇之地，士大夫家赋银两者，加二钱；民间五两以上者，两加一钱。家彦言：“民赋五两上者，率百十家成一户，非富民，不可以朘削。”军食不足，畿辅、山东、河南、江北召买米豆输天津，至九十余万石，吏胥侵耗率数十万。家彦请严治，帝并采纳焉。忧归。

十二年起吏科都给事中。流寇日炽，缘墨吏朘民，民益走为盗。盗日多，民生日蹙。家彦上疏曰：“臣见秦、晋之间，饥民相煽，千百为群。其始率自一乡一邑，守令早为之所，取《周官荒政十二》而行之，民何至接踵为盗，盗何至溃裂以极？论者谓功令使然，催科急者书上考，督责严者号循良，不肖而墨者以束湿济其饕餮，一二贤明吏束于文法，展布莫由。惟稍宽文网，壹令抚绥，盗之聚者可散，散者可不复聚。又旧制捕蝗令，吏部岁九月颁勘合于有司，请实意举行。”帝皆纳之。擢大理丞，进本寺少卿。

十五年迁太仆卿。家彦向言马政，帝下兵部檄陕西督抚，未能行。至是，四疏言马耗之故，请行官牧及金牌差发遗制。且言：“课马改折，旧增至二十四万两，已重困。杨嗣昌不恤民，复增三十七万，致旧额反逋，不可不厘正。”帝手其疏，

语执政曰：“家彦奏皆善。”敕议行。然军兴方亟，不能尽举也。

顷之，擢户部右侍郎。都城被兵，命协理戎政。即日登陴，阅视内外城十六门。雪夜，携一灯，步巡城堞，人无知者。翊日校勤惰，将士皆服，争自励。初，分守阜成门，后移安定门，寝处城楼者半岁。解严，赐宴午门，增秩一等。

十七年二月，廷推户部尚书。帝曰：“戎政非家彦不可。”特留任。贼逼京师，襄城伯李国祯督京营，又命中官王德化尽督内外军。国祯发三大营军城外，守陴益少。诸军既出城，见贼辄降，降卒反攻城，城上人皆其侪，益无固志。廷臣分门守，家彦守安定门。号令进止由中官，沮诸臣毋得登城，又缇叛监杜勋上，与密约而去。帝手敕兵部尚书张缙彦登城察视，家彦从，中官犹固拒，示之手敕，问勋安在，曰：“去矣。”秦、晋二王欲上城，家彦曰：“二王降贼，即贼也。贼安得上！”顿足哭。偕缙彦诣宫门请见，不得入。黎明，城陷，家彦投城下，不死，自缢于民舍，遭贼焚，残其一臂，仆收其余体焉。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谥忠端。本朝赐谥忠毅。

孟兆祥，字允吉，山西泽州人也。世籍交河，举于乡，九赴会试。天启二年始擢第，除大理左评事。

崇祯初，迁吏部稽勋主事，历文选员外郎。门生谒选请善地，兆祥正色拒之，其人悚然退。进稽勋郎中，历考功。忤权要，贬行人司副，稍迁光禄丞，进少卿。历左通政、太仆卿，旋进通政使，拜刑部右侍郎。

贼薄都城，兆祥分守正阳门。襄城伯李国祯统京营军，稽月饷不予，士无固志。城陷，兆祥曰：“社稷已覆，吾将安之！”自经于门下。

长子章明，字纲宜，甫成进士，兆祥挥之曰：“我死，汝

可去。”对曰：“君父大节也，君亡父死，我何生为！”乃投缳于父之侧。兆祥妻吕，章明妻王相向哭，既而曰：“彼父子死忠矣，我二人独不能死乎！”皆自缢。兆祥赠刑部尚书，谥忠贞，章明河南道御史，谥节愍。本朝赐兆祥谥忠靖，章明贞孝。

施邦曜，字尔韬，余姚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不乐为吏，改顺天武学教授，历国子博士、工部营缮主事，进员外郎。魏忠贤兴三殿工，诸曹郎奔走其门，邦曜不往。忠贤欲困之，使拆北堂，期五日，适大风拔屋，免譴责。又使作兽吻，仿嘉靖间制，莫考。梦神告之，发地得吻，嘉靖旧物也，忠贤不能难。

迁屯田郎中，稍迁漳州知府，尽知属县奸盗主名，每发辄得，阖郡惊为神。盗刘香、李魁奇横海上，邦曜絜香母诱之，香就擒。魁奇援郑芝龙事请抚，邦曜言于巡抚邹维琏讨平之。迁福建副使、左参政、四川按察使、福建左布政使，并有声。

或馈之殊墨竹者，姊子在旁请受之。曰：“不可。我受之，即彼得以乘间而尝我，我则示之以可欲之门矣。”性好山水。或劝之游峨嵋，曰：“上官游览，动烦属吏支应，伤小民几许物力矣。”其洁己爱民如此。

历两京光禄寺卿，改通政使。黄道周既谪官，复逮下诏狱。国子生涂仲吉上书讼之，邦曜不为封进，而大署其副封曰：“书不必上，论不可不存。”仲吉劾邦曜，邦曜以副封上。帝见其署语，怒，下仲吉狱，而夺邦曜官。逾年起南京通政使。入都陛见，陈学术、吏治、用兵、财赋四事，帝改容纳焉。出都三日，命中使召还，曰：“南京无事，留此为朕效力。”吏部推刑部右侍郎。帝曰：“邦曜清执，可左副都御史。”时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也。

明年，贼薄近郊。邦曜语兵部尚书张缙彦檄天下兵勤王，

縉彥慢弗省，邦曜太息而去。城陷，趋长安门，闻帝崩，恸哭曰：“君殉社稷矣，臣子可偷生哉！”即解带自经。仆救之苏，恨曰：“是儿误我！”贼满衢巷，不得还邸舍，望门求缢，辄为居民所麾。乃命家人市信石杂浇酒，即途中服之，血迸裂而卒。

邦曜少好王守仁之学，以理学、文章、经济三分其书而读之，慕义无穷。鲁时生者，里同年生也，官庶吉士，歿京师。邦曜手治含敛，以女妻其子。尝买一婢，命洒扫，至东隅，捧篲凝视而泣。怪问之，曰：“此先人御史宅也。时堕环兹地，不觉凄怆耳。”邦曜即分嫁女资，择士人归之。其笃于内行如此。赠太子少保、左都御史，谥忠介。本朝赐谥忠愍。

凌义渠，字骏甫，乌程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除行人。崇祯三年授礼科给事中，知无不言。三河知县刘梦炜失饷银三千，责偿急，自缢死，有司责其家。义渠言：“以金钱殒命吏，恐天下议朝廷重金，意不在盗也。”帝特原之。宜兴、溧阳及遂安、寿昌民乱，焚掠巨室。义渠言：“魏羽林军焚领军张彝第，高欢以为天下事可知，日者告密渐启，籓国悍宗入京越奏，里闾小故叫阍声冤，仆竖侮家长，下吏箝上官，市侩持縉绅，此《春秋》所谓六逆也。天下所以治，恃上下之分。防维决裂，即九重安所藉以提挈万灵哉！”义渠与温体仁同里，无所附丽。给事中刘含辉劾体仁拟旨失当，被贬二秩。义渠言：“谏官不得规执政失，而委申饬权于部院，反得制言路。大臣以揽权为奉旨，小臣以结舌为尽职，将貽国家无穷忧。”兵部尚书张凤翼叙废将陈状猷功，为给事中刘昌所驳，昌反被斥。义渠言：“今上下尽相蒙，疆場欺蔽为甚。官方尽滥徇，武弁幸功为甚。中枢不职，舍其大，摘其细，已足为言者羞。辨疏一入，调用随之。自今奸弊丛生，功罪倒置，言者将杜口。”不纳。

三迁兵科都给事中，东江自毛文龙后，叛者接踵。义渠言：“东岛孤悬海外，转饷艰，向仰给朝鲜。今路阻绝不得食，内溃可虑。”居无何，众果溃，挟帅求抚。义渠言：“请阳抚阴剿，同恶必相戕。”及命新帅出海，义渠言：“歼渠散党宜速，速则可图功，迟则更生他衅。”后其语皆验。

义渠居谏垣九年，建白多。吏科给事中刘安行恶之，以年例出义渠福建参政。寻迁按察使，转山东右布政使，所至有清操。召拜南京光禄寺卿，署应天尹事。

十六年，入为大理卿。明年三月，贼犯都城，有旨召对。趋赴长安门，旦不启扉。俄传城陷，还。已，得帝崩问。负墙哀号，首触柱，血被面。门生劝无死，义渠厉声曰：“尔当以道义相勸，何姑息为！”挥使去。据几端坐，取生平所好书籍尽焚之，曰：“无使贼手污也。”旦日具绯衣拜阙，作书辞父。已，自系，奋身绝吭而死，年五十二。赠刑部尚书，谥忠清。本朝赐谥忠介。

赞曰：范景文、倪元璐等皆庄烈帝腹心大臣，所共图社稷者，国亡与亡，正也。当时孱颜屈节，侥幸以偷生者，多被刑掠以死，身名俱裂，贻诟无穷。而景文等树义烈于千秋，荷褒扬于兴代，名与日月争光。以彼洁此，其相去得失何如也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四

马世奇 吴麟征 周凤翔 刘理顺 汪伟 吴甘来 王章 陈良谟
陈纯德 申佳 允成德 许直 金铉

马世奇，字君常，无锡人。祖濂，进士，桂林知府。世奇幼颖异，嗜学有文名。登崇祯四年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十一年，帝遣词臣分谕诸藩。世奇使山东、湖广、江西诸王府，所至却馈遗。还，进左谕德。父忧归。

久之还朝，进左庶子。帝数召廷臣问御寇策。世奇言：“闯、献二贼，除献易，除闯难。人心畏献而附闯，非附闯也，苦兵也。今欲收人心，惟敕督抚镇将严束部伍，使兵不虐民，民不苦兵，则乱可弭。”帝善其言，为下诏申饬。时寇警日亟，每召对，诸大臣无能画一策。世奇归邸，辄太息泣下，曰：“事不可为矣。”十七年三月，城陷。世奇方朝食，投箸起，问帝安在、东宫二王安在，或言帝已出城，或言崩，或又言东宫二王被执。世奇曰：“嗟乎，吾不死安之！”其仆曰：“如太夫人何？”世奇曰：“正恐辱太夫人耳。”将自经，二妾硃、李盛饰前。世奇讶曰：“若以我死，将辞我去耶？”对曰：“闻主人尽节，我二人来从死耳。”世奇曰：“有是哉！”二妾并自经，世奇端坐，引帛自力缢乃死。先是，兵部主事成德将死，贻书世奇，以慷慨从容二义质焉。世奇曰：“勉哉元升。吾人见危授命，吾不为其难，谁为其难者！与君携手黄泉，预订斯盟，无忘息壤矣。”世奇修颀广颡，扬眉大耳，砥名行，

居馆阁有声，好推奖后进。为人廉，父死，苏州推官倪长圩以赎醵三千助丧。世奇辞曰：“苏饥，留此可用振。”座主周延儒再相，世奇同郡远嫌，除服不赴都。及还朝，延儒已赐死，亲昵者率避去，世奇经纪其丧。其好义如此。赠礼部右侍郎，谥文忠。本朝赐谥文肃。

吴麟征，字圣生，海盐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除建昌府推官，擒豪猾，捕剧盗，治声日闻。父忧归。补兴化府，廉公有威，僚属莫敢以私进。

崇祯五年，擢吏科给事中，请罢内遣，言：“古用内臣以致乱，今用内臣以求治。君之于臣，犹父之于子，未有信仆从，舍其子，求家之理者。”又言：“安民之本在守令。郡守廉，县令不敢贪；郡守慈，县令不敢虐；郡守精明，县令不敢丛脞。宜仿宣宗用况钟故事，精择而礼遣之，重以玺书，假便宜久任。民生疾苦，吏治臧否，使得自达天子。”时不能行。麟征在谏垣，直声甚著。寻上疏乞假葬父。既去，贻言路公揭，谓：“自言官积轻，庙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。奸人窥见此旨，明告君父，目为朋党，自称孤立，下背公论，上窃主权。诸君子宜尽化沾沾之意，毋落其彀中，使清流之祸再见明时。”居久之，还朝。劾吏部尚书田唯嘉赃污，唯嘉罢去。再迁刑科给事中，丁继母忧。服阕，起吏科都给事中，时货赂公行，铨曹资格尽废。麟征上言：“限年平配，固铨政之弊，然舍此无以待中才。今迁转如流，不循资格，巧者速化，拙者积薪，开奔竞之门，无益军国之计。”帝深然之。

十七年春，推太常少卿。未几，贼薄京师。麟征奉命守西直门。门当贼冲，贼诈为勤王兵求入。中官欲纳之，麟征不可，以土石坚塞其门，募死士绝城袭击之，多所斩获。贼攻益急，麟徵趋入朝，欲见帝白事。至午门，魏藻德引麟征手曰：“国

家如天之福，必无他虞。旦夕兵饷集，公何遽为？”引之出，遂还西直门。明日城陷，欲还邸，已为贼所据。乃入道旁祠，作书诀家人曰：“祖宗二百七十余年宗社，一旦至此，虽上有亢龙之悔，下有鱼烂之殃，而身居谏垣，无所匡救，法当褫服。殓用角巾青衫，覆以单衾，以志吾哀。”解带自经。家人救之苏，环泣请曰：“待祝孝廉至，一诀可乎？”许之。祝孝廉名渊，尝救刘宗周下狱，与麟征善者也。明日，渊至。麟征慷慨曰：“忆登第时梦隐士刘宗周吟文信国《零丁洋诗》，今山河碎矣，不死何为！”酌酒与渊别，遂自经，渊为视含殓而去。赠兵部右侍郎，谥忠节。本朝赐谥贞肃。

方贼之陷山西也，蓟辽总督王永吉请撤宁远吴三桂兵守关门，选士卒西行遏寇，即京师警，旦夕可援。天子下其议，麟征深然之。辅臣陈演、魏藻德不可，谓：“无故弃地二百里，臣不敢任其咎。”引汉弃凉州为证。麟征复为议数百言，六科不署名，独疏昌言，弗省。及烽烟彻大内，帝始悔不用麟征言，旨下永吉，永吉驰出关，徙宁远五十万众，日行数十里，十六日入关，二十日抵丰润，而京师已陷矣。城破，八门齐启，惟西直门坚塞不能通。至五月七日，集民夫发掘乃开。

周凤翔，字仪伯，浙江山阴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迁南京国子司业。灵璧侯奴辱诸生，凤翔执付法司。历中允、谕德，为东宫讲官。尝召对平台，陈灭寇策，言论慷慨，帝为悚听。军需急，议税间架钱。凤翔曰：“事至此，急宜收人心，尚可括民财摇国势耶！”亡何，京师陷，庄烈帝殉社稷，有讹传驾南幸者。凤翔不知帝所在，趋入朝。见魏藻德、陈演、侯恂、宋企郊等群入，而贼李自成据御坐受朝贺。凤翔至殿前大哭，急从左掖门趋出，贼亦不问。归至邸，作书辞二亲，题诗壁间自经。诗曰：“碧血九原依圣主，白头二老哭忠

魂。”天下悲之，去帝崩才两日也。后赠礼部右侍郎，谥文节。本朝赐谥文忠。

刘理顺，字复礼，杞县人。万历中举于乡。十赴会试，至崇祯七年始中式。及廷对，帝亲擢第一，还宫喜曰：“朕今日得一耆硕矣。”拜修撰。益勤学，非其人不与交。

十二年春，畿辅告警，疏陈作士气、矜穷民、简良吏、定师期、信赏罚、招胁从六事。历南京司业、左中允、右谕德，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。杨嗣昌夺情入阁，理顺昌言于朝，嗣昌夺其讲官。开封垂陷，理顺建议河北设重臣，练敢死士为后图，疏格不行。嗣昌、薛国观、周延儒迭用事，理顺一无所附丽。出温体仁门，言论不少徇。

贼犯京师急，守卒缺饷，阴雨饥冻。理顺诣朝房语诸执政，急请帑，众唯唯。理顺太息归，捐家货犒守城卒。僚友问进止，正色曰：“存亡视国，尚须商酌耶！”城破，妻万、妾李请先死。既绝，理顺大书曰：“成仁取义，孔、孟所传。文信践之，吾何不然！”书毕投缳，年六十三。仆四人皆从死。群盗多中州人，入唁曰：“此吾乡杞县刘状元也，居乡厚德，何遽死？”罗拜号泣而去。后赠詹事，谥文正。本朝赐谥文烈。

汪伟，字叔度，休宁人，寄籍上元。崇祯元年进士。十一年，由慈溪知县行取。帝以国家多故，朝臣词苑起家，儒缓不习吏事，无以理纷御变，改旧例，择知推治行卓绝者入翰林。伟擢检讨，给假归。还朝，充东宫讲官。

十六年，贼陷承天、荆、襄。伟以留都根本之地，上《江防绸缪疏》，言：“金陵城周围百二十里，虽十万众不能守。议者谓无守城法，有防江法。贼自北来，淮安为要；自上游来，九江为要；御淮所以御江，守九江所以守金陵也。淮有史可法，屹然保障；九江一郡，宜设重臣镇之。自是而上之至于武昌，

下之至于太平、采石、浦口，命南京兵部大臣建牙分阃，以接声援，而金陵之门户固矣。南京兵部有重兵而无用，操江欲用兵而无人，宜使缓急相应。而府尹、府丞之官，重其权，久其任，联百万士民心，以分兵部操江之责。”帝嘉纳之，乃设九江总督。又言：“兵额既亏，宜以卫所官舍余丁补伍操练，修治兵船，以资防御。额饷不足，暂借盐课、漕米给之。”所条奏皆切时务。

明年三月，贼兵东犯。伟语阁臣：“事急矣，亟遣大僚守畿郡。都中城守，文自内阁，武自公侯伯以下，各率子弟画地守。庶民统以绅士，家自为守。而京军分番巡徼，以待勤王之师。”魏藻德笑曰：“大僚守畿辅，谁肯者？”伟曰：“此何等时，犹较尊卑、计安危耶？请以一剧郡见委。”藻德晒其早计。未几，真定游击谢加福杀巡抚徐标迎贼。伟泣曰：“事至此乎！”作书寄友人曰：“贼据真定，奸人满都城，外郡上供丝粟不至，诸臣无一可支危亡者，如圣主何！平时误国之人，终日言门户而不顾朝廷，今当何处伸狂喙耶！”贼薄都城，守兵乏饷，不得食，伟市饼饵以馈。已而城陷，伟归寓，语继室耿善抚幼子。耿泣曰：“我独不能从公死乎！”因以幼子属其弟，衣新衣，上下缝，引刀自刳不殊，复投缯遂绝，时年二十三。伟欣然曰：“是成吾志。”移其尸于堂，贻子观书，勉以忠孝，乃自经。赠少詹事，谥文烈。本朝赐谥文毅。

吴甘来，字和受，江西新昌人。父之才，西安府同知。甘来与兄泰来同举乡试。崇祯改元，甘来成进士，授中书舍人。后三年，泰来亦成进士，授南京太常博士。

五年，甘来擢刑科给事中。七年，西北大旱，秦、晋人相食，疏请发粟以振，而言：“山西总兵张应昌等半杀难民以冒功，中州诸郡畏曹变蛟兵甚于贼。陛下生之而不能，武臣杀之

而不顾，臣实痛之。”又言：“赏罚者，将将大机权也。陛下加意边陲，赏无延格。乃红夷献俘，黔、蜀争功，昌黎死守，功犹待勘，急则用其死绥，缓则束以文法。且封疆之罚，武与文二，内与外二，士卒与将帅二。受命建牙，或逮或逐，以封疆罪罪之；而跋扈将帅，罪状已暴，止于戴罪。偏裨不能令士卒，将帅不能令偏裨，督抚不能令将帅，将听贼自来自去，谁为陛下翦凶逆者？”忧归。服阕，起吏科，进兵科右给事中，乞假归。

十五年，起历户科都给事中。中外多故，荆、襄数郡，贼未至而抚道诸臣率称护籓以去。甘来曰：“若尔，则是弃地方而逃也。城社人民，谁与守者？”乃上疏曰：“天子众建亲亲，将使屏籓帝室，故曰‘宗子维城’。乃烽火才传，一朝委去以为民望，而诸臣犹哓哓以拥卫自功，掩其失地之罪。是维城为可留可去之人，名都为可守可弃之士，抚道为可有可无之官。功罪不明，赏罚不著，莫此为甚！”疏入，帝大嘉叹。一日，帝诘户部尚书倪元璐饷额，甘来曰：“臣科与户曹表里，饷可按籍稽。臣所虑者，兵闻贼而逃，民见贼而喜，恐非无饷之患，而无民之患。宜急轻赋税，收人心。”帝颌之。

甘来遭疾，连请告。会帝命编修陈名夏掌户科，甘来喜得代。不数日，贼薄都城。时泰来官礼部员外郎矣，甘来属兄归事母，而自誓必死。明日，城陷，有言驾南幸者，甘来曰：“主上明决，必不轻出。”乃疾走皇城，不得入。返检几上疏草曰：“当贼寇纵横，徒持议论，无益豪末。”尽取焚之，毋钓后世名，遂投缢死。赠太常卿，谥忠节。本朝赐谥庄介。

王章，字汉臣，武进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授诸暨知县。少孤，母训之严。及为令，祖帐归少暮，母诃跪予杖，曰：“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！”章伏地不敢仰视。亲友为力解，乃已。

治诸暨有声。甫半岁，以才调鄞县。诸暨民与鄞民争挽章，至相哗。治鄞益有声，数注上考。

十一年，行取入都。时有考选翰林之命，行取者争奔竞，给事中陈启新论之。帝怒，命吏部上访册，罪廷臣滥徇者。尚书姜逢元、王业浩，给事中傅元初，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闲住；给事中孙晋、御史李右说等三人降调；给事中刘含辉、御史刘兴秀等十一人贬二秩视事。吏部尚书田维嘉等乃请先推部曹，凡推二十二人，章与焉，授工部主事。章及任浚、涂必泓、李嗣京欲疏辨，惮为首获罪。李士淳者耄矣，四人不告而首其名，士淳知之，惧且怒，与章等大诟。而帝知维嘉有私，诏许与考。又以为首者必良士也，擢士淳编修，章等皆御史。章上疏请罢内操，宽江南逋赋。

明年出按甘肃，持风纪，饬边防。西部寇庄浪，巡抚急征兵。章曰：“贫寇索食耳。”策马入其帐，众罗拜乞降，乃稍给之食。两河旱，章檄城隍神：“御史受钱或戕害人，神殛御史，毋虐民。神血食兹土，不能请上帝苏一方，当奏天子易尔位。”檄焚，雨大注。边卒贷武弁金，偿以贼首，武弁以冒功，坐是数召边衅。章著令，非大举毋得以零级冒功。劾罢巡抚刘镐贪惰。又所部十道监司，劾罢其四。母忧归。服阕，还朝，巡视京营，按籍额军十一万有奇。喜曰：“兵至十万，犹可为也。”及阅视，半死者，余冒伍，惫甚，矢折刀缺，闻砲声掩耳，马未驰辄堕。而司农缺饷，半岁不发。章屡疏请帑，不报。

逾月，贼陷真定，京师大震。襄城伯李国祯发营卒五万营城外，章与给事中光时亨守阜成门。城内外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，三堞一卒。三月初登陴，阅十日始一还邸，栉沐易新衣冠。家人大骇，章不应。贼傅城下，章手发二砲，贼少却。顷之，各门砲声绝。时亨摄章走，章厉声曰：“事至此，犹惜死耶！”

“时亨曰：“死此与士卒何别？入朝访上所在，不获则死，死未晚也。”章从之，与时亨并马行。俄贼突至，呼下马。时亨仓皇下马跪，章持鞭不顾，叱曰：“吾视军御史也，谁敢犯！”贼刺章股，堕。章骂曰：“逆贼！勤王兵且至。我死，尔灭不旋踵矣。”贼怒，攒槊刺杀章而去。抵暮，家人觅尸，犹一手据地坐，张口怒目，勃勃如叱贼状。妻姜在籍，闻之，一恸而绝。赠大理寺卿，谥忠烈。本朝赐谥节愍。次子之棫仕闽为职方主事，亦死难。

陈良谟，字士亮，鄞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授大理推官。初名天工。庄烈帝虔事上帝，诏群臣名“天”者悉改之，乃改良谟。在职六年，两注上考。行取陞见，擢御史。

十二年，出按四川。期满当代，再留任。时流寇大入蜀，诏良谟专护蜀王，巡抚邵捷春专办贼。良谟饬守具，坚壁清野。贼犯成都，遣将据要害为犄角。一再战，贼溃奔。帝闻贼扰蜀，下诏责良谟，已闻其善守御，乃优旨赐银币。及还朝，贼势益迫，所规画率不行，而京师陷矣。

良谟尝梦拜文文山于堂下，文山揖之上：“公与予先后一揆，何下拜为？”觉而异之。及是城陷，良谟方移疾卧邸中，一恸几绝，自是水浆不入口。或劝良谟无死，不答。谓邑子李天葆曰：“吾为国死，义不顾家。惟是母老，先君莫葬，继嗣未定，须一言耳。”因赋诗付天葆。未几，闻帝崩煤山，大恸曰：“主上不冕服，臣子敢具冠带乎！吾巾褻，安所得明巾。”天葆以巾进。良谟著巾，蓝便服，起入户。妾时氏随之，遂与妾俱自缢死。时氏，京师人，年十八。良谟逾五十无子，以礼纳之，侍良谟百三日耳。良谟既卒，其族人以其兄之子久枢为之后。未几，久枢亦卒，良谟竟无后。赠太仆卿，谥恭愍。本朝赐谥恭洁。

陈纯德，字静生，零陵人。为诸生，以学行称。尝夜泊洞庭，为盗窘，跃出堕水，再跃入洲渚。比晓，坐芦苇中，去泊舟数十丈。

崇祯十三年成进士，年已六十矣。庄烈帝召诸进士，咨以时事。纯德奏称旨，立擢御史，巡按山西。七月，部内严霜，民冻馁。纯德上疏请恤，因陈抽练之弊，言：“兵抽则人失故居，无父母妻子之依，田园丘垅之恋，思归则逃，逢敌则溃。抽余者即以饷薄而安于无用，抽去者又以远调而不乐为用。伍虚而饷仍在，不归主帅，则归偏裨，乐其逃而利其饷，凡藉以营求迁秩，皆是物也。精神不以束伍，而以侵饷；厚饷不以养士，而以求官。伍虚则无人，安望其练；饷糜则愈缺，安望其充。此今日行间大弊也。”帝不能用。

还朝，督畿辅学政。将出按部，都城陷。贼下令百官以某日入见，众摄纯德入，还邸恸哭，遂自经。京山人秦嘉系买地葬之永定门外，立石表墓焉。赠太仆卿，谥恭节。

申佳允，字孔嘉。永年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仪封知县。县故多盗，佳允严保甲法，盗无所容。霪雨河决，舫舟怒涛中，塞其口。捕大猾置之法。以才调杞县。八年，贼扫地王率万人来攻，城土垣多圯。佳允募死士击走贼，因甃其城。唐王聿键勤王，将抵开封。诸大吏惶恐，集议曰：“留之，不听。行，守土者且得罪。”佳允曰：“惟周王可留之。”众称善，用其计。

治行卓异，擢吏部文选主事，上备边五策。进考功员外郎，佐京察。大学士薛国观倾少詹事文安之。安之，佳允座主也，事连佳允，左迁南京国子博士。

久之，迁大理评事，进太仆丞，阅马近畿。闻李自成破居庸，叹曰：“京师不守矣！君父有难，焉逃死？”驰入都，遍

谒大臣为画战守策，皆不省。贻子涵光书曰：“行己曰义，顺数曰命；义不可背也，命不可违也。天下事莫不坏于贪生而畏死。死于疾，死于利，死于刑戮，于房帟，于斗战，均死也，死数者不死君父，盖亦不善用死矣。今日之事，君父之事，死义也，犹命也，我则行之。”京师陷，冠带辞母，策马至王恭厂，从者请易服以避贼。佳允曰：“吾起微贱，食禄十三年。国事至此，敢爱死乎！”两仆环守不去，给之曰：“吾不死也，我将择善地焉。”下马，旁见灌畦巨井，急跃入。仆号呼，欲出之。佳允亦呼曰：“告太安人，有子作忠臣，勿过伤也。”遂死，年四十二，赠太仆少卿，谥节愍。本朝赐谥端愍。

成德，字元升，霍州人，依舅氏占籍怀柔。崇祯四年进士。除滋阳知县。性刚介，清操绝俗，疾恶若仇。文震孟入都，德郊迎，执弟子礼，语刺温体仁，体仁闻而恨之。兖州知府增饷额，德固争，又尝捕治其牙爪吏。知府怒，谗于御史禹好善。好善，体仁客也，诬德贪虐，逮入京。滋阳民诣阙讼冤。震孟在阁，亦为之称枉。德道中具疏极论体仁罪，而震孟已被体仁挤而去之。好善再劾德，言其疏出震孟手，帝不之究。德母张伺体仁长安街，绕舆大骂，拾瓦砾掷之。体仁恚，疏闻于朝。诏五城御史驱逐，移德镇抚狱掠治。杖六十午门外，戍边。坐赃六千有奇。而给体仁校尉五十人护出入。

德居戍所七年，用御史詹兆恒荐，起如皋知县。寻擢武库主事。以母老辞，不允，乃就道。至则上言：“年来中外多故，居官者爵禄迷心，廉耻道丧。陛下御极十七年，何仗节死义之寥寥也！宋臣张栻有言：‘仗节死义之臣，当于犯颜谏诤中求之。’夫犯颜谏诤何难，在朝廷养之而已。表厥宅里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；殊厥井疆，所以诛乱臣贼子于未死。苟死敌者无功，则媚敌者且无罪；死贼者褒扬不亟，则从贼者恬而不

知畏也。”未几，城破，不知帝所在，旁皇厅事。已，趋至午门，见兵部尚书张缙彦自贼所出。德以头触缙彦胸，且詈之，俄闻帝崩，痛哭。持鸡酒奔东华门，奠梓宫于茶棚之下，触地流血。贼露刃胁之，不为动。奠毕归家，有妹年二十余未嫁，德顾之曰：“我死，汝何依？”妹曰：“兄死，妹请前。”德称善，哭而视其缢。入别其母，哭尽哀，出而自缢。母见子女皆死，亦投缢死。先是，怀柔城破，德父文桂遇害，家属尽没。妻刘在京，以征德赃急，忧悸死。至是，又阖门死难，惟幼子先寄友人家获存。赠德光禄卿，谥忠毅。本朝赐谥介愍。

许直，字若鲁，如皋人。崇祯七年成进士。出文震孟之门，以名节自砥，除义乌知县。母忧归，哀毁骨立，终丧蔬食，寝枢旁。补广东惠来县。用清望，征授吏部文选主事，进考功员外郎。

贼薄都城，约同官出赏糗士，为死守计。城陷，贼令百官报名。直曰：“身可杀，志不可夺。”有传帝南狩者，直将往从。见贼骑塞道，出门辄返，曰：“四方兵戈，驾焉往？国乱不匡，君危无济，我何生为！”已，知帝崩，一恸几绝。客以七十老父为解，直曰：“不死，辱及所生。”赋绝命诗六章，阖户自经。越旦视之，神气如生。赠太仆卿，谥忠节。本朝赐谥忠愍。

直有族子德溥者，在南，闻庄烈帝崩，大哭数日。扬州陷，又哭数日。每独坐辄恸哭，食必以崇祯钱一枚置几上，祭而后食，食已复哭。又刺其两臂曰：“生为明臣，死为明鬼。”事发，死西市。

金铉，字伯玉，武进人，占籍顺天之大兴。祖汝升，南京户部郎中。父显名，汀州知府。铉少有大志，以圣贤自期许。年十八举乡试第一。明年，崇祯改元，成进士。不习为吏，改

扬州府教授，日训诸生阐濂、洛正学。燕居言动，俱有规格，诸生严惮之。历国子博士、工部主事。

帝方锐意综核，疑廷臣朋党营私。度支告匮，四方亟用兵，饷不敷，遣中官张彝宪总理户、工二部，建专署，檄诸曹谒见，礼视堂官。铉耻之，再疏争，不纳。乃约两部诸僚，私谒者众唾其面，彝宪愠甚。铉当榷税杭州，辞疾请假。彝宪掀火器不中程，劾铉落职。铉杜门谢客，躬爨以养父母。

十七年春，始起兵部主事，巡视皇城。闻大同陷，疏曰：“宣、大，京师北门。大同陷则宣府危，宣府危，大事去矣。请急撤回监宣中官杜勋，专任巡抚硃之冯。勋二心僨事，之冯忠恳，可属大事。”不报，未几，勋以宣府下贼，贼杀之冯，烽火逼京师。铉奔告母：“母可且逃匿。儿受国恩，义当死。”“铉母章时年八十余矣，呵曰：“尔受国恩，我不受国恩乎！庀下井，是我死所也。”铉哭而去。

城破，趋入朝，宫人纷纷出。知帝已崩，解牙牌拜授家人，即投金水河。家人争前挽之，铉怒，口啮其臂，得脱，遂跃入水。水浅，濡首泥中乃绝。母闻即投井，妾王随之，皆死。贼踞大内，逾月始去。金水河冠袍泛泛见水上，内官群指之曰：“此金兵部也。”弟鏊辨其尸，验网巾环，得铉首归，合以木身，如礼而殓。事竣，鏊自经。后赠铉太仆少卿，谥忠节。本朝赐谥忠洁。

右范景文至铉二十有一人，皆自引决。其他率委蛇见贼。贼以大僚多误国，概囚絜之。庶官则或用或否，用者下吏政府铨除，不用者诸伪将掳掠取其货，大氏降者十七，刑者十三。福王时，以六等罪治诸从逆者。而文武臣殉难并予赠廕祭葬，且建旌忠祠于都城焉。曰正祀文臣，祀景文以下二十人，及大同巡抚卫景瑗、宣府巡抚硃之冯、布衣汤文琼、诸生许琰四人。

曰正祀武臣，祀新乐侯刘文炳、惠安伯张庆臻、襄城伯李国桢、驸马都尉巩永固、左都督刘文耀、山西总兵官周遇吉、辽东总兵官吴襄七人。曰正祀内臣，祀太监王承恩一人。曰正祀妇人，祀烈妇成德母张氏，金铉母章氏，汪伟妻耿氏，刘理顺妻万氏、妾李氏，马世奇妾硃氏、李氏，陈良谟妾时氏，吴襄妻祖氏九人。曰附祀文臣，祀进士孟章明及郎中徐有声，给事中顾鋹、彭瑄，御史俞志虞，总督徐标，副使硃廷焕七人。曰附祀武臣，祀成国公硃纯臣、镇远侯顾肇迹、定远侯邓文明、武定侯郭培民、阳武侯薛濂、永康侯徐锡登、西宁侯宋裕德、怀宁侯孙维藩、彰武伯杨崇猷、宣城伯卫时春、清平伯吴遵周、新建伯王先通、安乡伯张光灿、右都督方履泰、锦衣卫千户李国祿十五人。曰附祀内臣，祀太监李凤翔、王之心、高时明、褚宪章、方正化、张国元六人。有司春秋致祭。然顾鋹、彭瑄、俞志虞辈，特为贼拷死，诸侯伯亦大半以兵死。而郎中周之茂、员外郎宁承烈、中书宋天显、署丞于腾云、兵马指挥姚成、知州马象乾皆以不屈死，顾未邀赠恤也。

徐有声，字闻复，金坛人。登乡荐，崇祯十三年特擢户部主事，历员外郎、郎中。督饷大同。城陷，被执不屈死。福王时，赠太仆少卿。

徐标，字准明，济宁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崇祯时，历官淮徐道参议。十六年二月，超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保定。陛见，请重边防，择守令，用车战御敌，招流民垦荒。帝深嘉之。李自成陷山西，警日逼，加标兵部侍郎，总督畿南、山东、河北军务，仍兼巡抚，移驻真定以遏贼。无何，贼遣使谕降，标毁檄戮其使。贼别将掠畿辅，真定知府邱茂华移妻孥出城，标执茂华下之狱。中军谢加福伺标登城画守御策，鼓众杀之，出茂华于狱。数日而贼至，以城降。福王时，赠标兵部尚书。

硃廷焕，单县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除工部主事，历知庐州、大名二府，即以兵备副使分巡大名。十七年，贼逼畿辅，廷焕严守备。贼传檄入城，怒而碎之。三月四日，贼来攻，军民皆走，城遂陷。被执不屈死。福王时，赠右副都御史。

周之茂，字松如，黄麻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历官工部郎中。服阕，需次都下。贼搜得之，迫使跪，不屈，折其臂而死。

宁承烈，字养纯，大兴人。举于乡，历魏县教谕，户部司务，进本部员外郎，管太仓银库。城陷，自经于官廨。

宋天显，松江华亭人。由国子生官内阁中书舍人。为贼所获，自经。

于腾云，顺天人。为光禄置丞。贼至，语其妻曰：“我朝臣，汝亦命妇，可污贼耶！”夫妇并服命服，从容投缯死。

姚成，字孝威，余姚人。由礼部儒士为北城兵马司副指挥。城陷，自缢死。

马象乾，京师人。举于乡，官濮州知州。方里居，贼入，率妻及子女五人并自缢。

至若御史冯垣登、兵部员外郎郑逢兰、行人谢于宣皆拷死，郎中李逢甲，拷掠久之，逼令缢死。与鋹、瑄、志虞皆获赠太仆少卿，而垣登、于宣至谥忠节。行取知县邹逢吉拷死，赠太仆寺丞。时南北阻绝，皆未能核实也。汤文琼、许琰事载《忠义传》。

赞曰：《传》云“君子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”。夫忠贞之士，临危授命，岂矫厉一时，邀名身后哉！分谊所在，确然有以自持而不乱也。马世奇等皆负贞亮之操，励志植节，不欺其素，故能从容蹈义，如出一辙，可谓得其所安者矣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五

马从聘 耿廕楼 张伯鲸 宋玫 族叔应亨 陈显际 赵士骥等
范淑泰 高名衡 王汉 徐汧 杨廷枢 鹿善继 薛一鹗

马从聘，字起莘，灵寿人。万历十七年进士。授青州推官，擢御史。勋卫李宗城册封平秀吉逃归，从聘言其父言恭不当复督戎政，不从。出理两淮盐课，言近日泰山崩离，坼者里余，由开矿断地脉所致，当速罢，不报。奸人田应璧请掣卖没官余盐助大工，帝遣中官鲁保督之。从聘极陈欺罔状，不从。还朝，改按浙江，又按苏、松，请免增苏、松、常镇税课，亦不报。以久次擢太仆少卿，拜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延绥，失事夺俸。既而有捣巢功，未叙，引疾归。加兵部右侍郎。家居凡二十余年，终熹宗世不出。

崇祯十一年冬，大清破灵寿。从聘年八十有二矣，谓其三子曰：“吾得死所矣。”又曰：“吾大臣，义不可生，汝曹生无害也。”三子不从。从聘缢，三子皆缢。赠兵部尚书，谥介敏，官其一子。

耿廕楼，从聘同邑人也，字旋极。天启中，任临淄知县。久旱，囚服暴烈日中，哭于坛，雨立澍。摄寿光，祷雨如临淄。崇祯中，入为兵部主事，调吏部，历员外郎，乞假归。城破，偕子参并死之。赠光禄少卿。

张伯鲸，字绳海，江都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历知会稽、归安、鄞三县。天启中，大计，调补卢氏。

崇祯二年，稍迁户部主事，出督延、宁二镇军储。自黄甫川西抵宁夏千二百里，不产五谷，刍粟资内地。贺兰山沿黄河汉、唐二渠，东抵花马池，素沃野，亦荒芜甚。伯鲸疏陈其状，为通商惠工，转菽麦。又仿边商中盐意，立官市法以招之，军民称便。大盗起延绥，擢伯鲸兵备佥事，辖榆林中路。击破贺思贤，斩一座城、金翅鹏，败套寇于长乐堡。巡抚陈奇瑜上其功，诏进三阶，为右参政，仍视兵备事。

七年春，奇瑜迁总督，遂擢伯鲸右佥都御史代之。督总兵王承恩等分道击破插汉部长及套寇于双山、鱼河二堡，斩首三百。明年，以拾遗论罢。寻论延绥功，诏起用，廕子锦衣千户。

十年秋，杨嗣昌议大举讨贼，遣户部一侍郎驻池州，专理兵食。帝命傅淑训。明年，淑训忧去，即家起伯鲸代之，如淑训官。又明年，熊文灿抚事败，嗣昌自出督师，移伯鲸襄阳。文灿之被逮也，言剿饷不至者六十余万，伯鲸坐贬秩。

十五年，召为兵部左侍郎。明年，尚书冯元飙在告，伯鲸摄部事。召对万岁山，疾作，中官扶出，遂乞休。又明年，京城陷，微服遁还。福王立于南京，伯鲸家居不出。久之，扬州被围，与当事分城守。城破，自经死。

宋玫，字文玉，莱阳人。父继登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。历官陕西右参议。天启五年大计谪官。玫即以是年偕族叔应亨同举进士，玫授虞城知县，应亨得清丰。

崇祯元年，玫兄琮亦举进士，知祥符，而玫以才调繁杞县，三人壤地相接，并有治声。应亨迁礼部主事，玫亦擢吏科给事中。尝疏论用人，谓：“陛下求治之心愈急，则浮薄喜事之人皆饰诡而钓奇；陛下破格之意愈殷，则巧言孔壬之徒皆乘机而斗捷。”众韪其言。时应亨已改吏部，累迁稽勋郎中，落职归。玫方除母丧，起故官，历刑科都给事中。请热审概行于天下。

又言狱囚稽滞瘐死，与刑死几相半，宜有矜释。帝采纳之。迁太常少卿，历大理卿、工部右侍郎。玫父继登已久废，至是为浙江右参政。大学士周延儒客盛顺者，为浙江巡抚熊奋渭营内召，果擢南京户部侍郎，继登父子信之。

十五年夏，廷推阁臣，顺为玫营推甚力。会诏令再推，玫与焉。帝已中流言，疑诸臣有私。比入对，玫冀得帝意，侃侃敷奏。帝发怒，叱退之，与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并下狱。日宣等遣戍，玫除名，顺乃惊窜。

闰十一月，临清破，应亨与知县陈显际谋城守。应亨以城北庠薄，出千金建甕城，浹旬而毕。玫及邑人赵士驥亦出赀治守具。无何，大清兵薄城，城上火砲矢石并发，围乃解。明年二月复至，城遂破，玫、应亨、显际、士驥并死之。显际，真定人，士驥官中书舍人，并起家进士。玫、应亨有文名。

沈迅，亦莱阳人也。崇祯四年举进士，历知新城、蠡二县，与胶州张若骐同年友善。十一年行取入都。帝以吏部考选行私，亲策诸臣，迅、若骐并得刑部主事。两人大恚恨，结杨嗣昌，得改兵部。其年冬，畿辅被兵，迅请于广平、河间、定州、蠡县各设兵备一人。又请以天下僧人配尼姑，编入里甲，三丁抽一，可得兵数十万。他条奏甚多。章下兵部，嗣昌盛称迅言可用，乃命为兵科给事中。

迅欲自结于帝，数言事，皆中旨。当是时，军兴方棘，廷臣言兵者即以为知兵，大者推督抚，小者兵备，一当事任，罪累立至。于是上下讳言兵，章奏无敢及者。迅极言其弊，乞敕廷臣五日内陈方略。帝即从其言。迅考选时为掌河南道御史王万象所抑，因事劾罢万象，势益张，与若骐尽把持山东事。会顺天府丞戴澳诬劾平远知县王凝命、嘉兴推官文德翼贪，迅上疏颂二人廉能，澳下吏削籍。迅累迁礼科都给事中。陈新甲主

款，迅面斥其非，廷辨良久，又言：“杨嗣昌死有余戮，借久案以邀功，陈新甲负罪不遑，移边劳而录廕，非论功议罪法。

“帝是其言。迅本由嗣昌进，随众诋毁，时论訾薄之。

寻以保举高斗光为凤阳总督不当，谪国子博士，乞假归。及新甲诛，命追论兵科不纠发罪，吏部上迅名。帝曰：“迅御前驳议，朕犹识之，可复故官。”未赴而京师陷。迅家居，与弟迺设砮自卫。迺短小精悍，马上舞百斤铁椎。兄弟率里中壮士，捕剿土寇略尽。大清兵至，破砮，迅阖门死之。

若骐劾黄道周以媚嗣昌。历职方郎中，新甲遣赴宁、锦督战，覆洪承畴等十余万军，独渡海逃还，论死系狱。李自成陷都城，出降。

范淑泰，字通也，滋阳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授行人。五年冬，擢工科给事中。上疏陈刑狱繁多，乞敕刑官疏理，帝褒纳之。流贼犯河南，追论先任巡抚樊尚璟罪，劾总兵邓 淫掠状。时中官张彝宪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，请遣科道官督征。帝大怒，责抚按回奏。淑泰言民贫盗起，逋赋难以督追，不从。给事中庄鳌献、章正宸建言下吏，抗疏救之。

吏部张捷荐逆党吕纯如，淑泰极论其谬，并论大学士王应熊朋比行私，劾捷徇应熊意，用其私人王维章抚蜀。言：“维章官西宁，坐加征激变，落职闲住。捷朦胧启事，明肆奸欺。

“帝责捷自陈。捷诋淑泰党同伐异，帝不问。时皇陵被毁，巡抚杨一鹏得罪。应熊以座主故，力庇之。淑泰发其停匿章奏状，帝亦不究。淑泰乃摭应熊纳贿数事上之，应熊损赀助陵工，淑泰又劾其召寇庇奸。帝责以挟私求胜，终不纳。

十一年冬，上疏言：“今以措饷故，至搜括借助。即行之而得，再有兵事，能复行乎！治不规其可久，徒仓皇于补救之术，非所以为忠也。陛下方以清节风天下，而乃条叙百官金钱

于多寡之间，是教之贪也。至借贷之说，尤不可行。京师根本重地，迨者物力困竭，富商大贾大半旋归。内不安，何以攘外！乞立寝其说。”又言：“强兵莫如行法。今之兵，索饷则强，赴敌则弱；杀良冒功则强，除暴救民则弱。请明示法令，诸将能用命杀贼者，立擢为大将，否则死无赦。毋以降级戴罪，徒为不切身之痛痒。”帝是其言。

十五年迁吏科，典浙江乡试，事竣还家。十二月，大清兵围兗州，淑泰竭力固守。城破，死之。诏赠太仆少卿，官一子。

高名衡，字仲平，沂州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除如皋知县，以才调兴化，征授御史。十二年出按河南。明年期满，留再巡一年。

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陷洛阳，乘胜遂围开封。巡抚李仙风时在河北，名衡集众守。周王恭枵发库金百万两，募死士杀贼，烝米屑麦，执爨以饷军，凡七昼夜。仙风驰还开封，副将陈永福背城而战，斩首二千。游击高谦夹击，斩首七百。贼解去。仙风既还，与名衡互讦奏。帝以陷福籓罪诏逮仙风，以襄阳兵备副使张克俭代。克俭已前死难，即擢名衡右佥都御史代之。以永福充总兵官都督僉事，镇守河南。

当是时，贼连陷南阳、邓、汝十余州县，唐、徽二王遇害，名稀不能救。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他籓，士大夫埋富，蓄积充牣。自成攻之不能克，然欲得而甘心焉。十二月杪，贼再围开封。永福射自成，中其左目，砲殪上天龙等。自成大怒，急攻之。开封故宋汴都，金帝南迁所重筑也，厚数丈，内坚致而疏外。贼用火药放进，火发即外击，瓠飞鸣，贼骑皆糜烂，自成大惊。会杨文岳援兵亦至，乃解围去。西华、鄆、襄、睢、陈、太康、商丘、宁陵、考城俱陷。

十五年四月复至开封，围而不攻，欲坐困之。六月，帝诏

释故尚书侯恂于狱，命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北、湖北诸军务，并辖平贼等镇援剿官兵。拔知县苏京、王汉、王燮为御史。诏苏京监延、宁、甘、固军，趣孙传庭出关；王汉监平贼镇标楚、蜀军，同侯恂等急击；王燮监阳、怀东晋军，刻期渡河。总兵许定国以晋军次沁水，一夕溃去，宁武兵亦溃于怀庆，诏逮定国。七月，河上之兵溃。督师丁启睿、保督杨文岳合左良玉、虎大威、杨德政、方国安诸军，次于硃仙镇。良玉走还襄阳，诸军皆溃，启睿、文岳奔汝宁。诏山东总兵官刘泽清援开封。城中食尽，名衡、永福偕监司梁炳、苏壮、吴士讲，同知苏茂灼，通判彭士奇，推官黄澍等守益坚。泽清以兵来援，诸军并集河北硃家寨不敢进。泽清曰：“硃家寨去开封八里。我以兵五千南渡，依河而营，引水环之。以次结八营，直达大堤。筑甬道输河北之粟，以饷城中。贼兵已老，可一战走也。”诸军皆曰：“善。”乃以兵三千人先渡立营。贼攻之，战三昼夜，诸军无继者，甬道不就，泽清拔营归。日夜望传庭出关，不至。

贼图开封者三，士马损伤多，积愤，誓必拔之。围半年，师老粮匮，欲决黄河灌之。以城中子女货宝，犹豫不决。闻秦师已东，恐诸镇兵夹击，欲变计。会有献计于巡按御史严云京者，请决河以灌贼。云京语名衡、澍，名衡、澍以为然。周王恭枵募民筑羊马墙，坚厚如高岸。贼营直傅大堤，河决贼可尽，城中无虞。我方凿硃家寨口，贼知，移营高阜，艨艟巨筏以待，而驱掠民夫数万反决马家口以灌城。九月癸未望，夜半，二口并决。天大雨连旬，黄流骤涨，声闻百里。丁夫荷锸者，随堤漂没十数万，贼亦沉万人。河入自北门，贯东南门以出，流入于涡水。名衡、永福乘小舟至城头，周王率其宫眷及宁乡诸郡王避水栖城楼，坐雨绝食者七日。王燮以舟迎王，王从城上泛舟出，名衡等皆出。茂灼、士奇久饿不能起，并溺死。贼浮舰

入城，遗民俱尽，拔营而西。城初围时百万户，后饥疫死者十二三。汴梁佳丽甲中州，群盗心艳之，至是尽没于水。帝闻，痛悼。犹念诸臣拒守劳，命叙功。加名衡兵部右侍郎，名衡辞以疾。即擢王汉右佥都御史，代名衡巡抚河南。名衡归，未几，大清兵破沂州，名衡夫妇殉难。

王汉，字子房，掖县人。崇祯十年进士。除高平知县。调河内，擒巨寇天坛山刘二。又乘雪夜破妖僧智善。夜半渡河，破贼杨六郎。李自成围开封，汉然火金龙口柳林为疑兵，遣死士入贼中，声言：“诸镇兵来援，各数十万至矣。”贼闻则惊走。

汉为人负气爱士。人有一长，嗟叹之不容口。僚属绅士陈民疾苦，或言己过，则瞿然下拜。用兵士卒同甘苦，人乐为之死。好用间，贼中虚实莫不知。攻天坛山贼，山陡绝，登者挽以布。汉持刀直上，人服其勇。时贼氛日炽，帝每临朝而叹汉前后破贼功，降旨优叙。

十五年春，以减俸行取入都，与苏京、王燮同召对，称旨。命三臣皆以试御史监军。汉监平贼镇标楚、蜀军，与督臣侯恂南援汴。

时兵部奏援剿兵十万，十之四以属京、燮，属汉以其六。汉所监凡五万九千，然大半已溃散，兵部空名使之。汉乃请自立标营兵千人，骑二百，报可。乃简保营兵百余人，募邯郸、钜鹿壮士三百人，又取故治河内所练义兵及修武、济源素从征剿者五百人，及亲故子弟，合千人。八月朔夜半，袭贼范家滩，斩一红甲贼目。檄诸将合剿。自走襄阳，督左良玉兵救汴。至潼关，有诏汉巡按河南。时贼灌开封，汉闻，趣诸将自柳园夜半渡河，伏兵西岸。檄卜从善等夹攻之，斩首九十余级，遂入汴，大张旗鼓为疑兵。追贼至硃仙镇，连战皆捷。巡抚高名衡

谢病，即擢汉右佾都御史代之。汉乃广间谍，收土豪，议屯田，谋所以图贼。

无何，刘超反永城。超，永城人，跛而狡，为贵州总兵，坐罪免。上疏言兵计，陈新甲用为河南总兵。以私怨杀其乡官御史魏景琦一家三十余人，惧罪，遂据城反。汉上疏请讨，语泄，超得为备。明年正月，汉入永城，声言招抚，为贼所杀。参将陈治邦、游击连光耀父子皆战死。游击马魁负汉尸以出，面如生。诏赠兵部尚书，廕锦衣世百户，建祠致祭。既而超伏诛，传首九边。

徐汧，字九一，长洲人。生末期而孤。稍长砥行，有时名，与同里杨廷枢相友善。廷枢，复社诸生所称维斗先生者也。天启五年，魏大中逮过苏州，汧贷金资其行。周顺昌被逮，缙骑横索钱，汧与廷枢敛财经理之。当是时，汧、廷枢名闻天下。

崇祯元年，汧成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检讨。三年，廷枢举应天乡试第一。中允黄道周以救钱龙锡贬官。倪元璐，道周同年生，请以己代谪，帝不允。汧上疏颂道周、元璐贤，且自请罢黜，帝诘责汧。汧曰：“推贤让能，菴臣所务；难进易退，儒者之风。间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，防察之权辄逮閤寺，默窥圣意，疑贰渐萌。万一士风日贱，宸向日移，明盛之时为忧方大。”帝不听。汧寻乞假归。还朝，迁右庶子，充日讲官。

十四年奉使益王府，便道还家。当是时，复社诸生气甚盛，汧与廷枢、顾杲、华允诚等往复尤契。居久之，京师陷。福王召汧为少詹事。汧以国破君亡，臣子不当叨位，且痛宗社之丧亡，由朋党相倾，移书当事，劝以力破异同之见。既就职，陈时政七事，上卷下卷以化恩仇、去偏党为言。而安远侯柳祚昌疏攻汧，谓：“朝服谒路王于京口，自恃东林巨魁，与复社杨廷枢、顾杲诸奸狼狽相倚，陛下定鼎金陵，彼为《讨金陵檄》，

所云‘中原逐鹿，南国指马’是何语？乞置汧于理，除廷枢、梟名，其余徒党，容臣次第纠弹。”时国事方棘，事亦竟寢。汧移疾归。

明年，南京失守，苏、常相继下。汧慨然太息，作书戒二子，投虎丘新塘桥下死。郡人赴哭者数千人。时又有一人儒冠蓝衫而来，跃虎丘剑池中，土人怜而葬之，卒不知何人也。

于是廷枢闻变，走避之邓尉山中。久之，四方弄兵者群起，廷枢负重名，咸指目廷枢。当事者执廷枢，好言慰之，廷枢嫚骂不已，杀之芦墟泗洲寺。首已堕，声从项中出，益厉。门人迺绍原购其尸葬焉。

汧子枋，字昭法，举十五年乡试。枋依隐，有高行云。

鹿善继，字伯顺，定兴人。祖久征，万历中进士，授息县知县。时诏天下度田，各署上中下壤，息独以下田报，曰：“度田以纾民，乃病民乎！”调襄垣，擢御史，以言事谪泽州判官，迁荥泽知县，未任而卒。父正，苦节自砺。县令某欲见之，方粪田，投锤而往。急人之难，倾其家不惜，远近称鹿太公。

善继端方谨悫。由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授户部主事。内艰除，起故官。辽左饷中绝，廷臣数请发帑，不报。会广东进金花银，善继稽旧制，金花贮库，备各边应用。乃奏记尚书李汝华曰：“与其请不发之帑，何如留未进之金？”汝华然之。帝怒，夺善继俸一年，趣补进。善继持不可，以死争。乃夺汝华俸二月，降善继一级，调外。汝华惧，卒补银进。泰昌改元，复原官，典新饷。连疏请帑百万，不报。

天启元年，辽阳陷，以才改兵部职方主事。大学士孙承宗理兵部事，推心任之。及阅视关门，以善继从。出督师，复表为赞画。布衣羸马，出入亭障间，延见将卒相劳苦，拓地四百里，收复城堡数十，承宗倚之若左右手。在关四年，累进员外

郎、郎中。承宗谢事，善继亦告归。

先是，杨、左之狱起，魏大中子学洵、左光斗弟光明，先后投鹿太公家。太公客之，与所善义士容城举人孙奇逢谋，持书走关门，告其难于承宗。承宗、善继谋借巡视蓟门，请入覲。奄党大哗，谓阁部将提兵清君侧，严旨阻之。狱益急，五日一追赃，拷掠甚酷。太公急募得数百金输之，而两人者则皆已毙矣。至是，善继归，而周顺昌之狱又起。顺昌，善继同年生，善继又为募得数百金，金入而顺昌又毙。奄党居近善继家，难家子弟仆从相望于道。太公曰：“吾不惧也。”崇祯元年，逆槥既诛，善继起尚宝卿，迁太常少卿，管光禄丞事，再请归。

九年七月，大清兵攻定兴。善继家在江村，白太公请入捍城，太公许之。与里居知州薛一鹗等共守。守六日而城破，善继死。家人奔告太公，太公曰：“嗟乎，吾儿素以身许国，今果死，吾复何憾！”事闻，赠善继大理卿，谥忠节，敕有司建祠。子化麟，举天启元年乡试第一，伏阙讼父忠。逾年亦卒。

薛一鹗，字百当，由贡生为黄州通判。荆王姬诬他姬鸩世子，一鹗白其诬。奄人传太妃命，欲竟其狱，卒直之。迁兰州知州。州北有田没于番，吏派其赋于他户，后田复归，为卫卒所据，而民出赋三十年，一鹗核除其害。至是佐善继城守，遂同死。

赞曰：士大夫致政里居，无封疆民社之责，可逊迹自全，非以必死为勇也。然而慷慨捐躯，冒白刃而不悔，湛宗覆族，君子哀之。岂非名义所在，有重于生者乎！气节凜然，要于自遂其志。其英风义烈，固不可泯没于宇宙间矣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六

曹文诏 弟文耀 周遇吉 黄得功

曹文诏，大同人。勇毅有智略。从军辽左，历事熊廷弼、孙承宗，积功至游击。崇祯二年冬，从袁崇焕入卫京师。明年二月，总理马世龙畀所赐尚方剑，令率参将王承胤、张叔嘉、都司左良玉等伏玉田、枯树、洪桥，鏖战有功，迁参将。自大埏山转战逼遵化，又从世龙等克大安城及鲇鱼诸关。以与复四城功，加都督僉事。七月，陕西贼炽，擢延绥东路副总兵。

贼渠王嘉胤入据河曲。四年四月，文诏克其城。嘉胤脱走，转掠至阳城南山。文诏追及之，其下斩以降，以功擢临洮总兵官。

点灯子自陕入山西。文诏追之，及于稷山，谕降七百人。点灯子遁，寻被获，伏诛。

李老柴、独行狼陷中部，巡抚练国事、延绥总兵王承恩围之。五月，庆阳贼郝临庵、刘道江援之。会文诏西旋，与榆林参政张福臻合剿，馘老柴及其党一条龙，余党奔摩云谷。副将张弘业、游击李明辅战死。文诏乃与游击左光先、崔宗廕、李国奇分剿绥德、宜君、清涧、米脂贼，战怀宁川、黑泉峪、封家沟、绵湖峪，皆大捷，扫地王授首。

红军友、李都司、杜三、杨老柴者，神一魁余党也，屯镇原，将犯平凉。国事檄甘肃总兵杨嘉谟、副将王性善扼之，贼

走庆阳。文诏从鄜州间道与嘉谟、性善合。五年三月，大战西濠，斩千级，生擒杜三、杨老柴。余党纠他贼掠武安监，陷华亭，攻庄浪。文诏、嘉谟至，贼屯张麻村。官军掩击，贼走高山。游击曹变蛟、冯举、刘成功、平安等噪而上，贼溃走。变蛟者，文诏从子也。会性善及甘肃副将李鸿嗣、参将莫与京等至，共击斩五百二十余级。追败之咸宁关，又败之关上岭。追至陇安，嘉谟、变蛟夹击，复败之。贼余众数千欲走汉南，为游击赵光远所遏，乃由长宁驿走张家川。其逸出清水者，副将蒋一阳遇之败，都司李宫用被执。文诏乃纵反间，给其党，杀红军友，遂蹙败之水落城。追至静宁州，贼奔据唐毛山，变蛟先登，殄其众。

可天飞、郝临庵，刘道江为王承恩所败，退保铁角城。独行狼、李都司走与合，可天飞、刘道江遂围合水。文诏往救。贼匿精锐，以千骑逆战，诱抵南原，伏大起。城上人言曹将军已歿。文诏持矛左右突，匹马萦万众中。诸军望见，夹击，贼大败，僵尸蔽野，余走铜川桥。文诏率变蛟、举、嘉谟及参将方茂功等追及之，大战陷阵，贼复大败。寻与宁夏总兵贺虎臣、固原总兵杨麒破贼甘泉之虎兕凹。麒复追贼安口河、崇信窑、白茅山，皆大获。总督洪承畴斩可天飞、李都司于平凉，降其将白广恩，余贼分窜。文诏追击之陇州、平、凤间。十月三战三败之，遂蹙贼耀州锥子山，其党杀独行狼、郝临庵以降。承畴戮四百人，余散遣。关中巨寇略平。

巡抚御史范复粹汇奏首功凡三万六千六百有奇，文诏功第一，嘉谟次之，承恩、麒又次之。文诏在陕西，大小数十战，功最多，承畴不为叙。巡按御史吴牲推奖甚至，复粹疏复上。兵部抑其功，卒不叙。

当是时，贼见陕兵盛，多流入山西，其魁紫金梁、混世王、

姬关锁、八大王、曹操、闯塌天、兴加哈利七大部，多者万人，少亦半之，蹂躏汾州、太原、平阳。御史张宸极言：“贼自秦中来。秦将曹文诏威名宿著，士民为之谣曰‘军中有一曹，西贼闻之心胆摇’。且尝立功晋中，而秦贼灭且尽。宜敕令入晋协剿。”于是命陕西、山西诸将并受文诏节制。

六年正月抵霍州，败贼汾河、孟系，追及于寿阳。巡抚许鼎臣遣谋士张宰先大军尝贼，贼惊溃。二月，文诏追击之，斩混世王于碧霞村。余党为猛如虎逐走，遇文诏兵方山，复败。五台、孟、定襄、寿阳贼尽平。鼎臣命文诏军平定，备太原东，张应昌军汾州，备太原西。文诏连败贼太谷、范村、榆社，太原贼几尽。

帝以文诏功多，敕所过地多积糗粮以犒，并敕文诏速平贼。山西监视中官刘中允言文诏剿贼徐沟、孟、定襄，所司不给米，反以砲石伤士卒。帝即下御史按问。三月，贼从河内上太行，文诏大败之泽州。贼走潞安，文诏至阳城遇贼不击，自沁水潜师，还击之芹地、刘村寨，斩首千余。四月，贼屯润城，其他部陷平顺，杀知县徐明扬。文诏至，贼走，乃夜半袭润城，斩贼千五百。紫金梁、老回回自榆社走武乡，过天星走高泽山，文诏皆击败。他贼围涉县，闻文诏破贼黎城，解去。

五月，帝遣中官孙茂霖为文诏内中军。贼犯沁水，文诏大败之，擒其魁大虎，又败之辽城毛岭山西。贼既屡败，乃避文诏锋，多流入河北。帝乃命文诏移师往讨。而贼已败邓兵于林县，文诏率五营军夜袭破之。七月大败怀庆贼柴陵村，馘其魁滚地龙，又追斩老回回于济源。

文诏在洪洞时，与里居御史刘令誉忤。及是，令誉按河南，而四川石硅士官马凤仪军败没于侯家庄，赖文诏驰退贼。甫解甲，与令誉，语复相失。文诏拂衣起，面叱之。令誉怒，遂以

凤仪之败为文诏罪。部议文诏怙胜而骄，乃调之大同。

七年七月，大清兵西征插汉，还师入大同境，攻拔得胜堡、参将李全自经，遂攻围怀仁县及井坪堡、应州。文诏偕总督张宗衡先驻怀仁固守。八月，围解，即移驻镇城，挑战败还。已而灵丘及他屯堡多失陷，大清兵亦旋。十一月论罪，文诏、宗衡及巡抚胡沾恩并充军边卫。令甫下，山西巡抚吴甡荐文诏知兵善战，请用之晋中。乃命为援剿总兵官，立功自赎。当是时，河南祸尤剧，帝已允兵部议，敕文诏驰剿河南贼。甡复抗疏力争，请令先平晋贼，后入豫，帝不许。而文诏以甡有恩，竟取道太原，为甡所留。

会贼高加计已歼，而凤阳告陷，遂整兵南，以八年三月会总督洪承畴于信阳。承畴大喜，即令击贼随州，文诏追斩贼三百八十有奇。四月，承畴次汝州。以贼尽入关中，议还顾根本。分命诸将扼要害，檄文诏入关，文诏乃驰至灵宝谒承畴。承畴以贼在商、雒，闻官兵至，必先走汉中，而大军由潼关入，反在其后，乃令文诏由阆乡取山路至雒南、商州，直捣贼巢，复从山阳、镇安、洵阳驰入汉中，遏其奔轶。曰：“此行也，道路回远，将军甚劳苦，吾集关中兵以待将军。”拊其背而遣之，文诏跌马去。五月五日抵商州。贼去城三十里，营火满山。文诏夜半率从子参将变蛟、守备鼎蛟、都司白广恩等败贼深林中，追至金岭川。贼据险以千骑逆战，变蛟大呼陷阵，诸军并进，贼败走。变蛟勇冠三军，贼中闻大小曹将军名，皆怖慑。

已而闯王、八大王诸贼犯凤翔，趋于开阳、陇州，文诏自汉中驰赴。贼尽向静宁、泰安、清水、秦州间，众且二十万。承畴以文诏所部合张全昌、张外嘉军止六千，众寡不敌，告急于朝，未得命。六月，官军遇贼乱马川。前锋中军刘弘烈被执，俄副将艾万年、柳国镇复战死。文诏闻之，瞋目大骂，亟诣承

畴请行。承畴喜曰：“非将军不能灭此贼。顾吾兵已分，无可策应者。将军行，吾将由泾阳趋淳化为后劲。”文诏乃以三千人自宁州进，遇贼真宁之湫头镇。变蛟先登，斩首五百，追三十里，文诏率步兵继之。贼伏数万骑合围，矢蝟集。贼不知为文诏也，有小卒缚急，大呼曰：“将军救我！”贼中叛卒识之，篡贼曰：“此曹总兵也。”贼喜，围益急。文诏左右跳荡，手击杀数十人，转斗数里。力不支，拔刀自刎死。游击平安以下死者二十余人。承畴闻，拊膺大哭，帝亦痛悼，赠太子太保、左都督，赐祭葬，世廕指挥僉事，有司建祠，春秋致祭。文诏忠勇冠时，称明季良将第一。其死也，贼中为相庆。

弟文耀，从兄征讨，数有功。河曲之战，斩获多。后击贼忻州，战死城下。诏予赠恤。从子变蛟，自有传。

周遇吉，锦州卫人。少有勇力，好射生。后入行伍，战辄先登，积功至京营游击。京营将多勋戚中官子弟，见遇吉质鲁，意轻之。遇吉曰：“公等皆纨裤子，岂足当大敌。何不于无事时练胆勇，为异日用，而徒糜廩禄为！”同辈咸目笑之。

崇祯九年，都城被兵。从尚书张凤翼数血战有功，连进二秩，为前锋营副将。明年冬，从孙应元等讨贼河南，战光山、固始，皆大捷。十一年班师，进秩受赉。明年秋，复出讨贼，破胡可受于淅川，降其全部。杨嗣昌出师襄阳，遇吉从中官刘元斌往会。会张献忠将至房县，嗣昌策其必窥渡郟滩，遣遇吉扼守槐树关，张一龙屯光化，贼遂不敢犯。十二月，献忠败于兴安，将走竹山、竹溪，遇吉复以嗣昌令至石花街、草店扼其要害，贼自是尽入蜀。遇吉乃从元斌驻荆门，专护猷陵。明年与孙应元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。又明年与黄得功追破贼凤阳。已而旋师，败他贼李青山于寿张，追至东平，歼灭几尽，青山遂降。屡加太子少保、左都督。

十五年冬，山西总兵官许定国有罪论死，以遇吉代之。至则汰老弱，缮甲仗，练勇敢，一军特精。明年十二月，李自成陷全陕，将犯山西。遇吉以沿河千余里，贼处处可渡，分兵扼其上流，以下流蒲坂属之巡抚蔡懋德，而请济师于朝。朝廷遣副将熊通以二千人来赴。十七年正月，遇吉令通防河。会平阳守将陈尚智已遣使迎贼，讽通还镇说降。遇吉叱之曰：“吾受国厚恩，宁从尔叛逆！且尔统兵二千，不能杀贼，反作说客邪！”立斩之，传首京师。至二月七日，太原陷，懋德死之。贼遂陷忻州，围代州。

遇吉先在代遏其北犯，乃凭城固守，而潜出兵奋击。连数日，杀贼无算。会食尽援绝，退保宁武。贼亦踵至，大呼五日不降者屠其城。遇吉四面发大砲，杀贼万人，火药且尽，外围转急。或请甘言给之，遇吉怒曰：“若辈何怯邪！今能胜，一军皆忠义。即不支，缚我予贼。”于是设伏城内，出弱卒诱贼入城，亟下闸杀数千人。贼用砲攻城，圯复完者再，伤其四骁将。自成惧，欲退。其将曰：“我众百倍于彼，但用十攻一，番进，蔑不胜矣。”自成从之。前队死，后复继。官军力尽，城遂陷。遇吉巷战，马蹶，徒步跳荡，手格杀数十人。身被矢如蝟，竟为贼执，大骂不屈。贼悬之高竿，丛射杀之，复齧其肉。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，巷战杀贼，不可胜计。其舍中儿，先从遇吉出斗，死亡略尽。夫人刘氏素勇健，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，登屋而射，每一矢毙一贼，贼不敢逼。纵火焚之，阖家尽死。

自成集众计曰：“宁武虽破，吾将士死伤多。自此达京师，历大同、阳和、宣府、居庸，皆有重兵。倘尽如宁武，吾部下宁有子遗哉！不如还秦休息，图后举。”刻期将遁，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，自成大喜。方宴其使者，宣府总兵王承廕表亦

至，自成益喜。遂决策长驱，历大同、宣府抵居庸。太监杜之秩、总兵唐通复开门延之，京师遂不守矣。贼每语人曰：“他镇复有一周总兵，吾安得至此。”福王时，赠太保，谥忠武，列祀旌忠祠。

黄得功，号虎山，开原卫人，其先自合肥徙。早孤，与母徐居。少负奇气，胆略过人。年十二，母酿酒熟，窃饮至尽。母责之，笑曰：“偿易耳。”时辽事急，得功持刀杂行伍中，出斩首二级，中赏率得白金五十两，归奉母，曰：“儿以偿酒也。”由是隶经略为亲军，累功至游击。

崇祯九年，迁副总兵，分管京卫管。十一年以禁军从总督熊文灿击贼于舞阳，麇光、固间，最。八月又从击贼马光玉于浙川之吴村、王家寨，大破之。诏加太子太师，署总兵衔。十三年从太监卢九德破贼于板石畷，贼革里眼等五营降。十四年以总兵与王宪分护凤阳、泗州陵，得功驻定远。张献忠攻桐城，挟营将廖应登至城下诱降。得功与刘良佐合兵击之于鲍家岭，贼败遁，追至潜山，擒斩贼将闯世王马武、三鹞子王兴国。三鹞子，献忠养子，最号骁勇者也。得功箭伤面，愈自奋，与贼转战十余日，所杀伤独多。明年移镇庐州。十七年封靖南伯。福王立江南，进封侯。旋命与刘良佐、刘泽清、高杰为四镇。

初，督辅史可法虑杰跋扈难制，故置得功仪真，阴相牵制。适登莱总兵黄蜚将之任，蜚与得功同姓，称兄弟，移书请兵备非常。得功率骑三百由扬州往高邮迎之，杰副将胡茂桢驰报杰。杰素忌得功，又疑图己，乃伏精卒道中，邀击之。得功行至土桥，方作食，伏起，出不意，上马举铁鞭，飞矢雨集，马踣，腾他骑驰。有骁骑舞槊直前，得功大呼，反斗，挟其槊而扶之，人马皆糜。复杀数十人，跳入颓垣中，哮声如雷，追者不敢进，遂疾驰至大军，得免。方斗时，杰潜师捣仪真，得功兵颇伤，

而所俱行三百骑皆歿。遂诉于朝，愿与杰决一死战。可法命监军万元吉和解之，不可。会得功有母丧，可法来吊，语之曰：“土桥之役，无智愚皆知杰不义。今将军以国故捐盛怒，而归曲于高，是将军收大名于天下也。”得功色稍和，终以所杀亡多为恨。可法令杰偿其马，复出千金为母贖。得功不得已，听之。明年，杰欲趋河南，规取中原。诏得功与刘良佐守邳、徐。杰死，得功还仪真。杰家并将士妻子尚留扬州，得功谋袭之。朝廷急遣卢九德谕止，得功遂移镇庐州。四月，左良玉东下，以请君侧为名，至九江，病死，军中立其子梦庚。命得功趋上江御之，驻师荻港。得功破梦庚于铜陵，解其围。命移家镇太平，一意办贼，论功加左柱国。

时大清兵已渡江，知福王奔，分兵袭太平。得功方收兵屯芜湖，福王潜入其营。得功惊泣曰：“陛下死守京城，臣等犹可尽力，奈何听奸人言，仓卒到此！且臣方对敌，安能扈驾？”王曰：“非卿无可仗者。”得功泣曰：“愿效死。”得功战荻港时，伤臂几堕。衣葛衣，以帛络臂，佩刀坐小舟，督麾下八总兵结束前迎敌。而刘良佐已先归命，大呼岸上招降。得功怒叱曰：“汝乃降乎！”忽飞矢至，中其喉偏左。得功知不可为，掷刀拾所拔箭刺吭死。其妻闻之，亦自经。总兵翁之琪投江死，中军田雄遂挟福王降。

得功粗猛不识文义。江南初立，王诏书指挥，多出群小。得功得诏纸或对使骂裂之。然忠义出天性，闻以国事相规诫者，辄屈己改不旋踵。北来太子之狱，得功抗疏争曰：“东宫未必假冒，先帝子即上子，未有了无证明，混然雷同者。臣恐在廷诸臣，谄佞者多，抗颜者少，即明白识认，亦不敢抗词取祸矣。”时太子真伪莫敢决，而得功忠愤不阿如此。得功每战，饮酒数斗，酒酣气益厉。喜持铁鞭战，鞭渍血沾手腕，以水濡之，

久乃得脱，军中呼为黄闯子。始为偏裨，随大帅立功名，未尝一当大敌。及专镇封侯，不及一年余而南北转徙，主逃将溃，无所一用其力，束手就殪，与国俱亡而已。其军行纪律严，下无敢犯，所至人感其德。庐州、桐城、定远皆为立生祠。葬仪真方山母墓侧。

赞曰：曹文诏等秉骁猛之资，所向摧败，皆所称万人敌也。大命既倾，良将颠蹶。三人者忠勇最著，死事亦最烈，故别著于篇。

列传第一百五十七

艾万年 李卑 汤九州 杨正芳 杨世恩 陈于王 程龙等 侯良柱
子天锡 张令 汪之凤 猛如虎 刘光祚等 虎大威 孙应元
姜名武 王来聘等 邓祖禹 尤世威 王世钦等 侯世禄 子拱极
刘国能 李万庆

艾万年，米脂人。由武学生从军，积功至神木参将。崇祯四年从曹文诏复河曲。点灯子入山西，万年从文诏连败之桑落镇、花地窠、雾露山。都司王世虎、守备姚进忠战死。贼退屯石楼之康家山，西距河三十里。绥德知州周士奇、守备孙守法伏兵含峪，渡河袭杀之。五年从参政樊一蘅讨平不沾泥。山西告警，隶文诏东讨，与李卑一月奏五捷。又与贺人龙败八大王、扫地王兵。明年，贼将东遁，连破之延家山、亢义村、贾寨村，擢副总兵。

初，山西既中贼，其土寇亦乘间起，三关王刚、孝义通天柱、临县王之臣皆残破城邑。后见贼衰，相继归顺，然阴结党不散。巡抚戴君恩新视事，谋诛之。七年正月迎春，召王刚宴，杀之，并杀通天柱于他所，而万年亦捕杀王豹五与其党领兵王，生擒翻山动，姬关锁、掌世王，献俘京师，晋中巨盗略靖。豹五即王之臣也。有议君恩杀降者，给事中张第元力言诸贼蹂躏之惨，请录万年功。万年适遭疾告归，寻加署都督僉事。

八年二月，上疏言：

臣仗剑从戎七载，复府谷，解孤山围，救清水、黄甫、木

瓜十一营堡。转战高山，设伏河曲，有马镇、虎头岩、石台山、西川之捷。战平阳、汾州、太原，复临县及 鹿亭驿。大小数十战，精力尽耗。与臣共事者李卑，溘先朝露。臣病势奄奄，犹力战冀北。又抚剿王刚、豹五、领兵王、通天柱，解散贼一万三千有奇。蒙恩许臣养病，而督臣洪承畴檄又至，臣不敢不力疾上道。但念灭贼之法，不外剿抚，今剿抚俱未合机宜，臣不得不极言。

夫剿贼不患贼多，患贼走。盖叠嶂重峦，皆其渊藪，兵未至而贼先逃，所以难灭，其故则兵寡也。当事非不知兵寡，因糗粮不足，为苟且计，日引月长，以至于今，虽多措饷，多设兵，而已不可救矣。宜合计贼众多寡，用兵若干，饷若干，度其足用，然后审察地利，用正用奇，用伏用间，或击首尾，或冲左右，有不即时殄灭者，臣不信也。

次则行坚壁清野之法，困贼于死地，然后可言抚。盖群贼携妻挈子，无城栅，无辎重，暮楚朝秦，传食中土，以剽掠为生。诚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，储精兵火器以待之，贼衣食易尽，生理一绝，鸟惊鼠窜。然后选精锐，据要害以击之；或体陛下好生之心，诛厥渠魁，宥其协从，不伤仁，不损威，乃抚剿良策。

帝深嘉之，下所司议行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。

寻授孤山副总兵，戍平凉。当是时，总督洪承畴迫六月灭贼之期，急进战。诸将见贼众兵寡，咸自揣不敌，而势不可止。万年及副将刘成功、柳国镇，游击王锡命合兵三千，以六月十四日至宁州之襄乐，遇贼大战，斩首数百。伏兵骤起，围之数重。万年、国镇力战不支，皆战歿。成功、锡命负重伤归。士卒死者千余人。事闻，赠恤如制。

李卑，字侍平，榆林人。由千总擢守备。天启初，总督王

象乾设蓊镇车营五，以卑为都司佾书，统西协后车营。迁山海关游击，坐事罢归。

崇祯二年，陕西巡抚刘广生议讨延庆回贼，三道进兵，命卑与游击伍维藩等由西路入。卑简精骑二百，追击两昼夜，行四百里抵保安宁塞，连破之，共获首功一千有奇。旋起延安参将。时群盗蜂起，延发尤甚，卑连败之富家湾、松树屯。四年，神一元陷保安，卑与宁夏总兵贺虎臣守延安，贼不敢犯。寻擢孤山副总兵。谭雄陷安塞，据其城，卑与王承恩击降雄，戮之，斩首五百三十余级。五年春，混天猴陷宜君、鄜州，其夏攻合水。卑及参将马科追至甘泉山。七月破之延水关，斩首六百二余级。其地东限黄河，贼溺死者无算，科部卒斩混天猴以献。初，卑及游击吴国俊等斩贼魁三人于甘泉桥子沟，寻剿贼固原，斩其魁薛仁贵等三人。

时陕西贼多流入山西。诏卑及贺人龙各率部卒千，隶总督张宗衡麾下。会王自用陷辽州，闻官兵至，弃城走。六年春，诸军入城，多杀良民冒功，卑独严戢其下无所扰。已，败贼阳城之郎家山，又与艾万年连败之南独泉土河村，复败之芄堰村。贼入济源山中，巡抚许鼎臣檄卑、万年合剿，卑破之天井关。七月，临洮总兵曹文诏改大同，命卑代署其事，协讨河北贼，加都督佾事，数有功。其冬，贼尽走河南，命卑援剿。七年春，败贼内乡，驰至光化，与楚兵败贼莲花坪、白沟坪，实授临洮总兵官，讨贼湖广，贼多聚郟、襄，总理卢象升方倚卑办贼，六月卒于官。

卑善持纪律，所至军民安堵。为人有器度，当仓猝，镇静如常。赠右都督，赐祭葬。

汤九州，石埭人。崇祯时，为昌平副总兵。六年夏，流贼大扰河北、畿南。命九州协剿，与左良玉等屡破贼兵，贼悉渡

河而南。其冬，大败过天星于吴城镇，斩首四百二十级。追贼闯天王等五华集，又败之，斩首六百四十余级。七年击贼嵩县之潭头，斩首三百二十级。贼驻商、雒，谋再入山西。左良玉迎击于商南，九州遣部将赵柱、周尔敬逆之雒南。贼至商州返。已，复侵阌乡。九州病，遣部将凌元机、胡良翰等搜山，悉败殁。九州寻赴援山西。未几，以河南剿贼功，加署都督佥事。八年春，被劾褫官，从军自效。洪承畴入关，以吴村、瓦屋为商南贼走内乡、淅川要地，令九州偕良玉扼之。寻移驻洛阳。九年二月，贼走登封石阳关，与伊、嵩贼合。九州期良玉夹击，良玉半道归。九州以孤军千二百人由嵩县深入。贼屡败，穷追四十余里，误入深崖。遇贼数万，据险攻围。九州势不敌，夜移营，为贼所乘，遂战殁。从孙文琼伏阙三上书请恤，不报。文琼后亦殉难。

时有杨正芳者，天启间以小校从军，屡剿贵州贼，积功至副总兵。叙桃红坝功，加署都督同知。崇祯三年击破定番叛苗。七年，贼陷当阳，正芳以镇箠兵败贼班鸠滩，复其城。湖广巡抚唐晖以献陵、惠藩为重，令正芳及总兵许成名专护荆州、承天。正芳连奏金沙铺、莲花坪、白沟坪、官田、石门山之捷。陈奇瑜出师郟阳，正芳偕成名、邓 从竹山、竹溪、白河分道进，皆大获。至十月，正芳督箠兵千余援雒南，战败，及部将张上选皆死焉，一军尽殁。赠太子少师、左都督，世廕指挥同知，再廕一子守备，赐祭葬，有司建祠。

又有杨世恩者，崇祯时，历官湖广副总兵。七年春，败贼竹溪。大雨，山水骤发，贼多漂溺死，余溃走。世恩疾击，斩镇山虎等四十余人。已，追贼石河口，连战康家坪、蚩溪，功最。八年冬，败贼孝感。九年春，祖宽大破贼滁州。世恩从卢象升驰至，复大破之。十年春，与秦翼明破刘国能于细石岭，

获其魁新来虎。贼陷随州，责戴罪自赎。十二年冬，督师杨嗣昌令守宜城。会贼罗汝才、惠登相分屯兴山、远安，夷陵告急。嗣昌檄世恩及荆门守将罗安邦赴救。至洋坪猴儿洞，道险甚，嗣昌再檄召还，而安邦由柞峪，世恩由重阳坪已两道深入，期至马良坪合兵。汝才、登相围之香油坪，嗣昌连发数道兵往援，皆以道远不能进。世恩等被困久，突围走黄连坪，绝地无水，士饥渴甚。贼至，两军尽覆，世恩、安邦并死。

陈于王，字丹衷，吴县人。世为苏州卫千户。既袭职，两举武乡试，授奇兵营守备。以捕获海盗功，迁都司佾书，守崇明蛇山。盗王一爵等乱海滨，于王率战船数十击之羊山，持刀跌入其舟，生擒一爵，歼其党殆尽。上官交荐，遂知名。天启初，经略熊廷弼用为标下参将。代者至，余于王酒暴卒。其子诉于王毒杀之，逮系久不释。

崇祯二年，京师有警。巡抚曹文衡赏其罪，署前锋游击，将兵勤王。既至，兵事已解，遂南还。久之，巡抚张国维用为中军守备。九年，贼入江北，围庐州，陷和州。国维遣于王守六合，守备蒋若来守江浦。贼方围江浦，若来急入与知县李维越固守。贼登城，若来拒却之。缙下角贼，矢著其颊，左臂伤，裹血还战，贼乃退。六合无城，若来与于王犄角捍贼，二邑赖以全。贼犯宿松，于王弟国计偕指挥包文达等以二千人往救。文达败歿，于王骤马入，拔其弟而出。

十年正月，贼分犯江浦、六合及安庆。国维遣部将张载赓等援安庆，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将程龙及于王、若来分戍二邑。已而贼不至，国维议赴安庆，城太湖，乃提龙等三将兵西上。三月，贼犯太湖，副将潘可大将安庆兵九百，龙等三将将吴中兵三千六百，御之酆家店。贼先犯可大营，龙等至，夹击之，贼多死。夜复至，中伏，亦败去。监军史可法欲退扼要害，诸

将不从，掘堑守二十四日。罗汝才、刘国能等七营数万众齐至，围数重。诸将突击，颇有杀伤。可法偕副将许自强驰救，扼于贼，鸣大砲遥为声援，诸将亦呼噪突围。会天雨，甲重不得出。明日日中，贼四面入，将士短兵接战。可法大战死，龙引火自焚死。于王手执大刀，左右杀贼，伤重力竭，北面叩头自刎死，阅十日面色如生。若来服圉人衣以免。同死者，武举詹兆鹏首触石死。陆王猷杀贼过当，贼裔分其肉死。莫是骅、唐世龙及千户王定远皆力战死。百户王弘猷为贼所执，锯齿断足，骂不绝声死。士卒脱者仅千余人。事闻，赠于王昭勇将军、指挥使，世廕副千户。余赠廕有差。

侯良柱，字朝石，永宁卫人。天启初，累官四川副总兵。讨奢崇明父子，复遵义城。又与参议赵邦清招降奢寅党安銮。六年五月代李维新为四川总兵官，镇永宁。时崇明败奔水西，与安邦彦合，贵州兵数讨不克。

崇祯二年，总督硃燮元遣贵州总兵许成名复赤水卫，崇明、邦彦以十余万众来争。成名还永宁，贼追之锐甚。良柱偕监军副使刘可训出战小却，成名等来援，贼乃据五峰山桃红坝。越数日，良柱乘贼不备，与副将邓 等侵早雾迫之，贼大溃。成名闻山上呼噪声亦出。贼奔鹅项岭，径长而狭，人马不能容。良柱、 军至，贼复大败，死者数万人。崇明、邦彦与邦彦党伪都督莫德并授首，俘其党杨作等数千人。积年巨寇平，时称西南奇捷。

四川巡抚张论上其功不及黔将。成名等怒，言邦彦、德乃己部将赵国玺所斩，且崇明犹未死。燮元信之，奏于朝。兵部不能决，赏久不行。御史孙征兰言：“讯俘囚阿痴、杨作等，咸云邦彦即时授首，灼然非黔兵力。”帝即命献俘告庙，传首九边。川中抚按及御史毛羽健皆讼良柱、可训功，诋燮元。燮

元疏辩且求去，赏遂格不行。良柱怨夔元，不为用，至与相讦奏，解职侯勘。久之，御史刘宗祥列上功状。七年八月，始录前功，进良柱左都督，世廕锦衣指挥僉事；成名等亦优叙。未几，复为四川总兵官。

八年夏，总督洪承畴大举讨贼，令良柱扼贼入川路。战凤县三江口，斩首三百七十有奇。明年冬，贼犯汉中，瑞王遣使乞师。良柱督兵援，与他将同却贼。十年四月，川中地震者七，地鸣者一，占主兵。贼果入犯，陷南江、通江。帝切责良柱及巡抚王维章。时良柱驻广元，尽召诸地兵九千有奇，分防扼险，止余二千人。贼知其势弱，五月复寇川北。维章告急于朝。会贼转掠他所，良柱乃撤还守隘兵，专守广元。维章以为非计，上章言之。十月，李自成、过天星、混天星等陷宁羌，分三道入寇。良柱急拒战于绵州，众寡不敌，阵亡。贼直逼成都，维章方守保宁，反在外，连失三十余州县。帝大怒，命逮二人下诏狱，犹未知良柱死。狱成，维章遣戍，追夺良柱官。

十三年，良柱子指挥天锡伏阙言：“臣与贼不共戴天。愿捐赀缮甲，选募劲旅及臣父旧将，自当一队，与贼血战，下雪父耻，上报国恩。”帝深嘉之，命授游击，赴嗣昌军立功。已，嗣昌言天锡所将亲丁二百六十人及召募精卒五六百人皆剽悍敢战。帝益嘉之，再增一秩。

张令，永宁宣抚司人。天启元年，奢崇明反，令为伪总兵，从攻成都。令虽为贼用，非其志。崇明败归永宁，令结宋武等乘间擒其伪丞相何若海，率众以降。崇明怒，杀令一家，夷其先墓。巡抚硃夔元言令等为国忘家，请优擢示劝，命与武并授参将。后屡从大军征讨，频有功，加副总兵，仍视参将事，后实授建武游击。崇祯中，屡迁副总兵，镇川北。七年，流贼入犯，总兵张尔奇以令为先锋，副将陈一龙、武声华为左右翼，

拒之员山。令追至龙潭，一龙等不至，面中三矢，斩贼百余级而还。贼犯略阳，令又击败之，扼保宁、汉中诸要害，秦贼不敢犯。十年冬，李自成等陷四川三十余州县，总兵侯良柱阵亡，令获免。杨嗣昌之督师也，张献忠等悉奔兴安，为令所扼，不得入汉中，乃转寇夔州。十三年二月大败玛瑙山，走岔溪于江河，令复与副将方国安大破之。令时年七十有九，马上用五石弩，中必洞胸，军中号“神弩将”。

献忠转入柯家坪，其地乱峰错峙，箐深道险。令率众追及之，分其下为五，鼓勇争利。贼众官军寡，国安为后拒，他道逸去。令独深入，被围，居绝阪中，屡射贼营，应弦毙者甚众。水远土渴，赖天雨以济，围终不解。襄阳监军佥事张克俭言于总督郑崇俭曰：“张令健将，奈何弃之！”急令参将张应元、汪之凤从八台山进，总兵贺人龙从满月槽进。三月八日，应元等先至。令方与贼斗，呼声动山谷。应元等应之，内外夹击，贼乃败去。令与贼万余相持十三日，所杀伤过当，其卒仅五千耳。时巡抚邵捷春驻重庆，遣守黄泥洼，倚令及秦良玉为左右手。后捷春移大昌，以令守竹箐坪，防贼逸。九月，献忠兵大至。令力战，中矢死，军遂败。

之凤既解柯家坪围，后与应元同守夔州之土地岭，部卒多新募。献忠尽锐来攻，之凤、应元力战。贼分兵从后山下，突入其营。应元突围出。之凤走他道免，山行道渴，饮斗水卧，血凝臆而死。逾月，令亦战死。军中失二将，为夺气。

猛如虎，本塞外降人，家榆林，积功至游击。崇祯五年，击邢红狼于高平，解其围。明年败贼寿阳黑山，覆姬关锁军。已，从曹文诏追贼西偃、碧霞村，斩混世王。与颇希牧逐贼寿阳东。又与陈国威、马杰破来远寨。从文诏大破贼范村。国威以步卒三百夜劫贼红山岭，如虎、杰及虎大威、和应诏击杀九

条龙。寻以巡抚许鼎臣命，由文水入山剿贼。又与大威、应诏、杰由皋落山剿东犯之贼，并有功。贼流入畿南，山西警渐息，如虎仍隶鼎臣。七年剿贼沁源，馘五条龙。

如虎骁勇善战，与虎大威齐名。戴君恩、吴姓相继为巡抚，并委任之。以功进参将。其年冬，贼在河南，欲乘冰北渡，如虎、大威扼之河滨。八年二月与大威、国威斩剧贼高加计。山西贼尽平，用姓荐加副总兵。其冬以防河功，加署都督僉事。连岁防河及援剿河南贼，劳绩甚著。十一年冬，京师有警，如虎督兵勤王。明年四月擢蓟镇中协总兵官。

十三年坐事落职，发边方立功。督师杨嗣昌请于朝，令从入蜀。十一月，监军万元吉大飡将士于保宁。以诸军进止不一，擢如虎为正总统，张应元副之，率军趋绵州。分遣诸将屯要害。而元吉自间道走射洪，扼蓬溪以待贼。贼方屯安岳界，侦官军且至，宵遁，抵内江。如虎简骁骑追之。元吉、应元营安岳城下，以扼其归路。十二月，张献忠陷泸州，其地三面阻江，惟立石站可北走。元吉以贼居绝地，将遣大兵南捣其老巢，而伏兵旁塞玉蟾寺，蹙贼北窜永川，逆而击之，可尽殄。永川知县已先遁，城中止丞簿一二人。如虎觅向导不可得，夜宿西关空舍。及抵立石，贼已先渡南溪返走。关中将贺人龙军隔水不击，贼遂越成都，走汉川、德阳，渡绵河入巴州。

明年正月，嗣昌亲统舟师下云阳，檄诸将陆追贼，诸军乃尽蹙贼後。贼折而东返，归路悉空，不可复遏。如虎所将止六百骑，余皆左良玉部兵，骄悍不可制，所过肆焚掠，惟参将刘士杰勇敢思立功。诸军从良玉，多优闲不战。改隶如虎，驰逐山谷风雪中，咸怨望。谣曰：“想杀我左镇，跑杀我猛镇。”时贺人龙兵已大噪西归，所恃止如虎，元吉深忧之。贼自巴州至开县，官军追之，遇诸黄陵城。日晡雨作，诸将疲乏，请诘

朝战。士杰奋曰：“四旬逐贼，今始及之。舍弗击，我不能也。”执戈先，如虎激诸军继之。士杰所当，辄摧陷。献忠登高望官军，见无后继，密抽壮骑潜行箐谷中，乘高大呼驰下。良玉兵先溃，士杰及游击郭开、如虎子先捷并战死。如虎率亲兵力战，部将挟上马，溃围出，旗纛军符尽失。乃收残卒从嗣昌下荆州。及嗣昌死，率所部扼德安、黄州。会疽发背，不能战，退屯承天，寻移驻南阳。

十一月，李自成覆傅宗龙兵，乘势来攻。如虎与刘光祚凭城固守，用计杀贼精卒数千。已而城破，如虎持短兵巷战，大呼冲击，血盈袍袖。过唐府门，北面叩头谢上恩，自称力竭，为贼搃死。光祚及分守参议艾毓初、南阳知县姚运熙并死之，唐王亦遇害。

光祚，字鸿其，榆林卫人。初为诸生，弃去。承祖廕，历官延绥游击。崇祯三年奉诏勤王，与何可纲等战滦州有功，迁汾州参将。五年与游击王尚义败贼张有义于临县。贼还兵犯之，军尽覆，光祚仅以身免。被征，未行，偕诸将复临县，诏除其罪。六年，贼犯石楼，光祚分三道击，大败之，斩隔沟飞、扑天虎等六人，获首功三百七十。又数败贼于临县、永宁。扑天飞等诈降，光祚设伏斩之。已，击败贼魏家湾、黑茶山。七年剿败王刚余党，斩四百余级，加署都督僉事，为山西副总兵。败贼崞县，复其城。八年，贼渠贺宗汉号活地草者，见其党刘浩然、高加计破灭，伪乞降。光祚伏兵斩之。晋中群盗皆尽，乃移光祚于宣府。久之，命率兵援剿河南。十一年连败贼白果园、襄城。已，擢保定总兵官，仍协讨河南贼。其冬，畿辅有警，驰还镇。大清兵薄保定，以光祚坚守，不攻而去。光祚寻从总督孙传庭南下。明年二月，大清兵还至浑河，值水涨，輜重难渡，诸将王朴、曹变蛟等相顾不敢击，光祚恇怯尤甚。视

师大学士刘宇亮劾之，诏即军前正法。光祚适报武清捷，宇亮乃系之武清狱，而拜疏请宽。帝怒罢宇亮，论光祚死。十四年，大学士范复粹录囚，力言光祚才武，命充为事官，戴罪办贼。光祚举废将尤翟文等，帝亦从之。

当是时，贼已陷河南、襄阳，中原郡县大抵残破。光祚士马无几，督师丁启睿尤怯，光祚虽少有克捷，而贼势转盛。及傅宗龙败歿于项城，南阳震恐。光祚适经其地，唐王邀与共守，城陷遂死。

大威，榆林人。本塞外降卒，勇敢娴将略，从军有功，累官山西参将。崇祯三年冬，从总兵尤世禄击王嘉胤于河曲，力战被伤。五年从总督张宗衡剿贼临川、潞安、阳城、沁水，连胜之。明年从巡抚许鼎臣击贼介休，歼其魁九条龙。时贼去山西，遁据辉林、武陟山中，约二万余。鼎臣令曹文诏自黎城入，大威、猛如虎诸将自皋落山入，贼屡败。寻移大威守平阳。七年，巡抚吴甡至，察诸将中惟大威、如虎沈毅可属兵事，委任之。其冬与如虎扼贼渡河。高加计据岢岚，四出剽掠。明年三月，二将追至忻、代山中。加计马上舞三十斤长槌突阵，大威射杀之，追斩其众五百人，余党悉平。甡荐二人忠勇，进大威副总兵。其冬以扼贼功，加署都督僉事。

九年八月，畿辅被兵，率师入援。明年春，命援剿陕西贼，遂代王忠为山西总兵官。上疏言诸将讨贼，零级不可取，生口不可贪，封域不可限。帝采纳之。十一年诏兵部甄别诸大将，大威以称职增秩。其年冬，京师戒严。命总督卢象升统大威及宣府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朴入卫。寻从象升转战至钜鹿贾庄，被围数匝，象升死焉，大威等溃围出。督师刘宇亮、总督孙传庭皆言大威、国柱敢勇，身入重围，视他将异，乞令立功自赎。大威亦上章请罪。帝不从，卒解其任。寻令从军办贼。

十四年正月，李自成围开封。总督杨文岳遣大威及副将张德昌先率五千人渡河。会贼已解围去，乃会河南巡抚李仙凤于偃师，以兵少未敢击贼。待文岳军至，与贼战鸣皋，大破之，又与监军道任栋挫贼平峪。七月，自成及张献忠、罗汝才攻邓州，大威从文岳击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陕西总督傅宗龙出关讨贼，文岳、大威会之。九月次新蔡，抵孟家庄。将战，秦帅贺人龙军先溃，大威军亦溃，遂奔沈丘。贼连陷河南邓、许，再围开封。大威从文岳援之，贼引去。明年二月，师次鄆城。督师丁启睿、总兵左良玉方与贼鏖战，文岳督大威及冯大栋、张鹏翼等合击，贼大败。相持十一昼夜，俘斩数千。贼遂东陷陈州、归德，已，复围开封。七月朔，启睿、文岳、大威及良玉、杨德政、方国安之师毕会。启睿欲急击，良玉不从，先走。大威诸军亦走。帝大怒，立诛德政，黜谴启睿诸人。大威时奔汝宁，出攻贼寨，中砲死，乃免其罪。

大威为偏裨，最有声。及为大帅，值贼势益张，所将止数千人，不能大有所挫。然身经数十战，卒死王事，论者贤之。

孙应元，不知何许人。历官京营参将，督勇卫营。勇卫营即腾骧、武骧四卫也，其先隶御马监，专牧马。庄烈帝锐意修武备，简应元及黄得功、周遇吉等训练，遂成劲旅。崇祯九年秋，从张凤翼军畿辅，有功，进副总兵。再以功增秩一等。明年，河南贼炽，应元、得功慷慨请行。帝壮之。发卒万人，监以中官刘元斌、卢九德，戒毋扰民。诸将奉命，军行肃然。十二月大破贼郑州，再破之密县，先后斩首千七百。明年正月大破之舞阳、光山、固始。四日三捷，斩首二千九百有奇，贼乃谋犯江北。元斌、九德南趋颍州，护凤陵，密遣应元、得功督骑兵扼贼前。自南而北，破之方家集。贼遂由固始走商城。录功，加都督僉事。已，复破之新野，又大破之遂平。熊文灿方

主抚不战。而贼惮应元等，多降，降者亦不遽叛。文灿以此擅抚贼功。已而京师有警，召应元等还，贼遂无所忌。帝初闻禁军屡破贼，大喜，累加应元都督同知，赐银币蟒服，至是论功，遂进左都督，加衔总兵官，世廕锦衣副千户。

十二年五月，张献忠、罗汝才复叛，仍命元斌、九德监应元、得功军南征。应元等驰至南阳。会马光玉屯淅川之吴村，伪乞抚，规渡汉江应献忠。淅川知县郭守邦说降其党许可变、胡可受。可变即贼改世王，可受则安世王也。可变夜至，处之东关。可受为光玉所持，约未定。应元、得功趋内乡掩其背，令副将周遇吉等分道别击之。文灿所遣陈洪范亦至。八月至小黄河口，参将马文豸等力战，可受败，呼曰：“始与许王约降者我也，今归命。”遇吉驻马受之。应元、得功遂进兵王家寨。贼分屯南北两山，用木石塞道。应元率文豸战其南，得功率副将林报国战其北，河南兵又扼华阳关，贼遂大败，光玉遁免。元斌至军，檄除可变、可受罪，授以官，报先后首功三千人。

及杨嗣昌督师襄阳，令元斌、应元戍荆门，护猷陵。十三年七月与副将王允成、王之纶、监军佥事孔贞会等大破罗汝才于丰邑坪，斩首二千三百，生擒五百有奇。混世王、小秦王皆降。时称荆楚第一功。十五年春，击贼罗山，力战。孤军无援，遂阵歿。赠恤如制。

应元善战，在行间多与黄得功偕。应元死，得功勋益显，故其名尤震于世。

姜名武，字我扬，保德州人。举天启二年武会试，授大同威远守备。崇祯初，迁大水峪游击。筑杏山城有功，迁宣府西城参将，击斩大盗王科。移守宣府右卫，擢通州副总兵。护诸陵有功，以故官典保定总督杨文岳中军，兼忠勇营团练事。

十五年，李自成围开封急，名武从文岳往援。时诸军壁硃

仙镇者十余万，左良玉最强。一夕，其军大噪，突诸营，诸营惊溃。其军遂乘乱掠诸营马骡以去，于是诸营悉奔，独名武一军坚壁不动。侵晨，贼大至，督麾下血战。杀数百人，力竭被执，大骂，为贼磔死。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右都督，廕外卫世袭总旗。其子援王来聘、甄奇杰例，乃议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左都督，世袭锦衣百户。疏上，逾月而都城陷，不果行。

来聘，京师人。崇祯四年，中武会试。时帝锐意重武，举子运百斤大刀者止来聘及徐彦琦二人，而彦琦不与选。帝下考官及监试御史狱，悉贬兵部郎二十二人。遣词臣倪元璐等覆阅，取百人，视文榜例，分三甲传胪锡宴，以前三十卷进呈，钦定一甲三人，来聘居首，即授副总兵。武榜有状元，自来聘始也。来聘既拜命，泫然流涕曰：“上重武若此，欲吾侪效命疆场尔，不捐躯杀贼，何以报上恩！”明年，孔有德据登州叛，官军攻之久不下。又明年二月以火药轰城，城坏。将士踊入，辄为贼击退。来聘复先登，中伤而死。天子惜之，赠廕有加。奇杰亦官副总兵，隶杨文岳麾下，从击贼河南，战死。

先是，又有邓祖禹者，蕲水人，举万历四十七年武会试，授沈阳守备。尝出战，中矢死，夜半复苏，创甚告归。崇祯初，起宣府游击，入卫京师。副将申甫军歿，祖禹力战卢沟桥，擢涿州参将。疏请召对，不许。入朝上书，声甚厉，为御史所纠下狱，然帝颇采其言。久之赦出，为辰沅参将，擒苗酋飞天王、张五保，斩首千五百级，夷其巢。擢副总兵，辖德安、黄州。攻贼土壁山，尽掩所获为己有。当事将劾之，请剿寇自赎。乃令援应城，将七百人入城。贼大至，围数重。祖禹突围保西城外，贼复围之，军败被执。贼说降，怒骂不屈。贼言之再三，复骂曰：“若此，须换却心肝。”贼笑曰：“换不难。”遂剖心剜肝而死。

尤世威，榆林卫人。与兄世功、弟世禄并勇敢知名。天启中，世威积官建昌营参将，调守墙子路。七年迁山海中部副总兵。宁远告警，从大帅满桂赴援，力战城东有功，增秩受赐。崇祯二年擢总兵官，镇守居庸、昌平。其冬，京师戒严，命提兵五千防顺义。俄命还镇，防护诸陵。四年代宋伟为山海总兵官，积资至左都督。七年命偕宁远总兵官吴襄驰援宣府。坐拥兵不进，褫职论戍。未行，会流贼躏河南，诏世威充为事官，与副将张外嘉统关门铁骑五千往剿。

明年正月，贼陷凤阳。世威以二千五百骑赴之，抵亳州。会总督洪承畴出关讨贼，次信阳，命世威趋汝州。甫二日，承畴亦至。时贼见河南兵盛，悉奔入关中。承畴将入关征讨，乃大会诸将，令分防汝、雒诸要害。以世威部下皆劲旅，令与参将徐来朝分驻永宁、卢氏山中，以扼雒南兰草川、硃阳关之险。戒之曰：“灵、陕，贼所出入，汝勿懈！”及承畴既入关，贼避之而南，复由蓝田走卢氏。扼于世威，仍入商、雒山中。来朝所部三千人不肯入山，大噪。贼至，来朝逃，一军尽歿。世威军暴露久，大疫，与贼战失利。世威及游击刘肇基、罗岱俱负重伤，军大溃。贼遂越卢氏，走永宁。事闻，命解任候勘。十年，宣大总督卢象升言：“世威善抚士卒，晓军机，徒以数千客旅久戍荒山，疾作失利。今当用兵时，弃之可惜。”乃命赴象升军自效。及象升战歿，自免归。

十五年以廷臣荐，命与弟世禄赴京候调。召对中左门，复告归。明年十月，李自成陷西安，传檄榆林招降。总兵官王定惧，率所部精兵弃城走。时巡抚张凤翼未至，城中士马单弱，人心汹汹。布政使都任亟集副将惠显、参将刘廷杰等与里居将帅世威及王世钦、王世国、侯世禄、侯拱极、王学书、故延绥总兵李昌龄议城守。众推世威为主帅。无何，贼十万众陷延安，

下绥德，复遣使说降。廷杰大呼曰：“长安虽破，三边如故。贼皆中州子弟，杀其父兄而驱之战，必非所愿。榆林天下劲兵，一战夺其气，然后约宁夏、固原为三师迭进，贼可平也。”众然其言，乃歃血誓师，简卒乘，缮甲仗，各出私财佐军。守具未备，贼已抵城下。

廷杰募死士，乞师套部。师将至，贼分兵却之，攻城甚力。官军力战，杀贼无算。贼益众来攻，起飞楼逼城中，矢石交至，世威等战益厉。守七昼夜，贼乃穴城，置大砲轰之，城遂破。世威等犹督众巷战，妇人竖子亦发屋瓦击贼，贼尸相枕藉。既而力不支，任死之，侯世禄父子及学书俱不屈死。贼怒廷杰勾套部，磔之，至死骂不绝口。世威、世钦、世国、昌龄并被执，缚至西安。自成坐秦王府欲降之，四人不屈膝。自成曰：“诸公皆名将，助我平天下，取封侯，可乎？”众骂曰：“汝驿卒，敢大言侮我！”自成笑，前解其缚，世钦唾曰：“驿卒毋近前，污将军衣！”自成怒，皆杀之。时显亦被执，大骂贼。贼惜其勇，系至神木，服毒死。

王世钦，大将威子，历山海左部总兵官，谢病去。崇祯八年，洪承畴起之家，击李自成有功，即谢归。十六年召对中左门，未及用而归，遂死于贼。世国，威弟，保定总兵官继子，由柳沟总兵官罢归。甫数日，竟拒贼以死。

世威弟世禄，为宁夏总兵官，累著战功，至是与世威同死。世威从弟翟文为靖边营副将。尝从洪承畴败闯贼于凤翔之官亭，斩首七百余级。至是，率敢死士出南门奋击，杀伤甚众，中矢死。

又有尤岱者，由步卒起家，至山海铁骑营参将，数有功。忤上官，弃职归，守水西门，城陷自杀。

廷杰既死，其父副使彝鼎闻之不哭，曰：“吾有子矣。”

其弟廷夔收兄尸，亦自投阁死。

昌龄，字玉川，镇番卫人。为延绥总兵官，数有功，以刚直罢，徙居榆林。贼至，或劝之去，昌龄曰：“贼至而遁，非勇也。见难而避，非义也。”起偕世威等同守城，卒同死。

侯世禄，榆林人。由世职累官凉州副总兵。辽事亟，诏擢总兵官，提兵赴援。世禄勇敢精悍，为经略熊廷弼所知。及袁应泰代廷弼，亦倚任之。天启元年，应泰议复抚顺、清河。以世禄及姜弼、梁仲善各将兵一万驻清河。未行，辽阳破，仲善阵亡，世禄、弼俱负重伤，溃围出。世禄以伤重，命立功自效。寻用为固原总兵官。六年以军政拾遗罢。明年，宁、锦告警，命率家丁赴关听调。旋命出守前屯，甫至，令以故官镇山海。崇祯元年，移镇宣府。明年冬，京师戒严，率师入卫。兵再溃，世禄被创。部卒剽民间，奔还镇。事闻，当重坐，以勤王先至，减死戍边。九年八月，京师被兵。率子弟从军，叙功免戍，还籍。廷臣多推荐，卒不复用。十六年，李自成围榆林，世禄与子拱极固守新添门。城陷，父子被执，俱不屈死。

拱极历官参将，常从总兵尤世禄破贼河曲有功。九年冬，任山海总兵官，寻谢病归。后以廷臣荐，应诏入都，与王洪、王世钦、尤世威召对中左门，未用遣归。卒与父同死。

刘国能，延安人。始与李自成、张献忠辈同为盗，自号闯塌天。崇祯三年大乱陕西。已，渡河而东，寇山西，转掠畿南、河北。六年冬，入河南，遂由内乡、浙川犯湖广郧、襄，破数县。明年正月入四川，陷夔州。折而东，入郧阳境，为总督陈奇瑜所蹙。走汉南，同困车箱峡。已得出，复大乱陕西，再入河南，躡江北。官军逼之，与整齐王屯商、雒山间。九年复偕闯王、蝎子塊等由郧、襄趋兴安、汉中，总督洪承畴奔命不暇。寻南走荆、襄，与总兵秦翼明数战。其冬，与蝎子塊等十七营

窥潼关，巡抚孙传庭扼之，引而南。明年闻马光玉等将犯蕲、黄，率众会之，直趋江北。官军数道邀击，乃不敢东。还走黄陂，入木兰山，转寇河南，败参将李春贵兵，将迫开封。诏诸将发兵援，乃南走黄、麻。

当是时，总理熊文灿新至，贼惮之。见其下招降令，颇有欲归正者。国能先与张献忠有隙，虑为所并，后又与左良玉战败，乃以十一年正月四日率先就抚于随州，顿首文灿前曰：“愚民陷不义且十载，赖公湔洗更生。愿悉众入军籍，身隶麾下，尽死力。”文灿大喜，慰抚之，署为守备，令隶良玉军。国能受约束，无异志。已而张献忠、罗汝才亦降，皆据邑自固。独国能从军征剿，数有功。明年二月从良玉勤王。有诏，还讨贼，奖励之。命兵部授官，录其部下将士，曰：“献忠能立功，视此。”遂授国能副总兵。四月，良玉会师南阳，击李万庆。国能分击，贼溃奔，遂招万庆降。其秋，献忠、汝才并反。文灿遣国能率万庆兵会讨，遂并守郟阳。既而李自成扰河南，复移守叶县。

初，国能为盗时，与自成、汝才辈结为兄弟。及国能归正，自成辈深恨之。十四年九月围其城，四面力攻，国能不能支，城遂陷，被执。贼犹好谓之曰：“若，我故人也，何不降？”国能瞋目骂曰：“我初与若同为贼，今则王臣也，何故降贼！”遂杀之。事闻，赠左都督，特进荣禄大夫，建祠。

李万庆，延安人。崇祯初，与张献忠、罗汝才等并反，贼中所称射塌天者是也。起陕西，蔓山西、畿南、河北，渡河残河南，出没湖广、四川，还趋郟阳，入兴安，困于车箱峡。出险，益大肆。八年春，贼七十二营会荥阳，议分兵随所向，令万庆及许可变助马进忠、横天王西当陕兵。已而诸路之贼尽萃于陕，总督洪承畴弥岁不能定，益恣，出没于河南、湖广，凡

十五家。

迨十一年春，国能、献忠降，万庆等大噪而去，改称十三家，势颇衰。而文灿拥兵德安，不敢击，万庆等复大振。李自成向关中，万庆及马光玉、马进忠、罗汝才、惠登相、贺一龙、蔺养成、顺天王、顺义王九家最著。八月，进忠、光玉大挫于潼关。九月，郧、襄贼又大败于双沟，汝才率九营走均州，万庆率三营走光、固。十一月，汝才亦降，自成又大败关内，势益衰，惟万庆、光玉、一龙、顺天王最劲。而万庆得马士秀、杜应金所劫左良玉贿，富且强，营麻城，徙信阳。

十二年正月战败，徙应山、德安。会光玉、进忠等皆大败，进忠惧而降，而顺天王已死。一龙、养成伏深山，登相远掠秦、蜀，万庆势益孤。文灿檄良玉击之唐县姚梁，分三营肆贼，逐入三山，裨将王修政趋利战死。文灿收二营卒，令良玉蹙之内乡。万庆等在赤眉城四平冈，依山结垒请降。良玉虑其诈，谋之文灿，益调诸将陈永福、罗岱、金声桓之兵会于贾宋，大剿万庆及光玉、可变。副将国能亦至，由张家林、七里河分击，贼大奔。良玉遣国能以二十骑往侦，且谕万庆降。万庆驰见，输情国能，遂执许州叛党于汝虎以降，处内乡城下者四千人。士秀、应金见进忠、万庆降而惧，复来归。有刘喜才者，夜取顺义王首以献，余党推可变为主，与胡可受皆降。自是群盗大衰。至五月，献忠复叛，汝才率其党九营应之，复大炽。而万庆、进忠以徒众既散，无二心。万庆愿从征自效，比国能给饷。遂授为副总兵，与国能守郧阳。献忠等方大乱蜀中，郧境得无事。

十四年，献忠突陷襄阳，郧守如故。明年正月，总督汪乔年讨贼，以万庆从。至襄城，军溃，入城。贼攻围之，固守五日。城陷，乔年死，万庆亦不屈死。事闻，赠都督同知、荣禄

大夫，立祠襄城。

赞曰：明至末季，流寇蔓延，国势坐困，虽有奋威御敌之臣，而兵孱饷绌，徒使贼乘其敝，溃陷相属，无救乱亡。如艾万年等之捐躯尽节，其可悲者矣。此非其勇不具，略不娴也。兵力耗顿，加以统驭失宜，应援不及，求无败衄，得乎！

列传第一百五十八

马世龙 杨肇基 贺虎臣 子赞诚 沈有容 张可大 弟可仕
鲁钦 子宗文 秦良玉 龙在田

马世龙，字苍元，宁夏人。由世职举武会试，历宣府游击。

天启二年抉永平副总兵。署兵部孙承宗奇其才，荐授署都督佥事，充三屯营总兵官。承宗出镇，荐为山海总兵，俾领中部，调总兵王世钦、尤世禄分领南北二部。明年正月赐尚方剑，实授府衔。承宗为筑坛拜大将，代行授钺礼，军马钱谷尽属之。寻定分地，世龙居中，驻卫城，世钦南海，世禄北山，并受世龙节制，兵各万五千人。世龙感承宗知己，颇尽力，与承宗定计出守关外诸城。四年，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，又与崇焕、世钦航海抵盖套，相度形势而还。叙劳，加右都督。

当是时，承宗统士马十余万，用将校数百人，岁费军储数百万。诸有求于承宗者，率因世龙，不得则大恚。而世龙貌伟，中实怯，忌承宗者多击世龙以撼之。承宗抗辩于朝曰：“人谓其贪淫朘削，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。”帝以承宗故，不问。

五年九月，世龙误信降人刘伯强言、遣前锋副将鲁之甲、参将李承先率师袭取耀州，败没。言官交章劾奏，严旨切责，令戴罪图功。时魏忠贤方以清君侧疑承宗，其党攻世龙者并及承宗。承宗不安其位去，以兵部尚书高第来代。职方主事徐日久者，先佐第挠辽事，及从第赞画，力攻世龙。世龙阴结忠贤，反削日久籍。其冬，世龙亦谢病去。

崇祯元年，王在晋为尚书。世龙上疏极论其罪，有诏逮世龙，久不至。在晋罢，始诣狱。二年冬，都城戒严。刑部尚书乔允升荐世龙才，诏图功自赎。会祖大寿师溃，京师大震。承宗再起督师，以便宜遣世龙驰谕大寿听命。及满桂战死，遂令世龙代为总理，赐尚方剑，尽统诸镇援师。

三年三月进左都督。时遵化、永平，迁安、滦州四城失守已三月。承宗、大寿隔关门，与世龙诸军声息断绝。帝急诏四方兵勤王，昌平尤世威、蓟镇杨肇基、保定曹鸣雷、山海宋伟、山西王国樑、固原杨麒、延绥吴自勉、临洮王承恩、宁夏尤世禄、甘肃杨嘉谟，所将皆诸边锐卒；内地则山东、河南、南都、湖广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诸军，亦先后至。并壁蓟门，观望不进。给事中张第元上言：“世龙在关数载，绩效无闻，非若卫、霍之俦，功名足以服人也。诸帅宿将，非世龙偏裨，欲驱策节制，谁能甘之。师老财匮，锐气日消，延及夏秋，将有不可言者。”帝以世龙方规进取，不纳其言。时大寿于五月十日薄滦州。明日，世龙等以师会。又明日复其城。十三日，游击靳国臣复迁安。明日，副将何可纲复永平。又二日，别将复遵化。阅五月，四城始复。论功，大寿最，世禄次之。世龙加太子少保，廕本卫世千户。八月复谢病归。

六年五月，插汉虎墩兔合套寇犯宁夏，总兵贺虎臣战歿，诏起世龙代之。世龙生长宁夏，习其形势，大修战备。明年正月，二部入犯，遣参将卜应第大破之，斩首二百有奇。逾月，套寇犯贺兰山。世龙遣降丁潜入其营，馘其长撒儿甲，斩级如前。未几，插部大举入寇。世龙遣副将娄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，而已中道待之，夹击，斩首八百有奇。巡抚王振奇亦斩三百余级。寇复犯河西玉泉宫，世龙复邀斩五百余。其年七月犯枣园堡，世龙又大败之，俘斩一千有奇。世龙半岁中屡奏大捷，威

名震西塞。无何，卒于官，年四十余。后论功，赠太子太傅，世锦衣佥事，赐恤如制。

杨肇基，沂州卫人。起家世职，积官至大同总兵。天启二年，妖贼徐鸿儒反山东，连陷郚、钜野、邹、滕、峯，众至数万。巡抚赵彦任都司杨国栋、廖栋檄所部练民兵，增诸要地守卒。时肇基方家居，彦因即家荐起之，为山东总兵官讨贼。未至，栋及国栋等攻邹，兵溃，游击张榜战死。彦方视师兖州，遇贼。肇基至，急迎战，而令国栋及栋夹击，大败之横河。时贼精锐聚邹、滕中道，肇基令游兵缀贼邹城，而以大军击贼黄阴、纪王城，大败贼，蹙而殪之峯山，遂围邹。国栋等亦先后收复郚、钜野、峯、滕诸县，又大破之于沙河。乃筑长围攻邹。围三月，贼食尽，其党出降，遂擒鸿儒。献俘，磔于市，贼平。肇基由署都督佥事进右都督，廕本卫世千户。寻代沈有容镇登、莱。改延绥，以击套寇功，进左都督，廕锦衣千户，屡加太子太保。崇祯元年移蓟镇西协。二年冬，大清兵克三屯营。肇基乘间收复，困守数月，卒全孤城。廕锦衣世千户。已，录恢复四城功，加太子太师，改廕锦衣佥事。明年卒官。子御蕃，见《徐从治传》。

贺虎臣，保定人。天启初，历天津海防游击，登莱参将，移兖州。六年迁延绥副总兵。河套寇大举入犯，从帅杨肇基协击，大破之。加署都督佥事。崇祯二年，捕诛阶州叛卒周大旺等。擢总兵官，镇守宁夏。关中贼大起，王嘉胤陷清水营，杀游击李显宗，遂陷府谷。其党李老柴应之，啸聚三千余人，攻合水。总督杨鹤檄虎臣往讨，击之盘谷，俘馘六百有奇。已，击斩庆阳贼渠刘六。四年，神一元陷保安。延安告急，延绥抚镇皆东援陕西。巡抚练国事檄虎臣及副将李卑援剿。虎臣等遂进围保安，贼引河套数千骑挫虎臣军。会张应昌击败之，贼众

弃城去。虎臣等前后获首功一千九百。明年，可天飞、郝临庵、刘道江、李都司再围合水。虎臣偕临洮曹文诏、甘肃杨嘉谟、固原杨麒合击，大破贼甘泉之虎兕凹，斩首七百有奇，贼大困。

六年五月，插汉虎墩兔合套寇五万骑自清水、横城分道入。守备姚之夔等不能御，沙井驿副将史开先、临河堡参将张问政、岳家楼守备赵访皆溃逃。寇遂进薄灵州，虎臣急领千骑入守。旋尽勒城中兵出击，次大沙井。寇从汉伯堡突至，虎臣军未及布陈，且众寡不敌，遂战死。子赞挟五十骑突重围出。事闻，赠虎臣都督佥事，赐祭葬，世廕指挥佥事。寻录先后剿寇功，再赠都督同知，世廕锦衣副千户。

赞，勇敢有父风。既承廕，寻举武进士。积官至京营副将。崇祯十七年三月，李自成薄京师，京军六大营分列城外，皆不敢战，或弃甲降。赞独率部卒迎击，中矢死。

弟诚，身長七尺，美须髯，为诸生，以忠义自许。兄诚袭副千户，早卒，无子，诚当袭，以让其弟詮。及贼陷保定，家人劝易衣遁。叱曰：“吾忠臣子，偷生而逃，何以见先将军地下！”遂偕妻女投井死。

沈有容，字士弘，宣城人。佥事宠之孙也。幼走马击剑，好兵略。举万历七年武乡试。蓟辽总督梁梦龙见而异之，用为昌平千总。复受知总督张佳胤，调蓟镇东路，辖南兵后营。十二年秋，朵颜长昂以三千骑犯刘家口。有容夜半率健卒二十九人迎击，身中二矢，斩首六级，寇退乃还，由是知名。辽东巡抚顾养谦召隶麾下，俾练火器。十四年从李成梁出塞，抵可可毋林，斩馘多。明年再出，亦有功。成梁攻北关，有容陷阵，马再易再毙，卒拔其城。录功，世廕千户。迁都司佥书，守浮屠谷。

从宋应昌援朝鲜，乞归。日本封事坏，福建巡抚金学曾欲

用奇捣其穴，起有容守浯屿、铜山。二十九年，倭掠诸寨，有容击败之。逾月，与铜山把总张万纪败倭彭山洋。倭据东番。有容守石湖，谋尽歼之，以二十一舟出海，遇风，存十四舟。过彭湖，与倭遇，格杀数人，纵火沈其六舟，斩首十五级，夺还男妇三百七十余人。倭遂去东番，海上息肩者十年。捷闻，文武将吏悉叙功，有容赉白金而已。

三十二年七月，西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三大艘至澎湖，求互市，税使高棗召之也。有容白当事，自请往谕。见麻郎，指陈利害。麻郎悟，呼棗使者，索还所赂棗金，扬帆去。改金书浙江都司。由浙江游击调天津，迁温处参将，罢归。四十四年，倭犯福建。巡抚黄承元请特设水师，起有容统之，擒倭东沙。寻招降巨寇袁进、李忠，散遣其众。

泰昌元年，辽事棘，始设山东副总兵，驻登州，以命有容。天启改元，辽、沈相继覆。熊廷弼建三方布置之议，以陶朗先巡抚登、莱，而擢有容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，登、莱遂为重镇。八月，毛文龙有镇江之捷。诏有容统水师万，偕天津水师直抵镇江策应。有容叹曰：“率一旅之师，当方张之敌，吾知其不克济也。”无何，镇江果失，水师遂不进。明年，广宁覆，辽民走避诸岛，日望登师救援。朗先下令，敢渡一人者斩。有容争之，立命数十艘往，获济者数万人。时金、复、盖三卫俱空无人，有欲据守金州者。有容言金州孤悬海外，登州、皮岛俱远隔大洋，声援不及，不可守。迨文龙取金州，未几复失。四年，有容以年老乞骸骨，归，卒。赠都督同知，赐祭葬。

张可大，字观甫，应天人。世袭南京羽林左卫千户，举万历二十九年武会试，授建昌守备。迁浙江都司佥书，分守瓜洲、仪真，江洋大盗敛迹。税监鲁保死，淮抚李三才令可大录其赀。保家馈重贿，却不受。叶向高赴召过仪，见而异之，曰：“此

不特良将，且良吏也。”迁刘河游击，改广东高肇参将。调浙江舟山。奉命征黎，与总兵王鸣鹤用黑番为导，捣其巢，黎乃灭。

舟山，宋昌国城也，居海中，有七十二澳，为浙东要害。可大条上八议，皆硕画。倭犯五罩湖、白沙港、茶山，潭头，连败之，加副总兵。城久圯，可大与副使蔡献臣筑之，两月工竣。城内外田数千亩，海潮害稼。可大筑碶蓄淡水，遂为膏腴。民称曰：“张公碶”。天启元年以都指挥使掌南京锦衣卫。六年擢都督佥事，佥书南京右府。崇祯元年出为登莱总兵官。会议裁登、莱抚镇，乃命以总兵官视登州副总兵事，而巡抚遂罢不设。可大尽心海防，亲历巡视，图沿海地形、兵力强弱，为《海防图说》上之。二年冬，白莲贼余党围莱阳，可大击破之，焚其六砦，斩伪国公二人，围遂解。京师被兵，可大入卫，守西直、广宁诸门。明年，以勤王功，升都督同知。

刘兴治反东江，遂奉诏还镇。已而四城并复，朝议复设登莱巡抚，以孙元化为之。元化率关外八千人至，强半皆辽人。可大虑有变，屡言于元化，不听。

四年七月，录前守城功，进右都督。十月，佥书南京左府，兼督池河、浦口二军，登人泣留之。未行而孔有德反吴桥，东陷六城。可大急往剿，元化檄止之，不听。次莱州，遇元化，复为所阻，乃还镇。岁将晏，有德暮薄城。可大请击之，元化持抚议，不许。可大陈利害甚切，元化期明岁元日发兵合击。至期，元化兵不发。明日，合兵战城东，可大兵屡胜。元化部卒皆辽人，亲党多，无斗志。其将张焘先走，可大兵亦败。中军管维城，游击陈良谟，守备盛洛、姚士良皆战死。焘兵半降有德，遣归为内应。元化开门纳之，可大谏，不听。夜半贼至，城遂陷。可大时守水城，抚膺大恟。解所佩印付旗鼓，间道走

济南上之。还家辞母，令弟可度、子鹿征奉母航海趋天津。而以佩剑付部将，尽斩诸婢妾，遂投缯死。事闻，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太子少傅，谥庄节，赐祭葬，予世廕，建祠曰：“旌忠”。

可大好学能诗，敦节行，有儒将风。为南京锦衣时，欧阳暉由刑部主事谪本卫知事，尝赋诗有“阴霾国事非”句，扬州知府刘鐸书之扇，赠一僧。恶鐸者谮之魏忠贤，暉、鐸俱被逮。可大约束旗尉，捐奉助之，卜室处其妻子。其尚义类如此。

弟可仕，字文峙，以字行。隐居博学，尝辑明布衣诗一百卷。

鲁钦，长清人。万历中，历山西副总兵。天启元年迁神机营左副将。寻擢署都督僉事，充保定总兵官。奢崇明、安邦彦并反，贵州总兵张彦方在围中，而总理杜文焕称病。明年十月用钦代文焕，命总川、忠、湖广汉土军刻期解围。未至，围已解，钦驰赴贵阳。三年正月，巡抚王三善大败于陆广，群苗宋万化、何中尉等蜂起。钦佐三善防剿，率诸将擒中尉、万化，遂进营红崖。红崖者，崇明败走处也。三善谋大举深入，钦及总兵官马炯、张彦方，诸道监司尹伸、岳具仰、向日升、杨世赏各以兵从，五战，斩首万八千，直抵大方。四年正月，三善败殁于内庄，钦等以残卒还。命戴罪办贼。

都匀凯里土司者，运道咽喉也，邦彦结诸蛮困其城，长官杨世蔚不能守。总督蔡复一遣钦及总兵官刘超救之，拔贼岩头寨，遂移师克平茶。已而邦彦尽驱罗鬼，结四十营于斑鸠湾后寨，互二十余里，分犯普定。复一令钦与总兵官黄钺分道御之。钦率部将张云鹏、刘志敏、邓 等大败贼汪家冲。钺及参政陆梦龙、副使杨世赏亦大败贼蒋义寨。合追至河，斩首千五百余级。搜山，复斩六百余级。尹伸守普定，亦败贼兵，与大军会，共剪水外逆苗。邦彦势窘，渡河西奔。钦、钺督诸将穷追，梦

龙等分驻三岔河岸为后劲。前锋云鹏、 等深入织金，先后斩首千余级。

复一上其功，言：“钦廉勇。虽名总理，权力不当一偏裨。旧抚臣三善及诸监军，人人为大帅，内庄失律，钦不当独任大帅罪。臣至黔，以诸道监军兵尽属钦，每战身先士卒。钦败可原，胜足录。当免其戴罪，仍以功论。”从之。明年正月，钦等渡河还，中伏，败死者数千人。充为事官，立功自赎。

自平越至兴隆、清平二卫，苗二百余寨盘踞其间，以长田之天保、阿秧为魁。邦彦初反，授二酋都督，使通下六卫声息。是年春，寇石阡、余庆。监军按察使来斯行啖阿秧，使图天保，阿秧反以情告。斯行乃诱斩阿秧，议讨天保，会以疾去。复一令贵阳同知周鸿图代为监军，阿秧弟阿买与天保请兵邦彦，复兄仇。复一以兵事属鸿图及钦，而遣参将胡从仪、杨明楷等佐之。钦等三道进，大战米墩山，生擒天保及阿买，先后斩贼魁五十四人，获首功二千三百五十，破焚百七十四寨。盛夏兴师，将士冒暑雨，冲岚瘴。剧寇尽除，土人谓二百年所未有。复一既奏功，未报而卒。监军御史傅宗龙复以为言，乃命钦总理如故，鸿图授平越知府。

六年三月，邦彦复大举入寇。钦御之河上，连战数日，杀伤相当。夜半，贼直逼钦垒。将十逃窜，钦遂自刎。诸营尽溃，贼势复张。

钦勇敢善战，为西南大将之冠。庄烈帝嗣位，赠少保、左都督，世廕指挥僉事，赐祭葬，建祠曰：“旌忠”。

子宗文承廕。崇祯中，以蓟镇副总兵为总督吴阿衡中军。十一年冬，墙子岭失事，与阿衡并力战死。

秦良玉，忠州人，嫁石砭宣抚使马千乘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千乘以三千人从征播州，良玉别统精卒五百裹粮自随，与副将

周国柱扼贼邓坎。明年正月二日，贼乘官军宴，夜袭。良玉夫妇首击败之，追入贼境，连破金筑等七寨。已，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，大败贼众，为南川路战功第一。贼平，良玉不言功。其后，千乘为部民所讼，瘐死云阳狱，良玉代领其职。良玉为人饶胆智，善骑射，兼通词翰，仪度娴雅。而驭下严峻，每行军发令，戎伍肃然。所部号白杆兵，为远近所惮。

泰昌时，征其兵援辽。良玉遣兄邦屏、弟民屏先以数千人往。朝命赐良玉三品服，授邦屏都司佾书，民屏守备。天启元年，邦屏渡浑河战死，民屏突围出。良玉自统精卒三千赴之，所过秋毫无犯。诏加二品服，即予封诰。子祥麟授指挥使。良玉陈邦屏死状，请优恤。因言：“臣自征播以来，所建之功，不满谗妒口，贝锦高张，忠诚孰表。”帝优诏报之。兵部尚书张鹤鸣言：“浑河血战，首功数千，实石砮、酉阳二土司功。邦屏既歿，良玉即遣使入都，制冬衣一千五百，分给残卒，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。上急公家难，下复私门仇，气甚壮。宜录邦屏子，进民屏官。”乃赠邦屏都督佾事，锡世廕，与陈策等合祠；民屏进都司佾书。

部议再征兵二千。良玉与民屏驰还，抵家甫一日，而奢崇明党樊龙反重庆，赍金帛结援。良玉斩其使，即发兵率民屏及邦屏子翼明、拱明溯流西上，度渝城，奄至重庆南坪关，扼贼归路。伏兵袭两河，焚其舟。分兵守忠州，驰檄夔州，令急防瞿塘上下。贼出战，即败归。良玉上其状，擢民屏参将，翼明、拱明守备。”

已而奢崇明围成都急，巡抚硃燮元檄良玉讨。时诸土司皆贪贼赂，逗遛不进。独良玉鼓行而西，收新都，长驱抵成都，贼遂解围去。良玉乃还军攻二郎关，民屏先登，已，克佛图关，复重庆。良玉初举兵，即以疏闻。命封夫人，锡诰命，至是复

授都督僉事，充总兵官。命祥麟为宜慰使，民屏进副总兵，翼明、拱明进参将。良玉益感奋，先后攻克红崖墩、观音寺、青山墩诸大巢，蜀贼底定。复以援贵州功，数赉金币。

三年六月，良玉上言：“臣率翼明、拱明提兵裹粮，累奏红崖墩诸捷。乃行间诸将，未睹贼面，攘臂夸张，及乎对垒，闻风先遁。败于贼者，唯恐人之胜；怯于贼者，唯恐人之强。如总兵李维新，渡河一战，败衄归营，反闭门拒臣，不容一见。以六尺躯须眉男子，忌一巾帼妇人，静夜思之，亦当愧死。”帝优诏报之，命文武大吏皆以礼待，不得疑忌。

是年，民屏从巡抚王三善抵陆广，兵败先遁。其冬，从战大方，屡捷。明年正月，退师。贼来袭，战死。二子佐明、祚明得脱，皆重伤。良玉请恤，赠都督同知，立祠赐祭，官二子。而是时翼明、拱明皆进官至副总兵。

崇祯三年，永平四城失守。良玉与翼明奉诏勤王，出家财济饷。庄烈帝优诏褒美，召见平台，赐良玉彩币羊酒，赋四诗旌其功。会四城复，乃命良玉归，而翼明驻近畿。明年筑大凌河城。翼明以万人护筑，城成，命撤兵还镇。七年，流贼陷河南，加翼明总兵官，督军赴讨。明年，邓 死，以所部皆蜀人，命翼明将之，连破贼于青崖河、吴家堰、袁家坪，扼贼走郟西路。翼明性恇怯，部将连败，不以实闻，革都督衔，贬二秩办贼。已，从卢象升逐贼谷城。贼走均州，翼明败之青石铺。贼入山自保，翼明攻破之。连破贼界山、三道河、花园沟，擒黑煞神、飞山虎。贼出没郟、襄间，抚治郟阳苗胙土遣使招降，翼明赞其事，为贼所给，卒不绌。翼明、胙土皆被劾。已而贼犯襄阳，翼明连战得利，屯兵庙滩，以扼汉江之浅。而罗汝才、刘国能自深水以渡，遂大扰蕲、黄间。帝以郟、襄属邑尽残，罢胙土，切责翼明，寻亦被劾解官。而良玉自京师还，不复援

剿，专办蜀贼。

七年二月，贼陷夔州，围太平，良玉至乃走。十三年扼罗汝才于巫山。汝才犯夔州，良玉师至乃去。已，邀之马家寨，斩首六百，追败之留马埡，斩其魁东山虎。复合他将大败之谭家坪北山，又破之仙寺岭。良玉夺汝才大纛，擒其渠副塌天，贼势渐衰。

当是时，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。川抚邵捷春提弱卒二万守重庆，所倚惟良玉及张令二军。绵州知州陆逊之罢官归，捷春使按营垒。见良玉军整，心异之。良玉为置酒。语逊之曰：“邵公不知兵。吾一妇人，受国恩，谊应死，独恨与邵公同死耳。”逊之问故，良玉曰：“邵公移我自近，去所驻重庆仅三四十里，而遣张令守黄泥洼，殊失地利。贼据归、巫万山巅，俯瞰吾营。铁骑建瓴下，张令必破。令破及我，我败尚能救重庆急乎？且督师以蜀为壑，无愚智知之。邵公不以此时争山夺险，令贼无敢即我，而坐以设防，此败道也。”逊之深然之。已而捷春移营大昌，监军万元吉亦进屯巫山，与相应援。其年十月，张献忠连破官军于观音岩、三黄岭，遂从上马渡过军。良玉偕张令急扼之竹菌坪，挫其锋。会令为贼所殄，良玉趋救不克，转斗复败，所部三万人略尽。乃单骑见捷春请曰：“事急矣，尽发吾溪峒卒，可得二万。我自廩其半，半饷之官，犹足办贼。”捷春见嗣昌与己左，而仓无见粮，谢其计不用。良玉乃叹息归。时摇、黄十三家贼横蜀中。有秦纘勋者，良玉族人，为贼耳目，被擒，杀狱卒遁去。良玉捕执以献，无脱者。

张献忠尽陷楚地，将复入蜀。良玉图全蜀形势上之巡抚陈士奇，请益兵守十三隘，士奇不能用。复上之巡按刘之勃，之勃许之，而无兵可发。十七年春，献忠遂长驱犯夔州。良玉驰援，众寡不敌，溃。及全蜀尽陷，良玉慷慨语其众曰：“吾兄

弟二人皆死王事，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，今不幸至此，其敢以余年事逆贼哉！”悉召所部约曰：“有从贼者，族无赦！”乃分兵守四境。贼遍招土司，独无敢至石砭者。后献忠死，良玉竟以寿终。

翼明既罢，崇祯十六年冬，起四川总兵官。道梗，命不达。而拱明值普名声之乱，与贼斗死，赠恤如制。

龙在田，石屏州土官舍人也。天启二年，云南贼安效良、张世臣等为乱。在田与阿迷普名声、武定吾必奎等征讨，数有功，得为土守备。新平贼剽石屏，安效良攻沾益，在田俱破走之。巡抚闵洪学上其功，擢坐营都司。

崇祯二年与必奎收复乌撒。八年，流贼犯凤阳，诏征云南土兵。在田率所部应诏，击贼湖广、河南，频有功，擢副总兵。总理卢象升檄讨襄阳贼，至则象升已奉诏勤王，命属熊文灿。十年三月击擒大盗郭三海。十一年九月大破贺一龙、李万庆于双沟，进都督同知。明年三月大破贼固始，斩首三千五百有奇。张献忠之叛也，文灿命在田驻谷城，遏贼东突。诸将多忌在田，谗言日兴。及文灿被逮，在田亦罢归，还至贵州，击平叛贼安陇壁。

十五年夏，中原盗益炽。在田上疏曰：“臣以石屏世弁，因流氛震陵，奋激国难，捐赀募精卒九千五百，战象四，战马二千，入楚、豫破贼。贼不敢窥江北陵寝，滇兵有力焉。五载捷二十有八，忌口中阻，逼臣病归。自臣罢，亲藩辱，名城屡陷。臣妄谓讨寇必须南兵。盖诸将所统多乌合，遇寇即逃，乏饷即噪。滇兵万里长驱，家人父子同志，非若他军易溃也。且一岁中，秋冬气凉，贼得驰骋。春夏即入山避暑，养锐而出，故其气益盛。夫平原战既不胜，山蹊又莫敢撓，师老财殫，荡平何日。滇兵轻走远跳，善搜山。臣愿整万众，力扫秦、楚、

豫、皖诸寇，不灭不止。望速给行粮，沿途接济。臣誓捐躯报国，言而不效，甘伏斧钺质。”帝壮之，下兵部议，寝不行。

逾二载，乙酉八月，吾必奎叛。黔国公沐天波檄在田及宁州土知州禄永命协讨，击擒之。未几，沙定洲作乱，据云南府，在田不敢击。明年，定州攻在田不下，移攻宁州，寻陷巒峨，在田走大理。又明年，孙可望等至贵州，在田说令攻定洲，定洲迄破灭。在田归，卒于家。

赞曰：马世龙等值边陲多事，奋其勇略，著绩戎行，或捐躯力战，身膏原野，可谓无忝爪牙之任矣。夫摧锋陷敌，宿将犹难，而秦良玉一土舍妇人，提兵裹粮，崎岖转斗，其急公赴义有足多者。彼仗钺临戎，缩朒观望者，视此能无愧乎！

列传第一百五十九

贺世贤 尤世功 童仲揆 陈策 周敦吉等 张神武等 罗一贯 刘渠 祁秉忠 满桂 孙祖寿 赵率教 国彦 官惟贤 张奇化 何可纲 黄龙 李惟鸾 金日观 楚继功等

贺世贤，榆林卫人。少为厮养，后从军，积功至沈阳游击，迁义州参将。万历四十六年七月，清河被围，副将邹储贤固守。城破，率亲丁鏖战城南，与参将张 俱死。部将二十人、兵民万余歼焉。世贤驻暖阳，闻变，疾驰出塞，得首功百五十有四级，进副总兵。

明年，杨镐四路出师。世贤副李如柏出清河。刘綎深入中伏，劝如柏往救，不从，綎遂覆歿。寻擢都督佥事，充总兵官，驻虎皮驿。铁岭被围，世贤驰援，城已破，邀获首功百余级。泰昌元年九月连战灰山、抚安堡，获首功二百有奇。当是时，四方宿将鳞集辽左，率缩朒不敢战，独世贤数角斗有功，同列多忌之。移镇沈阳。经略袁应泰下纳降令。广宁总兵李光荣疑世贤所纳多，以状闻。巡抚薛国用亦奏三可虑，兵部尚书崔景荣请拒勿纳，而置己纳于他所。然世贤所纳卒不可散，同列遂谤其有异志。

天启元年三月，我大清以重兵薄沈阳。世贤及总兵尤世功掘堑浚壕，树大木为栅，列楯车火器木石，环城设兵，守城法甚具。大清先以数十骑来侦，世功兵蹙之，杀四人。世贤勇而轻，嗜酒。旦日饮酒，率亲丁千，出城逆击，期尽敌而反。大

清兵佯败，世贤乘锐进。倏精骑四合，世贤战且却，抵西门，身被十四矢。城中闻世贤败，各鸟兽窜，而降丁复叛，断城外吊桥。或劝世贤走辽阳，曰：“吾为大将，不能存城，何面目见袁经略乎！”挥铁鞭驰突围中，击杀数人，中矢坠马而死。世功引兵援，亦战死。

世功亦榆林人。万历中，举武乡试，历沈阳游击。张承蔭之败也，世功脱归，坐褫职。经略杨镐言其身负重伤，才堪策励，乃补武精营游击。镐四路出师，世功隶李如柏麾下，得全。寻以副总兵守沈阳。熊廷弼代镐，爱其才，与副将硃万良并倚任。廷弼罢，袁应泰代，议三路出师，用为总兵官。未行，而沈阳被兵，死于战。赠少保、左都督，增世蔭三级，再蔭指挥僉事，世袭，赐祭葬，建祠曰“愍忠”。

世贤既歿，或疑其叛降，恤典故不及。四川副使车朴为讼冤，格众议不果。

童仲揆，南京人。举武会试，历都指挥，掌四川都司。万历末，擢副总兵，督川兵援辽，与同官陈策并充援剿总兵官。熹宗初立，经略袁应泰招蒙古诸部，处之辽、沈二城。仲揆力谏，不听。

明年，天启改元，应泰欲城清河、抚顺。议三路出师，用大将十人，各将兵万余，仲揆、策当其二。未行，而大清兵已逼沈阳。两人驰救，次浑河。游击周敦吉曰：“事急矣，请直抵沈阳，与城中兵夹击，可以成功。”已，闻沈阳陷，诸将皆愤曰：“我辈不能救沈，在此三年何为！”敦吉固请与石砮都司秦邦屏先渡河，营桥北，仲揆、策及副将戚金、参将张名世统浙兵三千营桥南。邦屏结阵未就，大清兵来攻，却复前者三，诸军遂败。敦吉、邦屏及参将吴文杰、守备雷安民等皆死。他将走入浙兵营，被围数匝。副将硃万良、姜弼不救，及围急始

前，一战即败走。大清兵尽锐攻浙营。营中用火器，多杀伤。火药尽，短兵接，遂大溃。策先战死，仲揆将奔，金止之，乃还兵斗。力尽矢竭，挥刀杀十七人。大清兵万矢齐发，仲揆与金、名世及都司袁见龙、邓起龙等并死焉。万良既遁，经略将斩之，乞勦罪自效。及辽阳被攻，果陷阵死。

自辽左用兵，将士率望风奔溃，独此以万余人当数万众。虽力绌而覆，时咸壮之。事闻，赠策少保、左都督，增世廕三级，再廕本卫指挥僉事，世袭，赐祭葬，建祠曰：“愍忠”。仲揆赠都督同知，增世廕三级，祀祀。金、起龙赠都督僉事，增世廕三级，附祀。名世先有罪系狱，尚书薛三才荐其善火器，命从征立功。文杰亦先褫职。及死，并得复官，赠三级，增世廕二级。见龙等皆予赠廕，他副将至把总战死者百二十余人，赠廕有差。

敦吉，先为四川永宁参将。永宁宣抚奢效忠卒，子崇明幼，其妻奢世统与妾奢世续争印，相攻者十余年。后崇明袭职，世续犹匿印不予。都司张神武与敦吉谋，尽掠其积聚子女，擒世续以归。其部目阎宗传怒，以求主母为名，大掠永宁、赤水、普市、磨尼，数百里成兵墟。事闻，敦吉、神武并论死。辽东告警，命敦吉从军自效，及是廕战死，赠恤如制。

神武，新建人。万历中举武会试第一。授四川都司僉书。既论死，辽左兵兴，用经略袁应泰荐，诏谕从征立功。神武率亲丁二百四十余，疾驰至广宁。会辽阳已失，巡抚薛国用固留之，不可，曰：“奉命守辽阳，非守广宁也。”曰：“辽阳殁矣，若何之？”曰：“将以歼敌。”曰：“二百人能歼敌乎？”曰：“不能，则死之。”前至辽河，遇逃卒十余万。神武以忠义激其帅，欲与还战，帅不从。乃独率所部渡河，抵首山，去辽阳十七里而军。将士不食已一日，遇大清兵，疾呼奋击，

孤军无援，尽歿于阵。监军御史方震孺绘神武像，率将士罗拜，为文祭之。诏赠都督僉事，世廕千户，立祠祀之。

又有杨宗业、梁仲善者，皆援辽总兵官。宗业历镇浙江、山西。杨镐四路败后，命提兵赴援，至是父子并战死。仲善亦战死辽阳城下。宗业赠都督同知，世廕千户；仲善赠都督僉事，增世廕三级。并从祠附祀。

罗一贯，甘州卫人。以参将守西平堡。辽阳陷，西平地最冲，一贯悉力捍御。巡抚王化贞言于朝，加副总兵。时化贞驻广宁，经略熊廷弼驻右屯，总兵刘渠以二万人守镇武，祁秉忠以万人守闾阳，而一贯帅三千人守西平。已，定议，各缮隍坚垒，急则互相援，违者必诛。明年正月，大清兵西渡河，经抚戒勿轻战。兵渐近，参将黑云鹤出击。一贯止之，不从。明日，云鹤战败，奔还城，追兵歼焉。一贯凭城固拒，用砲击伤者无算。大清树旗招降，且遣使来说，一贯不从。又明日，骑益众，环城力攻。一贯流矢中目，不能战。火药矢石尽，乃北面再拜，曰：“臣力竭矣。”遂自刳。都司陈尚仁、王崇信亦死之。化贞知城未下，信游击孙得功语，尽发广宁兵。以得功及中军游击祖大寿为前锋，令会秉忠赴援，廷弼亦遣使督渠进战，遇大清兵于平阳。得功怀异志，欲引去。乃分兵为左右翼，稍却，推渠、秉忠前。渠等力战，颇有杀伤。得功及副将鲍承先走，后军见之亦奔，遂大溃。渠战死。秉忠被二刀三矢，家众扶上马，夺围出，创重，卒于途。副将刘征击杀十余人，乃死。大寿走觉华岛。得功遂降。越二日，广宁即破。事闻，赠一贯都督同知，世廕副千户；渠、秉忠少保，左都督，增世廕三级，再廕指挥僉事。皆赐祭葬，建祠并祀。

一贯子俊杰承廕，崇祯中仕至宣府总兵官，免归。李自成犯甘州，城陷，死之。

渠，京城巡捕营副将也，以御史杨鹤荐，擢总兵官，援剿辽东。辽阳被围，广宁总兵李光荣不能救，反断河桥截军民归路，总督文球劾罢之，即以渠代。西平告急，帅镇武兵往援，遂战歿。

秉忠，陕西人。万历四十四年为永昌参将。银定、歹青以二千余骑入塞，秉忠提兵三百拒之，转战两昼夜。援军至，始遁。秉忠追还所掠人畜，边人颂之。擢凉州副总兵。经略袁应泰荐其智勇，令率私卒守蒲河。至则辽阳已破，命为援剿总兵官，驻防闾阳，援西平，竟死。

自辽左军兴，总兵官阵亡者凡十有四人：抚顺则张承廕，四路出师则杜松、刘綎、王宣、赵梦麟，开原则马林，沈阳则贺世贤、尤世功，浑河则童仲揆、陈策，辽阳则杨宗业、梁仲善。是役，渠与秉忠继之。朝端恤典，俱极优崇。而僨军之将，若李如柏、麻承恩辈，竟有未膺显戮者。

满桂，蒙古人，幼入中国，家宣府。稍长，便骑射。每从征，多斩馘。军令，获敌首一，予一官，否则赉白金五十。桂屡得金，不受职。年及壮，始为总旗。又十余年为百户。后屡迁潮河川守备。杨镐四路师败，荐小将知兵者数人，首及桂。移守黄土岭。为总督王象乾所知，进石塘路游击、喜峰口参将。

天启二年，大学士孙承宗行边，桂入谒。壮其貌，与谈兵事，大奇之。及出镇山海，即擢副总兵，领中军事。承宗幕下，文武辐辏，独用桂。桂椎鲁甚，然忠勇绝伦，不好声色，与士卒同甘苦。

明年，承宗议出关修复宁远。问谁可守者。马世龙荐孙谏及李承先，承宗皆不许。袁崇焕、茅元仪进曰：“满桂可。但为公中军，不敢请耳。”承宗曰：“既可，安问中军。”呼桂语之，慨然请行。世龙犹疑其不可，承宗不听。即日置酒，亲

为之饯。桂至宁远，与崇焕协心城筑，屹然成重镇。语具《崇焕传》中。

时蒙古部落驻牧宁远东鄙，辽民来归者悉遭劫掠，承宗患之。四年二月，遣桂及总兵尤世禄袭之大凌河。诸部号泣西窜，东鄙以宁。拱兔、炒花、宰赛诸部阳受款而阴怀反侧。桂善操纵，诸部咸服，岁省抚赏银不貲。初，城中郭外，一望丘墟。至是军民五万余家，屯种远至五十里。承宗上其功。诏擢都督僉事，加衔总兵。承宗乃令典后部，与前部赵率教相掎角。督饷郎中杨呈秀侵克军粮，副将徐涟激之变，围崇焕署。惮桂家卒勇猛，不敢犯，结队东走。桂与崇焕追斩首恶，抚余众而还。

六年正月，我大清以数万骑来攻，远迩大震，桂与崇焕死守。始攻西南城隅，发西洋红夷砲，伤攻者甚众。明日转攻南城，用火器拒却之，围解。帝大喜，擢都督同知，实授总兵官。再论功，加右都督，廕副千户，世袭。桂疏谢，并自叙前后功。优诏褒答，再进左都督。

桂初与率教深相得。是役也，怒其不亲救，相责望。帝闻之，下敕戒勉。而崇焕复与桂不和，言其意气骄矜，谩骂僚属，恐坏封疆大计，乞移之别镇，以关外事权归率教。举朝皆知桂可用，虑同城或僨事，遂召还。督师王之臣力言桂不可去，而召命已下。又请用之关门。崇焕皆不纳。闰六月乃命以故秩僉书中军府事。未几，崇焕亦自悔，请仍用之臣言，帝可之，命桂挂印移镇关门，兼统关外四路及燕河、建昌诸军，赐尚方剑以重事权。

七年五月，大清兵围锦州，分兵略宁远。桂遣兵救，被围策篱山。桂与总兵尤世禄赴之，大战相当。遂入宁远城，与崇焕为守御计。俄大清兵进薄城下，桂率副将尤世威等出城迎，颇有杀伤，桂亦身被重创。捷闻，加太子太师，世廕锦衣僉事。

及崇焕休去，之臣再督师，盛推桂才，请仍镇宁远。会蒙古炒花诸部离散，桂与之臣多收置之麾下。

庄烈帝已嗣位，诏之臣毋蹈袁应泰、王化贞故辙，并责桂阿之臣意。桂遂请病乞休，不允。崇祯元年七月，言官交劾之臣，因及桂。之臣罢，桂亦召还府。适大同总兵渠家桢失事，命桂代之。大同久恃款弛备，插部西侵，顺义王遂入境大掠。家桢及巡抚张翼明论死，插部遂挟赏不去。桂至，遍阅八路七十二城堡，边备大修，军民恃以无恐。

明年冬十月，大清兵入近畿。十一月诏谕勤王。桂率五千骑入卫，次顺义，与宣府总兵侯世禄俱战败，遂趋都城。帝遣官慰劳，犒万金，令与世禄俱屯德胜门。无何，合战，世禄兵溃，桂独前斗。城上发大砲佐之，误伤桂军，桂亦负伤，令入休甕城。旋与袁崇焕、祖大寿并召见，桂解衣示创，帝深嘉叹。十二月朔复召见，下崇焕狱，赐桂酒馔，令总理关、宁将卒，营安定门外。

桂骁勇敢战。所部降丁间扰民，桂不能问。副将申甫所统多市人，桂军凌之。夜发矢，惊其营，有死者。御史金声以闻，帝亦不问。及大寿军东溃，乃拜桂武经略，尽统入卫诸军，赐尚方剑，趣出师。桂曰：“敌劲援寡，未可轻战。”中使趣之急，不得已，督黑云龙、麻登云、孙祖寿诸大将，以十五日移营永定门外二里许，列栅以待。大清兵自良乡回，明日昧爽，以精骑四面蹙之。诸将不能支，大败，桂及祖寿战死，云龙、登云被执。帝闻，震悼，遣礼部侍郎徐光启致祭，赠少师，世廕锦衣金事，袭升三级，赐祭葬，有司建祠。

孙祖寿，字必之，昌平人。万历中举武乡试，授固关把总。天启二年历官署都督僉事，为蓟镇总兵官。

孙承宗行边，议于蓟镇三协十二路分设三大将。以祖寿领

西协，辖石匣、古北、曹家、墙子四路，驻遵化。而江应诏领东协，驻关门，辖山海关、一片石、燕河、建昌四路。马世龙领中协，驻三屯营，辖马兰、松棚、喜峰、太平四路。经略王在晋、总督王象乾金谓：“永平设镇，本以卫山海。今移之三屯，则去山海四百里，于应援为疏。遵化去三屯止六十里，今并列两镇，于建牙为赘。请令世龙仍镇永平，以东协四路分隶世龙、应诏，而以中、西二协专隶之祖寿，仍镇三屯。”章下兵部，署事侍郎张经世议如其言，承宗坚执如初。乃命祖寿移镇遵化。七年，锦州告警，祖寿赴援，不敢战，被劾罢归。及是都城被兵，散家财，召回部曲，从满桂赴斗，竟死，赠恤如制。

祖寿初守固关，遭危疾，妻张氏割臂以疗，绝饮食者七日。祖寿生，而张氏旋死，遂终身不近妇人。为大帅，部将以五百金遗其子于家，却不受。他日来省，赐之卮酒曰：“却金一事，善体吾心，否则法不汝宥也。”其秉义执节如此。

赵率教，陕西人。万历中，历官延绥参将，屡著战功。已，劾罢。辽事急，诏废将蓄家丁者赴军前立功。率教受知于经略袁应泰，擢副总兵，典中军事。

天启元年，辽阳破，率教潜逃，罪当死，幸免。明年，王化贞弃广宁，关外诸城尽空。率教请于经略王在晋，愿收复前屯卫城，率家丁三十八人以往。蒙古据其地，不敢进，抵中前所而止。其年，游击鲁之甲以枢辅孙承宗令，救难民六千口，至前屯，尽驱蒙古于郊外。率教乃得入，编次难民为兵，缮雉堞，谨斥堠，军府由是粗立。既而承宗令裨将阵练以川、湖土兵来助，前屯守始固。而率教所招流亡至五六万。择其壮者从军，悉加训练。余给牛种，大兴屯田，身自督课，至手足胼胝。承宗出关阅视，大喜，以己所乘舆赠之。

蒙古虎墩兔素为总督王象乾所抚。其部下抽扣儿者，善为盗，率教捕斩四人。招抚僉事万有孚与率教有隙，遂以故败款事诉之象乾。象乾告兵部尚书董汉儒，将斩之，赖承宗贻书汉儒，得不死。

时承宗分关内外为五部。以马世龙、王世钦、尤世禄领中、左、右部，而令率教与副将孙谏领前、后部，部各万五千人。率教仍驻前屯。四年九月，承宗暴其功于朝。擢署都督僉事，加衔总兵。五年冬，承宗去，高第来代，诸将多所更置。率教善事第，第亦委信之。

六年二月，蒙古以宁远被围，乘间入犯平川、三山堡。率教御之，斩首百余级，夺马二百匹，追至高台堡乃还。捷闻，帝大喜，立擢都督同知，实授总兵官，代杨麒镇山海关。寻论功，再进右都督，世蔭本卫副千户。时满桂守宁远，亦有盛名，与率教深相得。及宁远被围，率教遣一都司、四守备东援。桂恶其稽缓，拒不纳，以袁崇焕言，乃令入。既解围，率教欲分功。桂不许，且责其不亲援，两人遂有隙。中朝闻之，下敕戒谕。而桂又与崇焕不和。乃召还桂，令率教尽统关内外兵，移镇宁远。

七年正月，大清兵南征朝鲜。率教督兵抵三岔河为牵制，卒无功。三月，崇焕议修筑锦州、大凌河、中左所三城，渐图恢复。率教移镇锦州护工，再加左都督。五月，大清兵围锦州，率教与中官纪用、副将左辅、硃梅等婴城固守。发大砲，颇多击伤。相持二十四日，围始解。时桂亦著功宁远，因称“宁、锦大捷”。魏忠贤等蒙重赏。率教加太子少傅，蔭锦衣千户，世袭。

崇禎元年八月移镇永平，兼辖蓟镇八路。逾月，挂平辽将军印，再移至关门。明年，大清兵由大安口南下。率教驰援，

三昼夜抵三屯营。总兵硃国彦不令入，遂策马而西。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，中流矢阵亡，一军尽歿。帝闻痛悼，赐恤典，立祠奉祀。

率教为将廉勇，待士有恩，勤身奉公，劳而不懈，与满桂并称良将。二人既歿，益无能办东事者。

国彦以崇祯二年四月为蓟镇中协总兵官，驻三屯营。十一月六日，大清兵临城，副将硃来同等挈家潜遁。国彦愤，榜诸人性名于通衢。以所积俸银五百余、衣服器具尽给部卒。具冠带西向稽首，偕妻张氏投缢死。

官惟贤，万历末，为甘肃裴家营守备。天启二年以都司佾书署镇番参将事，历宣府游击、延绥西路参将，仍移镇番。五年春，河套、松山诸部入犯，惟贤偕参将丁孟科大败之，斩首二百四十余级。明年春，班记刺麻台吉复纠松山银定、歹成及矮木素、三儿台吉，以三千骑来犯。惟贤再败之，获首功二百有奇。三儿台吉被创死。进惟贤副总兵。其冬，银定等以三儿之死挟愤图报，益纠河套土巴台吉等分道入掠。惟贤及镇将徐永寿等亦分道拒之，共获首功百有六十。七年春，银定、宾兔、矮木素、班记刺麻合土卖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。惟贤及西路副将陈洪范大破之，斩首百八十余级。当是时，西部频寇边，惟贤屡挫其锋。其秋，王之臣督师辽东，乞惟贤赴关门。

明年，崇祯改元，惟贤至，用为山海北路副总兵。二年冬，京师有警。惟贤入卫，总理马世龙令急援宝坻、灤县。明年正月九日，大清兵自抚宁向山海。翼日，至凤凰店，离关三十里列三营。惟贤与参将陈维翰等设两营以待，合战，互有杀伤。已，大清兵返抚宁，世龙令惟贤率维翰及游击张奇化、李居正、王世选、王成等往袭遵化。至城西波罗湾，城中兵出击，前锋硃殊死战。大清兵收入城，后队乘势进攻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寻复

遣兵出战，惟贤陷阵，中箭死，士卒杀伤者三百余人，奇化亦战歿。

何可纲，辽东人。天启中，以守备典袁崇焕宁远道中军，廉勇善抚士卒。六年，宁远被围，佐崇焕捍御有功，进都司佾书。明年再被兵，复坚守。迁参将，署宁远副将事。崇祯元年，巡抚毕自肃令典中军。及崇焕再出镇，复以副将领中军事，靖十三营之变。崇焕欲更置大将，上言：“臣昔为巡抚，定义关外止设一总兵。其时魏忠贤窃柄，崔呈秀欲用其私党，增设三四人，以致权势相衡，臂指不运。乃止留宁远及前锋二人，而臂指之不运犹故也。臣以为宁远一路，断宜并归前锋。总兵驻关内者，挂平辽将军印，辖山、石二路，而以前屯隶之。驻关外者，挂征辽前锋将军印，辖宁远一卫，而以锦州隶之。蓟辽总兵赵率教久习辽事，宜与山海麻登云相易，挂平辽将军印。关外总兵旧有硃梅、祖大寿。梅已解任，宜并归大寿，驻锦州，而以臣中军何可纲专防宁远。可纲仁而有勇，廉而能勤，事至善谋，其才不在臣下。臣向所建竖，实可纲力，请加都督佾事，仍典臣中军。则一镇之费虽裁，一镇之用仍在。臣妄谓五年奏凯者，仗此三人之力，用而不效，请治臣罪。”帝悉从之。可纲佐崇焕更定军制，岁省饷百二十万有奇。以春秋二防功，进职右都督。

二年冬，京师被兵，与大寿从崇焕入卫，数有功。崇焕下吏，乃随大寿东溃，复与归朝。明年正月，永平、滦州失守，可纲战古冶乡及双望，颇有斩获。四月，枢辅孙承宗令可纲督诸将营双望诸山，以缀永平之师。令大寿诸军直趋滦州。滦州既复，大清兵弃永平去，可纲遂入其城。论功，加太子太保、左都督。已而锦州被围，可纲督诸将赴救，立功邮马山，复进秩。四年筑城大凌河，命可纲偕大寿护版筑。八月甫竣工，大

清以十万众来攻，可纲等坚守不下。久之，粮尽援绝。大寿及诸将皆欲降，独可纲不从，令二人掖出城外杀之，可纲颜色不变，亦不发一言，含笑而死。

黄龙，辽东人。初以小校从复锦州，积功至参将。崇祯三年从大军复滦州，功第一，迁副总兵。寻论功进秩三等，为都督僉事，世廕副千户。登莱巡抚孙元化以刘兴治乱东江，请龙往镇。兵部尚书梁廷栋亦荐龙为总兵官，与元化恢复四卫，从之。

先是，毛文龙死，袁崇焕分其兵二万八千为四协，命副将陈继盛，参将刘兴治、毛承祚、徐敷奏主之。后改为两协，继盛领东协，兴治摄西协。语详《崇焕传》。兴治凶狡好乱，与继盛不相能。其兄参将兴祚阵亡，继盛误听谍报，谓未死。兴治愤，择日为兴祚治丧，诸将咸吊。继盛至，伏兵执之，并执理饷经历刘应鹤等十一人。袖出一书，宣于众，诡言此继盛诬兴祚诈死，及以谋叛诬陷己者，遂杀继盛及应鹤等。又伪为岛中商民奏一通，请优恤兴祚，而令兴治镇东江。举朝大骇，以海外未遑诘也。兴治与诸弟兄放舟长山岛，大肆杀掠。岛去登州四十里。时登莱总兵官张可大赴援永平，帝用廷栋言，趣可大还登州，授副将周文郁大将印，令抚定兴治。会永平已复，兴治稍戢，返东江。龙莅皮岛受事，兴治犹桀骜如故。四年三月复作乱，杖其弟兴基，杀参将沈世魁家众。世魁率其党夜袭杀兴治，乱乃定。

游击耿仲明之党李梅者，通洋事觉，龙系之狱。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，谋作乱。十月率部卒假索饷名围龙署，拥至演武场，折股去耳鼻，将杀之。诸将为救免。未几，龙捕斩仲裕，疏请正仲明罪。会元化劾龙克饷致兵哗，帝命充为事官，而核仲明主使状。仲明遂偕孔有德反，以五年正月陷登州，招岛中

诸将。旅顺副将陈有时、广鹿岛副将毛承祿皆往从之。龙急遣尚可喜、金声桓等抚定诸岛，而躬巡其地，慰商民，诛叛党，纵火焚其舟。贼党高成友者据旅顺，断关宁、天津援师。龙令游击李维鸾偕可喜等击走之，即移驻其地，援始通。其冬，有德等欲弃登州走入海，龙遣副将龚正祥率舟师四千邀之庙岛。飓风破舟，正祥陷贼中。后居登州，谋为内应，事露被杀。初，龙驻旅顺大治兵。贼拘龙母妻及子以胁之，龙不顾。

六年二月，有德、仲明屡为巡抚硃大典所败，航海遁去。龙度有德等必遁，遁必经旅顺，邀击之。有德几获而逸。斩贼魁李九成子应元，生擒毛承祿、苏有功、陈光福及其党高志祥等十六人，获首级一千有奇，夺还妇女无算，献俘于朝。帝大喜，磔承祿等，传首九边，复龙官。承祿，文龙族家子也。

有德等大愤，欲报龙。会贼舟泊鸭绿江，龙尽发水师剿之。七月，有德等侦知旅顺空虚，遂引大清兵来袭。龙数战皆败，火药矢石俱尽，语部将谭应华曰：“敌众我寡，今夕城必破。若速持吾印送登州，不能赴，即投诸海可也。”应华出，龙率惟鸾等力战。围急，知不能脱，自刎死。惟鸾及诸将项祚临、樊化龙、张大祿、尚可义俱死之。事闻，赠龙左都督，赐祭葬，予世廕，建祠曰：“显忠”。惟鸾等附祀。以副总兵沈世魁代龙为总兵官。

世魁本市倭，其女有殊色，为毛文龙小妻。世魁倚势横行岛中，至是为大帅。七年二月，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于我大清，岛中势益孤。十年，朝鲜告急，世魁移师皮岛为声援。有德等来袭，世魁战败，率舟师走石城，副将金日观阵歿。登莱总兵陈洪范来援，不战而走。世魁亦阵亡，士卒死伤者万余。从子副将志科集溃卒至长城岛，欲得世魁敕印。监军副使黄孙茂不予，志科怒杀之，并杀理饷通判邵启。副将白登庸遂率所部降

大清。诸岛虽有残卒，不能成军，朝廷亦不置大帅，以登莱总兵遥领之而已。明年夏，杨嗣昌决策尽徙其兵民宁、锦，而诸岛一空。

金日观，不知何许人。天启五年以将才授守备，效力关门。擢镇标中军游击，加参将行薊镇东路游击事，专领南兵。崇祯初，加副总兵，守马兰峪。三年正月，大清兵破京东列城。兵部侍郎刘之纶遣部将吴应龙等结营毛山，规取罗文谷关。师败，日观遣二将驰援，亦败歿。大清兵乘胜据府君、玉皇二山，进攻马兰城甚急。日观坚守，亲然大砲。砲炸，焚头目手足，意气不衰。乞援于总理马世龙。令参将王世选等赴救，兵乃退。寻复以二千余骑来攻，日观偕世选等死守不下。朝廷奖其功，骤加都督同知。四月，与副将谢尚政、曹文诏等攻复大安城，遂偕诸军复遵化。录功，进左都督。时总兵邓 辖马兰、松棚二路，日观应受节制。以 衔都督同知，不屑为之下。总督曹文衡劾日观器小易盈，恃功骄纵，帝特戒饬而已。久之，移莱州副总兵。十年春，大清兵攻朝鲜，命从登莱总兵陈洪范往救，驻师皮岛。大清遣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等先攻铁山。四月分兵攻皮岛，水陆夹攻。副将白登庸先遁，洪范亦避走石城。登庸寻帅所部降。日观偕诸将楚继功等相持七昼夜，力不支，阵歿，岛城随破。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师，世廕锦衣副千户，建祠。继功等赠恤有差。

赞曰：古人有言，彼且为我死，故我得与之俱生。故死封疆之臣，君子重之。观辽左诸帅，委身许国，见危不避，可谓得死所者与！于时优恤之典非不甚渥，然而无救于危亡者，庙算不定，僨事者不诛，文墨议论之徒从而挠之，徒激劝忠义无益也。

列传第一百六十

金国凤 杨振 杨国柱 曹变蛟 硃文德 李辅明 刘肇基
乙邦才 马应魁 庄子固

金国凤，宣府人。崇祯中，以副总兵守松山。十二年二月，大清以重兵来攻，环城发砲，台堞俱摧。城中人负扉以行。国凤间出兵突击，辄败还，乃以木石髹补城坏处。大清兵屡登屡却，遂分兵攻塔山、连山，令锐卒分道穴城。国凤多方拒守，终不下，阅四旬围解。帝大喜，立擢署都督僉事，为宁远团练总兵官。再论功，署都督同知，廕锦衣卫千户。是年十月，大清兵复攻宁远。国凤愤将士不匡怯，率亲丁数十人出据北山冈麇战。移时矢尽力竭，与二子俱死。帝闻痛悼，赠特进荣禄大夫，左都督，赐祭葬，有司建祠，增世职三级。总督洪承畴上言：“国凤素怀忠勇。前守松山，兵不满三千，乃能力抗强敌，卒保孤城。非其才力优也，以事权专，号令一，而人心肃也。迨擢任大将，兵近万人，反致陨命。非其才力短也，由营伍纷纭，号令难施，而人心不一也。乞自今设连营节制之法，凡遇警守城，及统兵出战，惟总兵官令是听。庶军心齐肃，战守有资，所系于封疆甚大。”帝即允行之。及国凤父子柩归，帝念其忠，命所过有司给以舟车，且加二祭。其妻张氏援刘綎例，乞加宫保。部议格不行，而请于世职增级外，再廕本卫试百户世袭，以劝忠臣。帝可之。

当松山被围，巡抚方一藻议遣兵救援，诸将莫敢应。独副

将杨振请行，至吕洪山遇伏，一军尽覆。振被执，令往松山说降。未至里许，踞地南向坐，语从官李禄曰：“为我告城中人坚守，援军即日至矣。”禄诣城下致振语，城中守益坚。振、禄皆被杀。事闻，命优恤。

振，义州卫人。世为本卫指挥使。天启二年，河东失守，归路梗，其母自缢。振随父及弟夜行昼伏，渡鸭绿江入皮岛。毛文龙知其父子才，并署军职。文龙死，振归袁崇焕，为宁远千总。崇祯二年从入卫。救开平有功，进都司佾书。邮马山之战，以游击进参将。久之，擢副总兵。监视中官高起潜招致之，不往。中以他事，落职。用一藻荐，复官，及是死难。

振从父国柱，崇祯九年为宣府总兵官。十一年冬，入卫畿辅，从总督卢象升战贾庄。象升败歿，国柱当坐罪。大学士刘宇亮、侍郎孙传庭皆言其身入重围，非临敌退却者比。乃充为事官，戴罪图功。十四年，祖大寿被困锦州，总督洪承畴率八大将往救。国柱先至松山，陷伏中。大清兵四面呼降，国柱太息，语其下曰：“此吾兄子昔年殉难处也，吾独为降将军乎！”突围，中矢堕马卒。事闻，赠恤如制。

国柱二子俱歿。妻何氏以所遗甲冑弓矢及战马五十三匹献诸朝。帝深嘉叹，命授一品夫人，有司月给米石，饷之终身。

曹变蛟，文诏从子也，幼从文诏积军功至游击。崇祯四年从复河曲。明年连破贼红军友等于张麻村、陇安、水落城、唐毛山，又破刘道江等于铜川桥，勇冠诸军。以御史吴甡荐，进参将。文诏移山西，变蛟从战辄胜。及文诏改镇大同，山西巡抚许鼎臣言：“晋贼紫金梁虽死，老回回、过天星、大天王、蝎子塊、闯塌天诸渠未灭。变蛟骁勇绝人，麾下健儿千百，才乃文诏亚，乞留之晋中。”从之。

七年，群贼入湖广，命变蛟南征。文诏困于大同，又命北

援。七月遇大清兵广武，有战功。其冬，文诏失事论戍，变蛟亦以疾归。明年，文诏起讨陕西贼，变蛟以故官从。大捷金岭川，麇真宁之湫头镇，皆为军锋。文诏既战歿，变蛟收溃卒，复成一军。总督洪承畴荐为副总兵，置麾下，与高杰破贼关山镇，逐北三十余里。又与副将尤翟文、游击孙守法追闯王高迎祥，与战凤翔官亭，斩首七百余级。又与总兵左光先败迎祥乾州。迎祥中箭走，斩首三百五十余级。已而迎祥自华阴南原绝大岭，夜出硃阳关。光先战不利，赖变蛟陷阵，乃获全。九年破闯将澄城。偕光先等追至靖虏卫，转战安定、会宁，抵静宁、固宁，贼屡挫。其秋追混天星等，败之蒲城。贼西走平凉、巩昌，复击破之。

十年二月，巡抚孙传庭部卒许忠叛，勾贼混十万谋犯西安。变蛟方西追过天星，闻乱急还，贼遂遁。传庭已诛迎祥，其党闯将混天星、过天星踞洮、岷、阶、文深谷间。承畴遣变蛟、光先及祖大弼、孙显祖合击。四月望，入山，遇贼郭家坝，大雨。诸将力战，贼死伤无算，食尽引还。九月，阶州陷，与光先并停俸。俄擢都督僉事，为临洮总兵官。当是时，承畴、传庭共矢灭贼。传庭战于东，承畴战于西，东贼几尽。贼在西者，复由阶、成出西和、礼县。光先、显祖皆无功，独变蛟降小红狼。余贼窜走徽州、两当、成、凤间，不敢大逞。十月，贼瞰蜀中虚，陷宁羌州，分三道，连陷三十余州县。承畴率变蛟等由沔县历宁羌，过七盘、朝天二关。山高道狭，士马饥疲，岁暮抵广元，贼已走还秦。变蛟等回军邀击，斩首五百余级。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创“四正六隅”之说，限三月平贼。十一年四月以灭贼逾期，普议降罚，变蛟、光先并镌五级，戴罪办贼。

贼之再入秦也，其渠魁号六队者，与大天王、混天王、争管王四部连营东犯，混天星、过天星二部仍伏阶、文，独闯将

李自成以三月自洮州出番地。承畴令变蛟偕贺人龙追之，连战斩首六千七百有奇。番地乏食，贼多死亡。变蛟转战千里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昼夜。余贼溃入塞。大弼驻洮州，扼战不力。乃走入岷州及西和、礼县山中。变蛟还剿，贼伏匿不敢出，惟六队势犹张。六月，光先自固原进兵，贼已奔陇州、清水。光先追至秦州，六队及争管王复走成县、阶州，为变蛟所扼。其别部号三队及仁义王、混天王降于光先，而自成、六队及其党祁总管避秦兵，复谋犯蜀，副将马科、贺人龙拒之。将还走阶、文及西乡，惮变蛟，乃走汉中，又为光先所扼。六队、祁总管皆降，惟自成东遁。承畴令变蛟穷追，而设三伏于潼关之南原。变蛟追及，大呼斫贼。伏尽起，贼尸相枕藉。村民用大棒击逃者。自成妻女俱失，从七骑遁去。余皆降。是时，曹兵最强，各镇依之以为固，录关中平贼功，进变蛟左都督。

十一月，京师戒严，召承畴入卫，变蛟及光先从之。明年二月，抵近畿，帝遣使迎劳，将士各有赐。未几，战浑河，无功。再战太平砦北，小有斩获。及解严，留屯遵化。麾下皆秦卒，思归，多逃亡者，追斩之乃定。时张献忠、罗汝才既降复叛，陕西再用兵。总督郑崇俭乞令变蛟兵西还，帝不许，寻用为东协总兵官。

十三年五月，锦州告急。从总督承畴出关，驻宁远。七月与援剿总兵左光先、山海总兵马科、宁远总兵吴三桂、辽东总兵刘肇基，遇大清兵于黄土台及松山、杏山，互有杀伤。大清兵退屯义州。承畴议遣变蛟、光先、科之兵入关养锐，留三桂、肇基于松、杏间，佯示进兵状。又请解肇基任，代以王廷臣；遣光先西归，代以白广恩。部议咸从之，而请调旁近边军，合关内外见卒十五万人备战守。用承畴言，师行粮从，必当粮足支一岁，然后可议益兵。帝然之，敕所司速措给。

征宣府总兵杨国柱、大同总兵王朴、密云总兵唐通各拣精兵赴援。以十四年三月偕变蛟、科、广恩先后出关，合三桂、廷臣凡八大将，兵十三万，马四万，并驻宁远。

承畴主持重，而朝议以兵多饷艰，职方郎张若麒趣战。承畴念祖大寿被围久，乃议急救锦州。七月二十八日，诸军次松山，营西北冈。数战，围不解。八月，国柱战歿，以山西总兵李辅明代之。承畴命变蛟营松山之北，乳峰山之西，两山间列七营，环以长壕。俄闻我太宗文皇帝亲临督阵，诸将大惧。及出战，连败，饷道又绝。朴先夜遁。通、科、三桂、广恩、辅明相继走。自杏山迤南沿海，东至塔山，为大清兵邀击，溺海死者无算。变蛟、廷臣闻败，驰至松山，与承畴固守。三桂、朴奔据杏山。越数日，欲走还宁远。至高桥遇伏，大败，仅以身免。先后丧士卒凡五万三千七百余人。自是锦州围益急，而松山亦被围，应援俱绝矣。九月，承畴、变蛟等尽出城中马步兵，欲突围出，败还。守半年，至明年二月，副将夏成德为内应，松山遂破。承畴、变蛟、廷臣及巡抚丘民仰，故总兵祖大乐，兵备道张斗、姚恭、王之楨，副将江翥、饶勋、硃文德，参将以下百余人皆被执见杀，独承畴与大乐获免。

文德，义州卫人，后家锦州。崇祯时，积功至松山副将。忤监视中官高起潜，为所中，斥罢。十一年起故官。及城被围，领前锋拒守甚力，城破竟死。

三月，大寿遂以锦州降。杏山、塔山连失，京师大震。诏赐诸臣祭葬，有司建祠。变蛟妻高氏以赠廕请，乃赠荣禄大夫、太子少保，世廕锦衣指挥僉事。

法司会鞫王朴罪。御史郝晋言：“六镇罪同，皆宜死。三桂实辽左主将，不战而逃，奈何反加提督？”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，请独斩朴，勒科军令状，再失机即斩决。三桂失地应斩，

念守宁远功，与辅明、广恩、通皆贬秩，充为事官。

辅明，辽东人，累官副总兵。崇祯八年从祖宽击贼，连蹙之嵩县、汝州、确山。明年追破贼于滁州。叙功，加都督僉事。十二年擢山西总兵官，被劾罢。明年从承畴出关，使代国柱，竟败。十六年为援剿总兵。是冬，大清兵薄宁远，辅明驰援，军败犹力战，殁于阵。事闻，赠特进荣禄大夫、左都督，世廕锦衣副千户，赐祭葬，列坛前屯祀之。

朴，榆林卫人。父威，官左都督，九佩将印，为提镇者五十年。兄世钦，里居殉难，见《尤世威传》中。朴由父廕屡迁京营副将。崇祯六年，贼躏畿南，命朴与倪宠为总兵官，将京军六千，监以中官杨应朝、卢九德，屡有斩获功，进右都督。明年代曹文诏镇大同，进左都督。九年秋，都城被兵，诏朴入卫，赉蟒衣彩币，竟无功。十一年加太子太保。是冬，从总督卢象升入卫，方战栾城、束鹿间。或言大同有警即引兵归。及是救锦州，以首逃下诏狱。十五年五月伏诛。

科，起偏裨至大帅，战功亚变蛟，与三桂同守宁远有功。十六年春，督兵入卫，赐宴武英殿，命从大学士吴牲南征，不果行。明年三月从李建泰西征。李自成兵至，科遂降，封怀仁伯。

广恩，初从混天猴为盗。既降，屡立战功。松山败还，代马科镇山海关。是年十一月，京师戒严，广恩入卫，赉银币羊酒。俄战龙王口，稍有斩获，以捷闻。帝始恶广恩观望，降旨譴责，而冀其后效，特命叙功。明年四月合八镇兵战螺山，悉溃败。总督赵光抃请帝召之入，用为武经略。广恩以帝频戮大将，己又多过，惧不敢至，假索饷名，顿真定。大学士吴牲将南征，密请帝严旨逮治，而己力救，率之剿寇。广恩感甚。无何，帝遣中官赉二万金犒其军，且谕以温旨。广恩遂骄，不为

牲用，大掠临洛关，径归陕西。帝不得已，命隶督师孙传庭办贼。十月，邾县师覆，加广恩荡寇将军，俾缘道收溃卒以保潼关。未几，潼关亦破，广恩西奔固原。贼将追蹶及之，即开门降。自成大喜，握手共饮，封桃源伯。

通，口辩无勇略。既败归，仍镇密云。其年冬，奉诏入卫，命守御三河、平谷。大清兵下山东，通尾之而南，抵青州，迄不敢一战。明年复尾而北，战螺山，败绩。已，命从牲南征。牲未行而斥，乃令通辖蓟镇西协。五月汰密云总兵官，命兼辖中协四路。寻用孔希贵于西协，而命通专辖中协。十月，关外有警，命率师赴援，以银牌二百为赏功用。事定，复移镇西协。帝顾通厚，有蟒衣玉带之赐，召见称卿而不名，锡之宴，奖劳备至。明年，贼逼宣府，命移守居庸，封定西伯。无何，贼犯关，即偕中官杜之秩迎降，京师遂陷。

光先，梟将也，与贼角陕西，功最多。自辽左遣还，废不用。后闻广恩从贼，亦诣贼降。

又有陈永福者，守开封，射李自成中目。及自成陷山西，令广恩谕之降。永福惧诛，意犹豫。自成折箭以示信，乃降，封为文水伯。后自成败还山西，永福为守太原，杀晋府宗室殆尽。

刘肇基，字鼎维，辽东人。嗣世职指挥僉事，迁都司僉书，隶山海总兵官尤世威麾下。崇祯七年从世威援宣府，又从剿中原贼。进游击，戍雒南兰草川。明年遇贼，战败伤臂。未几，世威罢，肇基及游击罗岱分将其兵，与祖宽大破贼汝州，斩首千六百有奇。后从宽数有功，而其部下皆边军，久戍思归，与宽军噪而走。总理卢象升乃遣之入秦。其秋，畿辅有警，始还山海，竟坐前罪解职，令从征自效。俄以固守永平功复职，屡迁辽东副总兵。

十二年冬，薊辽总督洪承畴请用为署总兵官，分练宁远诸营卒。兵部尚书傅宗龙稍持之，帝怒，下宗龙狱，擢肇基都督佥事任之。明年三月，锦州有警。承畴命吴三桂偕肇基赴松山为声援。三桂困松、杏间，肇基救出之，丧士卒千人。七月与曹变蛟等战黄土台及松山、杏山。九月，复战杏山，肇基军稍却。承畴甄别诸将，解肇基职，代以王廷臣。十七年春，加都督同知，提督南京大教场，及福王立，史可法督师淮、扬，肇基请从征自效。屡加左都督、太子太保。可法议分布诸将，奏荐李成栋、贺大成、王之纲、李本身、胡茂桢为总兵官。成栋镇徐州，大成扬州，之纲开封。本身、茂桢隶高杰麾下，为前锋。而令肇基驻高家集，李楼凤驻睢宁，以防河。栖凤本甘肃总兵，以地失留淮、扬间也。阁标前锋，则用张天禄驻瓜洲。十一月，肇基、栖凤以可法命谋取宿迁。初八日渡河，复其城。越数日，大清兵围邳州，军城北，肇基军城南，相持半月，大清兵引去。

顺治二年三月，大清兵抵扬州，可法邀诸将赴援。独肇基自白洋河趋赴，过高邮不见妻子。既入城，请乘大清兵未集，背城一战。可法持重，肇基乃分守北门，发砲伤围者。已而城破，率所部四百人巷战，格杀数百人。后骑来益众，力不支，一军皆没。副将乙邦才、马应魁、庄子固等皆同死。

乙邦才，青州人。崇祯中，以队长击贼于河南、江北间。大将黄得功与贼战霍山，单骑逐贼，陷淖中。贼围而射之，马毙，得功徒步斗。天将暮，仅余二矢。邦才大呼冲贼走，得功乃得出。邦才授以己马，分矢与之，且走且射，殪追骑十余人，始得及其军。得功自是知邦才。

时有张衡者，亦以骁敢名。贼围六安急，总督马士英救之。甫至，斥其左右副将，而号于军中曰：“孰为乙邦才、张衡者？”

两人入谒，即牒补副将，以其兵授之，曰：“为我入六安，取知州状来报。”两人出，即简精骑二百，夜冲贼阵而入，绕城大呼，曰：“大军至矣，固守勿懈！”城中人喜，守益坚。两人促知州署状，复夺围出，不损一骑。

时颍、寿、六安、霍山诸州县数被寇，邦才大小十余战，咸有功。及可法镇扬州，携之行。至是战败，自刎死。

马应魁，字守卿，贵池人。初为小将，率家丁五十人巡村落间。猝遇贼，众惧欲奔。应魁大声曰：“勿怖死！死，命也。”连发二矢殪二贼，贼即退。可法因拔为副总兵，俾领旗鼓。每战披白甲，大书“尽忠报国”四字于背，至是巷战死。

庄子固，字宪伯，辽东人，年十三，杀人亡命。后从军有功，积官至参将。尝从山西总兵许定国救开封，军半道噪归，定国获罪。子固辑余众，得免议。后可法出镇，用为副总兵，俾兴屯于徐州、归德间。子固募壮士七百人，以赤心报国为号。闻扬州被围，率众驰救，三日而至。城将破，欲拥可法出城，遇大清兵，格斗死。

他若副将楼挺、江云龙、李豫，参将陶国祚、许谨、冯国用、陈光玉、李隆、徐纯仁，游击李大忠、孙开忠，都司姚怀龙、解学曾等十余人，皆以巷战死。

赞曰：金国凤之善守，曹变蛟之力战，均无愧良将材。然而运移事易，难于建功，而易于挫败，遂至谋勇兼绌，以身殉之。盖天命有归，莫之为而为者矣。

列传第一百六十一

左良玉 邓玘 贺人龙 高杰 刘泽清 祖宽

左良玉，字昆山，临清人。官辽东车右营都司。崇祯元年，宁远兵变，巡抚毕自肃自经死，良玉坐削职回卫。已，复官。总理马世龙令从游击曹文诏援玉田、丰润，连战洪桥、大堠山，直抵遵化。论恢复四城功，与文诏等俱进秩，隶昌平督治侍郎侯恂麾下。大凌河围急，诏昌平军赴援，总兵尤世威护陵不得行，荐良玉可代率兵往。已，恂荐为副将，战松山、杏山下，录功第一。

良玉少孤，育于叔父。其贵也，不知其母姓。长身赭面，骁勇，善左右射。目不知书，多智谋，抚士卒得其欢心，以故战辄有功。时陕西贼入河南，图怀庆。廷议令良玉将昌平兵往剿，大指专办河南。会贼寇修武、清化者窜入平阳，因檄良玉入山西御之，颇有斩获。河南巡抚樊尚璟以良玉驻泽州，扼豫、晋咽喉，可四面为援兵。诏从之。时曹文诏将陕西兵，帝令良玉受尚璟节制，与文诏同心讨贼，有急则秦兵东，豫兵西，良玉兵从中横击。

六年正月，贼犯隰州，陷阳城。良玉败之于涉县之西陂。二月，良玉兵与贼战武安，大败。尚璟罢，以太常少卿玄默代之。三月，贼再入河内，良玉自辉县逐之。贼奔修武，杀游击越效忠，追参将陶希谦，希谦坠马死。良玉击之万善驿，至柳树口大败之，擒贼首数人，贼遂西奔。河南额兵仅七千，数被

贼，折亡殆尽。良玉将昌平兵二千余，数战，虽有功，势孤甚。总兵邓 方立功莱州，乃命将川兵益以石砮土司马凤仪兵驰赴良玉，与共角贼。已而凤仪以孤军战没于侯家庄。

当是时，贼势已大炽，纵横三晋、畿辅、河北间。诸将曹文诏、李卑、艾万年、汤九州、邓 、良玉等先后与贼战，胜负略相当。良玉、 办河南，屡破之于官村，于沁河，于清化，于万善。良玉又扼之武安八德，斩获尤多。会帝命倪宠、王朴为总兵，将京营兵六千赴河南，以中官杨进朝、卢九德监其军，而别遣中官监良玉等军。职方郎中李继贞曰：“良玉、李卑身经百战，位反在宠、朴下，恐闻而解体。”乃令良玉、卑署都督僉事，为援剿总兵官，与宠、朴体相敌。京营兵至，共击贼，数有功。良玉败贼济源、河内，又败之永宁青山岭银洞沟，又自叶县追至小武当山，皆斩贼魁甚众。然诸将以中官监军，意弗善也。

其冬，贼西奔者复折而东。良玉、九州扼其前，京营兵尾其后，贼大困，官军连破之柳泉、猛虎村。贼张妙手、贺双全等三十六家谗词乞抚于分巡布政司常道立，因监军进朝以请。诸将俟朝命，不出战。会天寒河冰合，贼遂从澠池径渡，巡抚默率良玉、九州、卑、 兵待之境上。贼乃窜卢氏山中，由此自郟、襄入川中，折而掠秦陇，复出没川中、湖北，以犯河南，中原益大残破，而三晋、畿辅独不受贼祸者十年。

贼既渡河去，良玉与诸将分地守。陈奇瑜、卢象升方角贼秦、楚，七年春夏间，中州幸无事。既而奇瑜失李自成于车箱，廷议合晋、豫、楚、蜀兵四面剿之。贼乃分军三：一向庆阳，一趋郟阳，而一出关趋河南。趋河南者又分为三，郡邑所在告急。良玉扼新安、澠池，他将陈治邦驻汝州，陈永福扼南阳，皆坐甲自保而已，不能大创贼也。贼每营数万，兵番进，皆因

粮宿饱；我兵寡备多，馈饷不继。贼介马驰，一日夜数百里；我步兵多，骑少，行数十里辄疲乏，以故多畏贼。而良玉在怀庆时，与督抚议不合，因是生心，缓追养寇，多收降者以自重。督抚檄调，不时应命，稍稍露跋扈端矣。十二月遇贼于磁山，大战数十，追奔百余里。

八年正月，河南贼破颍州，毁凤阳皇陵。其陷鹿邑、柘城、宁陵、通许者，良玉在许州不能救。四月，督师洪承畴在汝州，令诸将分地遮贼。尤世威守雒南，陈永福控卢氏、永宁，邓、尤翟文、张应昌、许成名遏湖广。以吴村、瓦屋乃内乡、淅川要地，令良玉与汤九州以五千人扼之。未几，邓垵以兵哗死，而曹文诏讨陕贼，败没于真宁。贼益张，遂超卢氏，奔永宁。巡抚默被逮未去，檄良玉自内乡与陈治邦、马良文等援卢氏。八月败贼于鄢陵。九月蹙贼于郟之神垆山。贼连营数十里，番休更战，以疲我兵，良玉收其军而止。贼再攻密，良玉自郟援之，乃去。十月，良玉抵灵宝，合辽东总兵祖宽兵剪贼于涧口、焦村。焦村，硃阳关地也。十一月，李自成出硃阳关，张献忠久据灵宝，闯王高迎祥亦与合。良玉、宽御之灵宝，不能支，陕州陷。贼东下攻洛阳，良玉、宽从巡抚陈必谦救洛阳，贼乃去。迎祥、自成走偃师、巩。献忠走嵩、汝。良玉出雒追迎祥、自成。宽分击献忠救汝。会总理卢象升至自湖广，与宽大败贼汝西，令裨将破贼于宜阳黄涧口。

九年二月，贼败于登封郟城镇，走石阳关，与伊、嵩之贼合。故总兵九州由嵩县深入，与良玉夹剿。良玉中道遁归，九州乘胜穷追四十里，无援败歿，良玉反以捷闻。五月，象升遣祖宽、李重镇随陕西总督洪承畴西行。良玉军最强，又率中州人，故独久留之。而以其骄亢难用，用孔道兴代其偏将赵柱驻灵宝，防雒西；良玉与罗岱驻宜、永，防雒东。七月，良玉兵

抵开封，由登封之唐庄深入击贼，自辰麇至申，贼不支西走。陈永福方败贼于唐河，贼至田家营，良玉渡河击之，斩获颇众。九月，巡抚杨绳武劾良玉避贼，责令戴罪自赎。

十年正月，贼老回回合曹操、闯塌天诸部沿流东下，安庆告警，诏良玉从中州救之。良玉道剿杀南阳土寇杨四、侯驭民、郭三海，急抵六安，与贼遇。部将岱、道兴乘胜连战，大破贼。贼走霍、潜山。会马爌、刘良佐亦屡败贼于桐城、庐州、六安，贼在滁、和者亦西遁，江北警少息。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檄良玉入山搜剿，不应，放兵掠妇女。屯舒城月余，河南监军太监力促之，始北去，贼已饱掠入山矣。已，淅川陷，良玉拥兵不救。以六安破贼功，诏落职戴罪，寻复之。贼东下袭六合，攻天长，分掠瓜洲、仪真，破盱眙。良玉坚不肯救，令中州士大夫合疏留己。帝知出良玉意，不能夺也。十月，总理熊文灿至安庆，部檄以良玉军隶焉，良玉轻文灿不为用。

十一年正月，良玉与总兵陈洪范大破贼于郟西。张献忠假官旗号袭南阳，屯于南关。良玉适至，疑而急召之，献忠逸去。追及，发两矢，中其肩，复挥刀击之，面流血。其部下救以免，遂逃之谷城。未几，请降，良玉知其伪，力请击之，文灿不许。九月，文灿剿郟、襄诸贼，良玉与洪范及副将龙在田击破之双沟营，斩首二千余级。十二月，河南巡抚常道立调良玉于陕州。贼乘卢氏虚，遁入内、浙。是月，许州兵变，良玉家在许，歼焉。

十二年二月，良玉率降将刘国能入援京师，诏还讨河南贼。兵过灞头、吴桥，大掠，太监卢九德疏闻，诏令戴罪。已而破贼马进忠于镇平关。进忠降。又与国能再破贼李万庆于张家林、七里河，万庆亦降。七月，献忠叛去，良玉与罗岱追之，使岱为前锋，己随其后。逾房县八十里，至罗猴山，军乏食。伏起，

岱马挂于藤，抽刀断之，蹶而复进，弃马登山，贼围急，矢尽被获。良玉大败奔还，军符印信尽失，弃军资千万余，士卒死者万人。事闻，以轻进贬三秩。

十三年春，督师杨嗣昌荐良玉虽败，有大将才，兵亦可用，遂拜平贼将军。当是时，贼分为三：西则张献忠，踞楚、蜀郊；东则革里眼、左金王等四营，豕突随、应、麻、黄；南则曹操、过天星等十营，伏漳、房、兴、远间。闰正月，良玉合诸军击贼于枸坪关，献忠败走，良玉乃请从汉阳、西乡入蜀追之。嗣昌谋以陕西总督郑崇俭率贺人龙、李国奇从西乡入蜀，而令良玉驻兵兴平，别遣偏将追剿，良玉不从。嗣昌檄良玉曰：“贼势似不能入川，仍当走死秦界耳。将军从汉阳、西乡入川，万一贼从旧路疾趋平利，仍入竹、房，将何以御？不则走宁昌，入归、巫，与曹操合，我以大将尾追，促贼反楚，非算也。”良玉报曰：“蜀地肥衍，贼渡险任其奔轶，后难制。且贼入川则有粮可因，回郢则无地可掠，其不复窜楚境明矣。夫兵合则强，分则弱。今已留刘国能、李万庆守郢，若再分三千人入蜀，即驻兴平，兵力已薄，贼来能遏之耶？今当出其不意疾攻之，一大创自然瓦解，纵折回房、竹间，人迹断绝，彼从何得食？况郢兵扼之于前，秦抚在紫、兴扼之于右，势必不得逞。若宁昌、归、巫险且远，曹操、献忠不相下。倘穷而归曹，必内相吞，其亡立见。”良玉已于二月朔涉蜀界之渔溪渡矣。嗣昌度力不能制，而其计良是，遂从之。

时献忠营太平县大竹河，良玉驻渔溪渡。未几，总督崇俭引其兵来会。贼移军九滚坪，见玛瑙山峻险，将据之。良玉始抵山下，贼已踞山颠，乘高鼓噪。良玉下马周览者久之，曰：“吾知所以破贼矣。”分所进道为三，己当其二，秦兵当其一。令曰：“闻鼓声而上。”两军夹击，贼阵坚不可动。鏖战久之，

贼大溃，坠崖涧者无算。追奔四十里，良玉兵斩扫地王曹威、白马邓天王等渠魁十六人。献忠妻妾亦被擒，遁入兴山、归州之山中，寻自盐井窜兴、归界上。是役也，良玉功第一。事闻，加太子少保。四月，良玉进屯兴安、平利诸山，连营百里。诸军惮山险，围而不攻。久之，献忠自兴、房走白羊山而西，与罗汝才合。七月，良玉乘胜击过天星，降之。过天星者，名惠登相，既降，遂始终为良玉部将。

初，良玉受平贼将军印，浸骄，不肯受督师约束。而贺人龙屡破贼有功，嗣昌私许以人龙代良玉。及良玉奏玛瑙山捷，嗣昌语人龙须后命。人龙大恨，具以前语告良玉，良玉亦内恨。当献忠之败走也，追且及，遣其党马元利操重宝啖良玉曰：“献忠在，故公见重。公所部多杀掠，而阁部猜且专。无献忠，即公灭不久矣。”良玉心动，纵之去。监军万元吉知良玉跋扈不可使，劝嗣昌令前军蹙贼，后军继之，而身从间道出梓潼扼归以俟济师，嗣昌不用。贼既入蜀之巴州，人龙兵噪而西归。召良玉兵合击，九檄皆不至。

十四年正月，诸军追贼开县之黄陵城。参将刘士杰深入，所当披靡。献忠登高望，见无秦人旗帜，而良玉兵前部无斗志，独士杰孤军。乃密选壮士潜行箐谷中，乘高大呼驰下，良玉兵先溃，总兵猛如虎溃围出。嗣昌方悔不用元吉言，而献忠已席卷出川，西绝新开驿置，楚、蜀消息中断，遂以计给入襄阳城。襄王被执，嗣昌不食卒。贼濒死复纵，迄以亡国者，以良玉素骄蹇不用命故也。二月，诏良玉削职戴罪，平贼自赎。五月，献忠陷南阳，即攻沁阳破之。良玉至南阳，贼遁去。良玉不戢士，沁人脱于贼者，遇官军无噍类。既而献忠陷郟西，掠地至信阳，屡胜而骄。良玉乃从南阳进兵，复大破之，降其众数万。献忠中股，负重伤夜遁。而是时，李自成方残襄城，围良玉于

鄆城，几陷。会陕西总督汪乔年出关，自成乃辍围，与乔年战襄阳城外。乔年军尽覆，良玉不能救。帝既斩贺人龙以肃军攻，专倚良玉办贼。

十五年四月，自成复围开封，乃释故尚书初荐良玉者侯恂于狱，起为督师，发帑金十五万犒良玉营将士，激劝之。良玉及虎大威、杨德政会师硃仙镇，贼营西，官军营北。良玉见贼势盛，一夕拔营遁，众军望见皆溃。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，从后击之。官军幸追者缓，疾驰八十里。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，环绕百里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。良玉兵大乱，下马渡沟，僵仆溪谷中，趾其颠而过。贼从而蹂之，军大败，弃马骡万匹，器械无算，良玉走襄阳。帝闻良玉败，诏恂拒河图贼，而令良玉以兵来会。良玉畏自成，迁延不至。九月，开封以河决而亡。帝怒恂，罢其官，不能罪良玉也。开封既亡，自成无所得，遽引兵西，谋拔襄阳为根本。

时良玉壁樊城，大造战舰，驱襄阳一郡人以实军，诸降贼附之，有众二十万。然亲军爱将大半死，而降人不奉约束，良玉亦渐衰多病，不复能与自成角矣。自成乘胜攻良玉，良玉退兵南岸，结水寨相持，以万人扼浅洲。贼兵十万争渡，不能遏。良玉乃宵遁，引其舟师，左步右骑而下。至武昌，从楚王乞二十万人饷，曰：“我为王保境。”王不应，良玉纵兵大掠，火光照江中。宗室士民奔窜山谷，多为土寇所害。驿传道王扬基夺门出，良玉兵掠其资，并及其子女。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，至十六年正月中，兵始去。居人登蛇山以望，叫呼更生，曰：“左兵过矣！”良玉既东，自成遂陷承天，傍掠诸州县。

当是时，降兵叛卒率假左军号恣剽掠，蕲州守将王允成为乱首，破建德，劫池阳，去芜湖四十里，泊舟三山、荻港，漕艘盐舶尽夺以载兵。声言诸将寄帑南京，请以亲信三千人与俱。

南京诸文武官及操江都御史至陈师江上为守御。士民一夕数徙，商旅不行。都御史李邦华被召，道湖口，草檄告良玉，以危词动之。而令安庆巡抚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两，补六月粮，军心乃定。邦华入见帝，论良玉溃兵之罪，请归罪于王允成。帝乃令良玉诛允成，而奖其能定变。良玉卒留允成于军中，不诛也。良玉留安庆久之，徐溯九江上。闻献忠破湖广，沉楚王于江，坐视不救。

八月乃入武昌，立军府招徠，下流粗定，分命副将吴学礼援袁州。江西巡抚郭都贤恶其淫掠，檄归之，而自募土人为戍守。会贼陷长沙、吉州，复陷袁州、岳州，良玉遣马进忠援袁州，马士秀援岳州。士秀率水师败贼岳州城下，二城遂并复。时帝命兵部侍郎吕大器代侯恂为总督，恂解任，中道逮下狱。良玉知其为己故，心鞅鞅，与大器龃龉。贼连陷建昌诸府，大器无兵不能救，良玉亦不援。进忠与贼战嘉鱼，再失利，良玉军遂不振。会献忠从荆河入蜀，良玉遣兵追之，距荆州七十里。荆、襄诸贼因自成入关，尽懈。良玉侦知，乃遣副将卢光祖上随、枣、承德，而惠登相自均、房，刘洪起自南阳，擒贼后，收其空虚地以自为功。

十七年三月，诏封良玉为宁南伯，畀其子梦庚平贼将军印，功成世守武昌。命给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战，良玉乃条日月进兵状以闻。疏入，未奉旨，闻京师被陷，诸将汹汹，以江南自立君，请引兵东下。良玉恸哭，誓不许。副将士秀奋曰：“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，吾击之！”以巨舰置砲断江，众乃定。

福王立，晋良玉为侯，廕一子锦衣卫正千户，且并封黄得功、高杰、刘泽清、刘良佐为诸镇，俱廕子世袭，而以上流之事专委良玉，寻加太子太傅。时李自成败于关门，良玉得以其间稍复楚西境之荆州、德安、承天。而湖广巡抚何腾蛟及总督

袁继咸居江西，皆与良玉善，南都倚为屏蔽。

良玉兵八十万，号百万，前五营为亲军，后五营为降军。每春秋肄兵武昌诸山，一山帜一色，山谷为满。军法用两人夹马驰，曰：“过对”。马足动地殷如雷，声闻数里。诸镇兵惟高杰最强，不及良玉远甚。然良玉自硃仙镇之败，精锐略尽，其后归者多乌合，军容虽壮，法令不复相慑。良玉家殁于许州，其在武昌，诸营优娼歌舞达旦，良玉块然独处，无姬侍。尝夜宴僚佐，召营妓十余人行酒，履渍交错，少焉左顾而歎，以次引出。宾客肃然，左右莫敢仰视。其统驭有体，为下所服多此类。而是时，良玉已老且病，无中原意矣。

良玉之起由侯恂。恂，故东林也。马士英、阮大铖用事，虑东林倚良玉为难，谩语修好，而阴忌之，筑板矶城为西防。良玉叹曰：“今西何所防，殆防我耳。”会朝事日非，监军御史黄澍挟良玉势，面触马、阮。既返，遣缙骑逮澍，良玉留澍不遣。澍与诸将日以清君侧为请，良玉踌躇弗应。亡何，有北来太子事，澍借此激众以报己怨，召三十六营大将与之盟。良玉反意乃决，传檄讨马士英，自汉口达蕲州，列舟二百余里。良玉疾已剧，至九江，邀总督袁继咸入舟中，袖中出密谕，云自皇太子，劫诸将盟，继咸正辞拒之。部将郝效忠阴入城，纵火残其城而去。良玉望城中火光，曰：“予负袁公。”呕血数升，是夜死。时顺治二年四月也。诸将秘不发丧，共推其子梦庚为留后。七日，军东下，朝命黄得功渡江防剿。

初，梦庚自立，佯语继咸至池州侯旨。抵池，继咸密以疏闻，道梗不得达。惠登相者，初为贼，既降，为良玉副将。诸军自彭泽下，连陷建德、东流，残安庆城，独池州不破，贻书登相曰：“留此以待后军。”登相大诟曰：“若此，则我反不如前为流贼时矣，如先帅未命何！”檄其军返。梦庚见黑旗船

西上，索轻舸追及之，登相与相见大恸。以梦庚不足事，引兵绝江而去，诸将乃议旋师。时大清兵已下泗州，逼仪真矣。梦庚遂偕澍以众降于九江。

邓 ，四川人。天启初，从军，积功得守备。安邦彦反，追贼织金，勇冠诸将。已，败织绩河滨。鲁钦败歿，贼犯威清。 夜斫营走贼，进都司佾书。讨败苗酋李阿二。自贵州用兵，裨将杨明楷、刘志敏、张云鹏并骁勇，不得为大将，惟以功名闻。

崇祯初，屡迁四川副总兵，与侯良柱共斩安邦彦。京师有警，率六千人勤王，共复遵、永四城。加署都督佾事，世廕千户。寻擢总兵官，镇守遵化。战喜峰口及洪山，并有功，进秩为真。五年春，叛将乱登、莱，王洪等无功。 自请行，命为援剿总兵官，与洪及刘国柱御贼沙河，战相当。已而遁走，贼乘之，大败。寻与诸将金国奇等复登、莱二城，录功进署都督同知。

戍遵化久，思归。及登、莱事竣，复以为言。会贼入河北，言者请令 剿， 怏怏而行。给事中范淑泰劾 虐民，帝不问，旋遣近侍监其军。 至济源，射杀王自用于善阳山，即贼紫金梁也。顷之，贼逼磁州，拒却之彭城镇。与左良玉击贼清池、柳庄，贼走林县。 部将杨遇春邀贼，中伏死。贼用其旗，并诱杀他将，自是轻 。俄与良玉逐贼沙河，贼围汤阴， 被困土樵窝，良玉救乃免。已，共破贼官村、沁河、清化、万善，移师畿南，败贼白草关。贼犯平山，败之红子店、马种川。贼遁青石岭败之红润村、醉汉口。贼犯临城，败之鱼桂岭。

当是时，贼蔓河朔及畿南，天子特遣倪宠、王朴将京军，而保定梁甫，河南左良玉，汤九州合 军足殄贼。群帅势相轧，彼此观望，托山深道岐以自解，莫利先入，贼遂由浍池南渡。

而诸帅各有近侍为中军，事易掩饰，所报功多不以实也。十一月，贼南遁，追败之浞池扣子山，至宜阳、卢氏而还。是月以 为保定总兵官，代梁甫。

七年正月以贼尽入郟、襄，命 援剿，解南漳围。寻败贼胡地冲，斩闯天王、九条龙、草上飞、抓山虎、双翼虎。剿房县、竹山、南漳贼，战狮子崖、石漳山，斩一只虎、满天飞。已，击贼洵阳七家沟，连战皆捷，获首功一千有奇。八月叙五峰山破贼功，进右都督。 不善驭军，军心亦不附，噪于郟西，渡河以避之，总督陈奇瑜犒慰乃定。奇瑜集诸将讨竹山、竹溪诸贼， 频有功。十一月，贼大入河南，命 援剿。

八年春，贼陷新蔡，知县王信骂贼死， 追败贼罗山。是时，贼陷凤阳，命 自黄州速援安庆。及桐城被围，竟不至。御史钱守廉劾 剿贼罗山，杀良冒功，命总督洪承畴核之。四月，承畴至汝州，令 戍樊城，防汉江。是月，部将王允成以克饷鼓噪，杀其二仆。 惧，登楼越墙堕地死。

由小校，大小数百战，所向克捷。以久戍觖望，恣其下淫掠。大学士王应熊以乡里庇之， 益无所惮。其死也，人以为逸罚云。

贺人龙，米脂人。初以守备隶延绥巡抚洪承畴麾下。崇祯四年，承畴受贼降，命人龙劳以酒，伏兵击斩三百二十人。其冬，张福臻代承畴，遣人龙剿贼党雄，斩获二百有奇。明年夏，从福臻擒贼孙守法。其秋，以所部援剿山西。六年春，与总兵尤世禄复辽州。已，败贼垣曲、绛县。进都司佾书。又连破贼水头镇、花池寨、汤湖村。会山西贼几尽，乃还陕西。从巡抚陈奇瑜讨平延川贼，浮斩一千有奇。奇瑜擢总督，以人龙自随。

七年四月击贼隰州，擒克天虎，进参将。奇瑜追贼郟、襄、兴、汉，人龙并有功。贼轶车箱峡，陷陇州西去，奇瑜遣人龙

救之。甫入陇州，李自成复至，环攻。以人龙同里闲，遣其将高杰移书令反，人龙不报。固守两月，左光先救至，围始解。十二月败贼中庄。明年正月，凤阳陷，总督洪承畴遣人龙驰救，败贼睢州。进副总兵。承畴以陕西急，率人龙入关。商、洛贼马光玉等薄西安，距大军五十里。承畴命人龙入子午谷，邀贼之南；别将刘成功、王永祥邀贼之北；张全昌从咸阳绕兴平东。贼以此不敢南遁，尽走武功、扶风，又渡渭走郿县。承畴追至王渠镇，贼方掠南山。人龙、成功等与战，追奔三十里，至大泥峪，贼弃马登山走。七月，高迎祥、张献忠掠秦安、清水，人龙偕全昌破之张家川。已而失利，都司田应龙等死。八月，高杰降，承畴令人龙及游击孙守法挟之趋富平，乘夜击败贼。人龙寻移守延绥。

九年七月从巡抚孙传庭大破贼螯啡，擒迎祥。九月，惠登相等屯宝鸡，承畴遣人龙等往击，战于贾家村。追奔，为贼所截。川将曾荣耀等来援，败去，人龙坐褫官立功。十年，小红狼围汉中，瑞王告急。承畴率人龙兵由两当趋救，贼解去，诏复人龙官。徽、秦逸贼东趋平、凤，人龙蹶至柳林，不利。贼窥西安，人龙御之，斩获多。其冬，自成、登相入四川，承畴率人龙等往援。岁暮至广元，贼已逼成都，自成别由松潘还陕西。

十一年，承畴督人龙等自阶、文穷追，自成走入西羌界，人龙与曹变蛟等大战二十七日。自成引残卒入塞，窜山中，谋入四川，为人龙及马科所追。突汉中，扼于左光先。其党祁总管降，自成几灭。详《变蛟传》。其冬，京师戒严，擢人龙总兵官，帅师入卫。人龙所部多降贼，至山西而噪，寻抚定。抵京，与变蛟等奏捷于太平。明年事定，还陕西。其秋，张献忠、罗汝才叛，谋入陕。人龙及副将李国奇等扼之兴安，乃入川东。

杨嗣昌檄陕西总督郑崇俭率人龙、国奇军会剿。十二月，人龙击贼，大败之。

十三年二月与左良玉大破贼玛瑙山，人龙得一千三百余级，降贼将二十五人。六月，汝才、登相犯开县，总兵郑嘉栋击之仙寺岭，人龙击之马弱溪，共斩首一千二百。汝才、登相东西走，追之不能及。时贼尽集于川，监军万元吉令川将守巴、巫诸隘，人龙、国奇及楚将张应元、汪云龙、张奏凯专主追击。及应元军入夔，营土地岭，人龙逗留不至，诸军遂大败，人龙竟还陕。已而献忠、汝才陷剑州，趋广元，将从间道入汉中。人龙拒之阳平、百丈二关，贼乃退。十二月，嗣昌至重庆，三檄人龙会师，不至。

初，嗣昌恶左良玉，许人龙代为平贼将军。及战玛瑙山，良玉功第一，嗣昌语人龙姑待之。人龙大失望，效良玉所为，不奉约束，嗣昌亦不能制。贼陷泸州而北，人龙屯小市厢，隔一水不击。贼遂越成都走汉州德阳，人龙军大噪而归。

十四年三月，嗣昌卒，丁启睿代，令人龙、国奇出当阳，击败自成于灵宝山中。人龙子大明战歿。九月，总督傅宗龙统人龙、国奇军出关，次新蔡，遇贼孟家庄。将战，人龙先走，国奇战不胜，亦走，宗龙遂歿。十五年正月，总督汪乔年出关击贼，人龙及郑嘉栋、牛成虎从。至襄城遇贼，复不战走，乔年亦歿。帝大怒，欲诛之，虑其为变，姑夺职，戴罪视事。及孙传庭督师陕西，帝授以意。人龙驻咸阳虞祸，晓夜为备。传庭以人龙家米脂，其宗族多在贼中，未可轻发，在道佯上疏曰：人龙臣旧将，愿贯其罪，俾从臣自效。”帝亦佯许之。人龙稍自安。传庭至陕，密与巡抚张尔忠谋，以五月朔召人龙计事，数其罪斩之。其部将周国卿将精卒二百人与同党魏大亨、贺国贤、高进库等将逃还泾阳取其孥，与贼为乱。尔忠遣参将

孙守法先入泾阳，质其妻子。国卿穷，谋斩大亨等以降。尔忠密闻之大亨，遂斩国卿，函送其首。他部将高杰、高汝利、贺勇、董学礼等十四人俱仍故官，一军乃定。

高杰，米脂人。与李自成同邑，同起为盗。崇祯七年闰八月，总督陈奇瑜遣参将贺人龙救陇州，被围大困。自成令杰遗书约人龙反，不报。使者归，先见杰，后见自成。比围城两月不拔，自成心疑杰，遣别部将往代，杰归守营。自成妻邢氏武多智，掌军资，每日支粮仗。杰过氏营，分合符验。氏伟杰貌，与之通，恐自成觉，谋归降。次年八月遂窃邢氏来归。洪承畴以付人龙，使其游击孙守法挟以破贼，取立效为信，自是杰常隶人龙麾下。十三年，张献忠败于玛瑙山，窜兴、归界上，杰随人龙及副将李国奇大败之盐井。

十五年，人龙以罪诛，命杰为实授游击。十月，陕西总督孙传庭至南阳，自成与罗汝才西行逆之。传庭以杰与鲁某为先锋，遇于冢头，大战败贼，追奔六十里。汝才见自成败来救，绕出官军后。后军左勦望见贼，怖而先奔，众军皆奔，遂大溃，杰所亡失独少。

十六年进副总兵，与总兵白广恩为军锋，两人皆降将也。广恩鸷鹫，素不奉约束，而杰尤凶暴。朝廷以杰为自成所切齿，故命隶传庭办贼。九月从传庭克宝丰，复郟县。时官军乘胜深入，乏食。降将李际遇通贼，自成帅精骑大至。传庭问计于诸将，杰请战，广恩不可。传庭以广恩为怯，广恩不悛，引所部遁去。官军接战，陷伏中。杰登岭上望之曰：“不可支矣。”亦麾众退。军遂大奔，死者数万。广恩走汝州不救，杰乃随传庭走河北。已而自山西渡河，转入潼关，广恩已先至。十一月，自成攻关，广恩力战。而杰怨广恩以宝丰之败不救己，亦拥众不肯救。广恩战败，关遂破，传庭被杀。自成破西安，据之。

杰北走延安，贼将李过追杰。杰东走宜川，河冰适合，遂渡，入蒲津以守。贼至，冰解不得渡，乃免。广恩既败，走固原，为贼将追及，遂以城降。十七年进杰总兵。帝令总督李化熙率杰兵驰救山西，而蒲州、平阳已陷久，杰退至泽州，沿途大掠，贼遂薄太原。

京师陷，杰南走，福王封杰兴平伯，列于四镇，领扬州，驻城外。杰固欲入城，扬州民畏杰不纳。杰攻城急，日掠厢村妇女，民益恶之。知府马鸣騄、推官汤来贺坚守月余。杰知不可攻，意稍怠。阁部史可法议以瓜州予杰，乃止。九月命杰移驻徐州，以左中允卫胤文兼兵科给事中监其军西讨。徐州土贼程继孔被擒至京师，乘李自成乱逃归，十二月，杰擒斩之。加太子少傅，廕一子，世袭锦衣佥事。

初，杰伏兵要击黄得功于土桥，得功几不免，两镇遂相仇怨，事见《得功传》。杰争扬州时，可法颇为所窘。至是，杰感可法忠，与谋恢复。议调得功与刘泽清二镇赴邳、宿防河，杰自提兵直趋归、开，且瞰宛、洛、荆、襄，以为根本。遂具疏上之，语激切。且云：“得功与臣犹介介前事。臣知报君雪耻而已，安能与同列较短长哉！”然得功终不欲为杰后劲，而泽清尤狡横难任。可法不得已，调刘良佐赴徐与杰为声援。

顺治二年正月，杰抵归德。总兵许定国方驻睢州，有言其送子渡河者。杰招定国来会，不应。复邀巡抚越其杰、巡按陈潜夫同往睢州，定国始郊逆。其杰讽杰勿入城，杰心轻定国，不听，遂入城。十一日，定国置酒享杰。杰饮酣，为定国刻行期，且微及送子事。定国益疑，无离睢意。杰固促之行，定国怒，夜伏兵传砲大呼。其杰等急遁走，杰醉卧帐中未起，众拥至定国所杀之。先是，杰以定国将去睢，尽发兵戍开封，所留亲卒数十人而已。定国伪恭顺，多选妓侍杰，而以二妓偶一卒

寢。卒尽醉，及闻砲欲起，为二妓所掣不得脱，皆死。明日，杰部下至，攻城，老弱无子遗。定国走降大清军。

杰为人淫毒，扬民间其死，皆相贺。然是行也，进取意甚锐，故时有惜之者。始朝廷许诸镇与闻国是，故杰屡条奏救降贼者，及请释武愷于狱，不允。复疏荐吴甡、郑三俊、金光辰、姜埰、熊开元、金声、沈正宗等。大抵其时武臣风尚多类此。杰死，赠太子太保，以其子元爵袭兴平伯。

刘泽清，曹县人。以将材授辽东宁、前卫守备，迁山东都司佾书，加参将。崇祯三年，大清兵攻铁厂，欲据以绝丰润粮道。援守三屯总兵杨肇基遣泽清来援，未至铁厂一十五里，遇大兵，力战，自辰至午不决。得济师，转战至遵化，夹击，遂得入城。叙功，加二级至副总兵。五年以侵克军粮被劾，诏立功冲要地。六年迁总兵。其冬加左都督，恢复登州有功。八年诏统山东兵防漕。九年，京师戒严，统兵入卫，令驻新城为南北控扼，复命留守通州。加左都督、太子太师。

十三年五月，山东大饥，民相聚为寇，曹、濮尤甚。帝命泽清会总兵杨御蕃兵剿捕之。八月降右都督，镇守山东防海。泽清以生长山东，久镇东省非宜，请辞任。帝令整旅渡河，合诸镇星驰援剿。

十六年二月，贼围开封久，泽清赴援。以硃家寨去汴八里，提五千人南渡，倚河为寨，疏水环之，欲以次结八寨达大堤，筑甬道，馈饷城中。壁垒未成，贼来争。相持三日，互有杀伤。泽清即命拔营去，惶扰奔迸，士争舟，多溺死者。

泽清为人性恇怯，怀私观望。尝妄报大捷邀赏赐，又诡称堕马被伤，诏赉药资四十两。命赴保定剿贼，不从，日大掠临清。率兵南下，所至焚劫一空。寇氛日急，给事中韩如愈、马嘉植皆谋奉使南归。如愈常劾泽清，过东昌，泽清遣人杀之于

道，无敢上闻者。

京师陷，泽清走南都，福王以为诸镇之一，封东平伯，驻庐州。时武臣各占分地，赋入不以上供，恣其所用，置封疆兵事一切不问。与廷臣互分党援，干预朝政，排挤异己，奏牍纷如，纪纲尽裂，而泽清所言尤狂悖。王初立，即援靖康故事，请以今岁五月改元，又请宥故辅周延儒助饷脏银。都御史刘宗周劾诸将跋扈状，泽清遂两疏劾宗周，且曰：“上若诛宗周，臣即卸职。”朝廷不得已，温诏解之。又请禁巡按不得拿访追脏，请法司严缉故总督侯恂及其子方域，朝廷皆曲意从之。

顺治二年四月，扬州告急，命泽清等往援，而泽清已潜谋输款矣。大清恶其反覆，磔诛之。

泽清颇涉文艺，好吟咏。尝召客饮酒唱和。幕中蓄两猿，以名呼之即至。一日，宴其故人子，酌酒金瓿中，瓿可容三升许，呼猿捧酒跪送客。猿狰狞甚，客战掉，逡巡不敢取。泽清笑曰：“君怖耶？”命取囚扑死阶下，剜其脑及心肝，置瓿中，和酒，付猿捧之前。饮酌，颜色自若。其凶忍多此类。

祖宽，辽东人。少有勇力。给侍祖大寿家，从军有功，累官宁远参将。部卒多塞外降人，所向克捷。

崇祯五年七月，叛将李九成等围莱州急，诏发关外兵讨之。宽与靳国臣、祖大弼、张韬率兵抵昌邑。巡抚硃大黄典获贼书，约宽等为内应，以示宽等。皆誓灭贼以自明，乃用宽、国臣为前锋。宽至沙河与贼遇，众寡不敌，稍却。会国臣至，拔刀大呼直前，宽、大弼、韬咸殊死战，大败贼兵，逐北抵城下，立解莱州围。是月晦，进兵黄县。贼倾巢出战，宽等复大败之，遂与刘泽清等筑长围以困登州。明年二月，贼始平。语详《大典传》。宽以解围功，进都督僉事。再叙功，世廕外卫副千户，进副总兵。

八年秋，命为援剿总兵官，督关外兵三千讨流贼。十月至河南，巡抚陈必谦、监纪推官汤开远令与左良玉抵灵宝，至则挫张献忠于焦村。无何，高迎祥、李自成至，与献忠合攻阌乡。宽赴救，贼解而趋灵宝，断良玉、宽军不相应，遂东陷陕州，攻洛阳。良玉、宽至，迎祥、自成、献忠皆走。良玉追迎祥，而宽分击献忠，夜督副将祖克勇等趋葛家庄，黎明遇贼，大破之。贼奔嵩县九皋山，宽伏二军于山沟诱之。贼趋下，伏发，斩馘九百有奇。寻与副将刘肇基、罗岱遇贼汝州圪料镇，复大败贼，伏尸二十余里，斩馘千六百有奇。献忠愤，合迎祥、自成兵，与宽战龙门、白沙，截官军为二。宽自断后，士卒殊死斗，自晨至夜分，复大捷，斩馘一千有奇。迎祥、自成乃走窥光州，宽督副将李辅明蹶其后。贼走攻确山，宽等驰救，大破之，斩馘五百八十有奇。自成等遂东走庐州，攻围七昼夜。明年正月，宽等至，贼奔全椒，遂围滁州。南京太仆卿李觉斯、知州刘大巩力御之。而宽等军至，奋击大呼，诸军无不一当百，自晨至晡，贼大败。从城东五里追至关山之硃龙桥，横尸枕藉，水为不流。二月，又从总理卢象升破贼七顶山，歼自成精卒殆尽。象升移军南阳，命宽备邓州。会贼渡汉江，入郢、襄，余众三万匿内乡、浙川山中。象升命宽与祖大乐等入山搜讨。

边军强憨，性异他卒，不可以法绳。往时官军多关中人，与贼乡里，临阵相劳苦，抛生口，弃輜重，即纵之去，谓之“打活仗”。边军不通言语，逢贼即杀，故多胜。然所过焚庐舍，淫妇女，恃功不戢；又利野战，惮搜山；且见贼远窜，非旬朔可定，自以为客将，无持久心。宽卒方过河，噪而逸。象升激劝再三，始听命。至党子口，仍按甲不行。而总兵李重镇素恇怯，冀卸责，众益思归。象升乃力陈入山搜剿之难，请令宽、重镇赴关中讨贼。会总督洪承畴亦请之，宽等遂移军陕西，隶

承畴麾下。八月，京师被兵，召入卫。录滁州功，进右都督，赉银币。事定，命赴宁远协守。

十一年冬，诏宽率师援畿辅。及山东告急，宽逗遛。明年正月，济南失守，褫职被逮，坐失陷藩封，竟弃市。

宽敢战有功，称骁将。性刚使气，不为文吏所喜，卒致大辟，莫为论救。

赞曰：左良玉以骁勇之材，频歼剧寇，遂拥强兵，骄亢自恣，缓则养寇以贻忧，急则弃甲以致溃。当时以不用命罪诸将者屡矣，而良玉偃蹇僨事，未正刑章，姑息酿患，是以卒至称兵犯阙而不顾也。高杰、祖宽皆刚悍难驯，恃功不戢，而杰尤为凶鹫。然杰被戕于锐意进取之时，宽受诛于力战赴援之后，死非其罪，不能无遗憾焉。

列传第一百六十二

史可法 任民育等 何刚等 高弘图 姜曰广 周鏞 雷績祚

史可法，字宪之，大兴籍，祥符人。世锦衣百户。祖应元举于乡，官黄平知州，有惠政。语其子从质曰：“我家必昌。

“从质妻尹氏有身，梦文天祥入其舍，生可法。以孝闻。举崇祯元年进士，授西安府推官，稍迁户部主事，历员外郎、郎中。

八年，迁右参议，分守池州、太平。其秋，总理侍郎卢象升大举讨贼。改可法副使，分巡安庆、池州，监江北诸军。黄梅贼掠宿松、潜山、太湖，将犯安庆，可法追击之潜山天堂寨。明年，祖宽破贼滁州，贼走河南。十二月，贼马守应合罗汝才、李万庆自郟阳东下。可法驰驻太湖，扼其冲。十年正月，贼从间道突安庆石牌，寻移桐城。参将潘可大击走贼，贼复为庐、风军所扼，回桐城，掠四境。知县陈尔铭婴城守，可法与可大剿捕。贼走庐江，犯潜山，可法与左良玉败之枫香驿，贼乃窜潜山、太湖山中。三月，可大及副将程龙败歿于宿松。贼分其党摇天动别为一营，而合八营二十余万众，分屯桐城之练潭、石井、陶冲。总兵官牟文绶、刘良佐击败之挂车河。

当是时，陕寇聚漳、宁，分犯岷、洮、秦、楚、应、皖，群盗遍野。总理卢象升既改督宣、大，代以王家祯，祖宽关外兵亦北归。未几，上复以熊文灿代家祯，专抚贼。贼益狂逞，盘牙江北，南都震惊。七月擢可法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安庆、庐州、太平、池州四府，及河南之光州、光山、固始、罗田，湖

广之蕲州、广济、黄梅，江西之德化、湖口诸县，提督军务，设额兵万人。贼已东陷和州、含山、定远、六合，犯天长、盱眙，趋河南。可法奏免被灾田租。冬，部将汪云凤败贼潜山，京军复连破老回回舒城、庐江，贼遁入山。时监军佥事汤开远善击贼，可法东西驰御，贼稍稍避其锋。十一年夏，以平贼逾期，戴罪立功。

可法短小精悍，面黑，目烁烁有光。廉信，与下均劳苦。军行，士不饱不先食，未授衣不先御，以故得士死力。连败贼英山、六合，顺天王乞降。十二年夏，丁外艰去。服阕，起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。代硃大典总督漕运，巡抚凤阳、淮安、扬州，劾罢督粮道三人，增设漕储道一人，大浚南河，漕政大厘。拜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因武备久弛，奏行更新八事。

十七年四月朔，闻贼犯阙，誓师勤王。渡江抵浦口，闻北都既陷，缟衣发丧。会南都议立君，张慎言、吕大器、姜曰广等曰：“福王由崧，神宗孙也，伦序当立，而有七不可：贪、淫、酗酒、不孝、虐下、不读书、干预有司也。潞王常淦，神宗侄也，贤明当立。”移牒可法，可法亦以为然。凤阳总督马士英潜与阮大铖计议，主立福王，咨可法，可法以七不可告之。而士英已与黄得功、刘良佐、刘泽清、高杰发兵送福王至仪真，于是可法等迎王。五月朔，王谒孝陵、奉先殿，出居内守备府。群臣入朝，王色赧欲避。可法曰：“王毋避，宜正受。”既朝，议战守。可法曰：“王宜素服郊次，发师北征，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。”王唯唯。明日再朝，出议监国事。张慎言曰：“国虚无人，可遂即大位。”可法曰：“太子存亡未卜，倘南来若何？”诚意伯刘孔昭曰：“今日既定，谁敢复更？”可法曰：“徐之。”乃退。又明日，王监国，廷推阁臣，众举可法、高弘图、姜曰广。孔昭攘臂欲并列，众以本朝无勋臣入

阁例，遏之。孔昭勃然曰：“即我不可，马士英何不可？”乃并推士英。又议起废，推郑三俊、刘宗周、徐石麒。孔昭举大铖，可法曰：“先帝钦定逆案，毋复言。”越二日，拜可法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士英、弘图并命。可法仍掌兵部事，士英仍督师风阳。乃定京营制，如北都故事，侍卫及锦衣卫诸军，悉入伍操练。锦衣东西两司房，及南北两镇抚司官，不备设，以杜告密，安人心。

当是时，士英旦夕冀入相。及命下，大怒，以可法七不可书奏之王。而拥兵入觐，拜表即行。可法遂请督师，出镇淮、扬。十五日，王即位。明日，可法陛辞，加太子太保，改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士英即以是日入直，议分江北为四镇。东平伯刘泽清辖淮、海，驻淮北，经理山东一路。总兵官高杰辖徐、泗，驻泗水，经理开、归一路。总兵官刘良佐辖凤、寿，驻临淮，经理陈、杞一路。靖南伯黄得功辖滁、和，驻庐州，经理光、固一路。可法启行，即遣使访大行帝后梓宫及太子二王所在，奉命祭告凤、泗二陵。

可法去，士英、孔昭辈益无所惮。孔昭以慎言举吴甡，晔殿上，拔刀逐慎言。可法驰疏解，孔昭卒扼甡不用。可法祭二陵毕，上疏曰：“陛下践阼初，祇谒孝陵，哭泣尽哀，道路感动。若躬谒二陵，亲见泗、凤蒿莱满目，鸡犬无声，当益悲愤。愿慎终如始，处深宫广厦，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；享玉食大庖，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；膺图受策，则念先帝之集木馭朽，何以忽遭危亡；早朝晏罢，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，何以卒隳大业。战兢惕厉，无时怠荒，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。若晏处东南，不思远略，贤奸无辨，威断不灵，老成投簪，豪杰裹足，祖宗怨恫，天命潜移，东南一隅未可保也。”王嘉答之。

得功、泽清、杰争欲驻扬州。杰先至，大杀掠，尸横野。

城中恟惧，登陴守，杰攻之浹月。泽清亦大掠淮上。临淮不纳良佐军，亦被攻。朝命可法往解，得功、良佐、泽清皆听命。乃诣杰。杰素惮可法，可法来，杰夜掘坎十百，埋暴骸。旦日朝可法帐中，辞色俱变，汗浹背。可法坦怀待之，接偏裨以温语，杰大喜过望。然杰亦自是易可法，用己甲士防卫，文檄必取视而后行。可法夷然为具疏，屯其众于瓜洲，杰又大喜。杰去，扬州以安，可法乃开府扬州。

六月，大清兵击败贼李自成，自成弃京师西走。青州诸郡县争杀伪官，据城自保。可法请颁监国、登极二诏，慰山东、河北军民心。开礼贤馆，招四方才智，以监纪推官应廷吉领其事。八月出巡淮安，阅泽清士马。返扬州，请饷为进取资。士英靳不发，可法疏趣之。因言：“迩者人才日耗，仕途日淆，由名心胜而实意不修，议论多而成功少。今事势更非昔比，必专主讨贼复仇。舍筹兵筹饷无议论，舍治兵治饷无人才。有摭拾浮谈、巧营华要者，罚无赦！”王优诏答之。

初，可法虞杰跋扈，驻得功仪真防之。九月朔，得功、杰构兵，曲在杰。赖可法调剂，事得解。北都降贼诸臣南还，可法言：“诸臣原籍北土者，宜令赴吏、兵二部录用，否则恐绝其南归之心。”又言：“北都之变，凡属臣子皆有罪。在北者应从死，岂在南者非人臣？即臣可法谬典南枢，臣士英叨任凤督，未能悉东南甲疾趋北援，镇臣泽清、杰以兵力不支，折而南走。是首应重论者，臣等罪也。乃因圣明继统，未钺未加，恩荣叠被。而独于在北诸臣毛举而概绳之，岂散秩闲曹，责反重于南枢、凤督哉。宜摘罪状显著者，重惩示儆。若伪命未污，身被刑辱，可置勿问。其逃避北方、徘徊而后至者，许戴罪讨贼，赴臣军前酌用。”廷议并从之。

杰居扬州，桀骜甚。可法开诚布公，导以君臣大义。杰大

感悟，奉约束。十月，杰帅师北征。可法赴清江浦，遣官屯田开封，为经略中原计。诸镇分汛地，自王家营而北至宿迁，最冲要，可法自任之，筑垒缘河南岸。十一月四日，舟次鹤镇，谍报我大清兵入宿迁。可法进至白洋河，令总兵官刘肇基往援。大清兵还攻邳州，肇基复援之，相持半月而解。

时自成既走陕西，犹未灭，可法请颁讨贼诏书，言：

自三月以来，大仇在目，一矢未加。昔晋之东也，其君臣日图中原，而仅保江左；宋之南也，其君臣尽力楚、蜀，而仅保临安。盖偏安者，恢复之退步，未有志在偏安，而遽能自立者也。大变之初，黔黎洒泣，绅士悲哀，犹有朝气。今则兵骄饷绌，文恬武嬉，顿成暮气矣。河上之防，百未经理，人心不肃，威令不行。复仇之师不闻及关、陕，讨贼之诏不闻达燕、齐。君父之仇，置诸膜外。夫我即卑官菲食，尝胆卧薪，聚才智精神，枕戈待旦，合方州物力，破釜沉舟，尚虞无救。以臣观庙堂谋画，百执事经营，殊未尽然。夫将所以能克敌者，气也；君所以能御将者，志也。庙堂志不奋，则行间气不鼓。夏少康不忘出鬲之辱，汉光武不忘爇薪之时。臣愿陛下为少康、光武，不愿左右在位，仅以晋元、宋高之说进也。

先皇帝死于贼，恭皇帝亦死于贼，此千古未有之痛也。在北诸臣，死节者无多；在南诸臣，讨贼者复少。此千古未有之耻也。庶民之家，父兄被杀，尚思穴胸断豆，得而甘心，况在朝廷，顾可漠置。臣愿陛下速发讨贼之诏，责臣与诸镇悉简精锐，直指秦关，悬上爵以待有功，假便宜而责成效，丝纶之布，痛切淋漓，庶海内忠臣义士，闻而感愤也。

国家遭此大变，陛下嗣登大宝，与先朝不同。诸臣但有罪之当诛，曾无功之足录。今恩外加恩未已，武臣腰玉，名器滥觞。自后宜慎重，务以爵禄待有功，庶猛将武夫有所激励。兵

行最苦无粮，搜括既不可行，劝输亦难为继。请将不急之工程，可已之繁费，朝夕之燕衎，左右之进献，一切报罢。即事关典礼，亦宜概从节省。盖贼一日未灭，即有深宫曲房，锦衣玉食，岂能安享！必刻刻在复仇雪耻，振举朝之精神，萃万方之物力，尽并于送将练兵一事，庶人心可鼓，天意可回。

可法每缮疏，循环讽诵，声泪俱下，闻者无不感泣。

比大清兵已下邳、宿，可法飞章报。士英谓人曰：“渠欲叙防河将士功耳。”慢弗省。而诸镇逡巡无进师意，且数相攻。明年，是为大清顺治之二年，正月，饷缺，诸军皆饥。顷之，河上告警。诏良佐、得功率师扼颍、寿，杰进兵归、徐。杰至睢州，为许定国所杀。部下兵大乱，屠睢旁近二百里殆尽。变闻，可法流涕顿足叹曰：“中原不可为矣。”遂如徐州，以总兵李本身为提督，统杰兵。本身者，杰甥也。以胡茂顺为督师中军，李成栋为徐州总兵，诸将各分地，又立杰子元爵为世子，请恤于朝。军乃定。杰军既还，于是大梁以南皆不守。士英忌可法威名，加故中允卫胤文兵部右侍郎，总督兴平军，以夺可法权。胤文，杰同乡也，陷贼南还，杰请为己监军。杰死，胤文承士英旨，疏请可法。士英喜，故有是命，驻扬州。二月，可法还扬州。未至，得功来袭兴平军，城中大惧。可法遣官讲解。乃引去。

时大兵已取山东、河南北，逼淮南。四月朔，可法移军驻泗州，护祖陵。将行，左良玉称兵犯阙，召可法入援。渡江抵燕子矶，得功已败良玉军。可法乃趋天长，檄诸将救盱眙。俄报盱眙已降大清，泗州援将侯方岩全军没。可法一日夜奔还扬州。讹传定国兵将至，歼高氏部曲。城中人悉斩关出，舟楫一空。可法檄各镇兵，无一至者。二十日，大清兵大至，屯班竹园。明日，总兵李栖凤、监军副使高岐凤拔营出降，城中势益

单。诸文武分陴拒守。旧城西门险要，可法自守之。作书寄母妻，且曰：“死葬我高皇帝陵侧。”越二日，大清兵薄城下，砲击城西北隅，城遂破。可法自刎不殊，一参将拥可法出小东门，遂被执。可法大呼曰：“我史督师也。”遂杀之。扬州知府任民育，同知曲从直、王缵爵，江都知县周志畏、罗伏龙，两淮盐运使杨振熙，监饷知县吴道正，江都县丞王志端，赏功副将汪思诚，幕客卢渭等皆死。

可法初以定策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，以太后至加少傅兼太子太傅，叙江北战功加少师兼太子太师，擒剧盗程继孔功加太傅，皆力辞，不允。后以宫殿成，加太师，力辞，乃允。可法为督师，行不张盖，食不重味，夏不箠，冬不裘，寝不解衣。年四十余，无子，其妻欲置妾。太息曰：“王事方殷，敢为儿女计乎！”岁除遣文牒，至夜半，倦索酒。庖人报馔肉已分给将士，无可佐者，乃取盐鼓下之。可法素善饮，数斗不乱，在军中绝饮。是夕，进数十觥，思先帝，泫然泪下，凭几卧。比明，将士集辕门外，门不启，左右遥语其故。知府民育曰：“相公此夕卧，不易得也。”命鼓人仍击四鼓，戒左右毋惊相公。须臾，可法寤，闻鼓声，大怒曰：“谁犯吾令！”将士述民育意，乃获免。尝子处铃阁或舟中，有言宜警备者，曰：“命在天。”可法死，觅其遗骸。天暑，众尸蒸变，不可辩识。逾年，家人举袍笏招魂，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。其后四方弄兵者，多假其名号以行，故时谓可法不死云。

可法无子，遗命以副将史德威为之后。有弟可程，崇祯十六年进士。擢庶吉士。京师陷，降贼。贼败，南归，可法请置之理。王以可法故，令养母。可程遂居南京，后流寓宜兴，阅四十年而卒。

任民育，字时泽，济宁人。天启中乡举，善骑射。真定巡

抚徐标请于朝，用为赞画，理屯事。真定失，南还。福王时，授亳州知州。以才擢扬州知府，可法倚之。城破，绯衣端坐堂上，遂见杀，阖家男妇尽赴井死。

从直，辽东人，与其子死东门。缙爵，鄞人，工部尚书佐孙。志畏，亦鄞人，进士，年少好气，数遭杰将士窘辱，求解职。会伏龙至，可法命代之。伏龙，新喻人。故梓潼知县，受代甫三日。振熙，临海人。道正，余姚人。志端，孝丰人。思诚，字纯一，贵池人。

渭，字渭生，长洲诸生，可法出镇淮、扬，谓等伏阙上书，言：“秦桧在内，李纲居外，宋终北辕。”不纳。居礼贤馆久，可法才渭。渭方岁贡，当得官，不受职，而拟授昆山归昭等二十余人通判、推官、知县。甫二旬，城陷，渭监守钞关，投于河。昭死西门，从死者十七人。

时同守城死者，又有遵义知府何刚、庶吉士吴尔壖。而扬州诸生殉养者，有高孝缙、王士琇、王缙、王绩、王续等。又有武生戴之籥、医者陈天拔、画士陆愉、义兵张有德、市民冯应昌、舟子徐某，并自尽。他妇女死节者，不可胜纪。

何刚，字恂人，上海人。崇祯三年举于乡。见海内大乱，慨然有济世之志。交天下豪俊，与东阳许都善，语之曰：“子所居天下精兵处，盍练一旅以待用。”都诺而去。

十七年正月，入都上书，言：“国家设制科，立资格，以约束天下豪杰。此所以弭乱，非所以戡乱也。今日救生民，匡君国，莫急于治兵。陛下诚简强壮英敏之士，命知兵大臣教习之，讲韬铃，练筋骨，拓胆智，时召而试之。学成优其秩，寄以兵柄，必能建奇功。臣读戚继光书，继光数言义乌、东阳兵可用。诚得召募数千，加之训练，准继光遗法，分布河南郡县，大寇可平。”因荐都及钱塘进士姚奇胤、桐城诸生周岐、陕西

诸生刘湘客、绛州举人韩霖。帝壮其言，即擢刚职方主事，募兵金华。而都作乱已前死，霖亦为贼用，刚不知，故并荐之。

刚出都，都城陷，驰还南京。先是，贼逼京师，刚友陈子龙、夏允彝将联海舟达天津，备缓急，募卒二千人，至是令刚统之。子龙入为兵科，言防江莫如水师，更乞广行召募，委刚训练，从之。刚乃上疏言：“臣请陛下三年之内，宫室不必修，百官礼乐不必备。惟日救天下才，智者决策，廉者理财，勇者御敌。爵赏无出此三者，则国富兵强，大敌可服。若以骄悍之将驭无制之兵，空言恢复，是却行而求前也。优游岁月，润色偏安，锢豪杰于草间，迫枭雄为盗贼，是株守以待尽也。惟庙堂不以浮文取士，而以实绩课人，则真才皆为国用，而议论亦省矣。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，得才多者受上赏，则枭杰皆毕命封疆，而盗魁亦少矣。东南人满，徙之江北，或赐爵，或赎罪，则豪右皆尽力南亩，而军饷亦充矣。”时不能用。

寻进本司员外郎，以其兵隶史可法。可法大喜得刚，刚亦自喜遇可法知己。士英恶之，出刚遵义知府。可法垂涕曰：“子去，吾谁仗？”刚亦泣，愿死生无相背。逾月，扬州被围，佐可法拒守。城破，投井死。

吴尔壖，崇德人。崇祯十六年进士，授庶吉士。贼败南还，谒可法，请从军赎罪，可法遂留参军事。其父子屏方督学福建，尔壖断一指畀故人祝渊曰：“君归语我父母，悉出私财畀我饷军。我他日不归，以指葬可也。”从高杰北征至睢州，杰被难，尔壖流寓祥符。遇一妇人，自言福王妃。尔壖因守臣附疏以进，诏斥其妄言，逮之，可法为救免。后守扬州新城，投井死。

高弘图，字研文，胶州人。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授中书舍人，擢御史。枹棱自持，不依丽人。天启初，陈时政八患，请用邹元标、赵南星。巡按陕西，题荐属吏，赵南星纠之，弘图

不能无望，代还，移疾去。魏忠贤亟攻东林，其党以弘图尝与南星有隙，召起弘图故官。入都，则杨涟、左光斗、魏大中等已下诏狱，锻炼严酷。弘图果疏论南星，然言“国是已明，雷霆不宜频击”，“诏狱诸臣，生杀宜听司败法”，则颇谓忠贤过当者。疏中又引汉元帝乘船事，忠贤方导帝游幸，不悦，矫旨切责之。后谏帝毋出辟东郊，又极论前陕西巡抚乔应甲罪，又尝语刺崔呈秀。呈秀、应甲皆忠贤党，由是忠贤大怒，拟顺天巡按不用。弘图乞归，遂令闲住。

庄烈帝即位，起故官。劾罪田诏、刘志选、梁梦环。擢太仆少卿，复移疾去。三年春，召拜左佾都御史，进左副都御史。五年迁工部右侍郎。方入署，总理户、工二部中官张彝宪来会，弘图耻之，不与共坐，七疏乞休。帝怒，遂削籍归，家居十年不起。

十六年，召拜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就迁户部尚书。明年三月，京师陷，福王立，改弘图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疏陈新政八事。一，宣义问。请声逆贼之罪，鼓发忠义。一，勤圣学。请不俟释服，日御讲筵。一，设记注。请召词臣入侍，日记言动。一，睦亲藩。请如先朝践极故事，遣官赉玺书慰问。一，议庙祀。请权附列圣神主于奉先殿，仍于孝陵侧望祀列圣山陵。一，严章奏。请禁奸宄小人借端妄言，脱罪侥幸。一，收人心。请蠲江北、河南、山东田租，毋使贼徒藉口。一，择诏使。请遣官招谕朝鲜，示牵制之势。并褒纳焉。

当是时，朝廷大议多出弘图手。马士英疏荐阮大铖，弘图不可。士英曰：“我自任之。”乃命大铖假冠带陛见。大铖入见，历陈冤状，以弘图不附东林引为证。弘图则力言逆案不可翻，大铖、士英并怒。一日，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，士英曰：“我故人也，死，酌而哭之。”姜曰广笑曰：“公哭东林者，

亦东林耶？”士英曰：“我非畔东林者，东林拒我耳。”弘图因纵舆之，士英意解。而刘宗周劾疏自外至，大铖宣言曰广实使之，于是士英怒不可止。而荐张捷、谢升之疏出，朝端益水火矣。内札用户部侍郎张有誉为尚书，弘图封还，具奏力谏，卒以廷推简用。中官议设东厂，弘图争不得。遂乞休，不许，加太子少师，改户部尚书，文渊阁。寻以太后至，进太子太保。

其年十月，弘图四疏乞休，乃许之。弘图既谢政，无家可归，流寓会稽。国破，逃野寺中，绝粒而卒。

姜曰广，字居之，新建人。万历末，举进士，授庶吉士，进编修。天启六年奉使朝鲜，不携中国一物往，不取朝鲜一钱归，朝鲜人为立怀洁之碑。明年夏，魏忠贤党以曰广东林，削其籍。崇祯初，起右中充。九年，积官至吏部右侍郎。坐事左迁南京太常卿，遂引疾去。十五年，起詹事，掌南京翰林院。庄烈帝尝言：“曰广在讲筵，言词激切，朕知其人。”每优容之。

北都变闻，诸大臣议所立。曰广、吕大器用周鏊、雷縯祚言，主立潞王，而诸帅奉福藩至江上。于是文武官并集内官宅，韩赞周令各署名籍。曰广曰：“无遽，请祭告奉先殿而后行。”“明日至奉先殿，诸勋臣语侵史可法，曰广呵之，于是群小咸目摄曰广。廷推阁臣，以曰广异议不用，用史可法、高弘图、马士英。及再推词臣，以王鐸、陈子壮、黄道周名上，而首曰广。乃改曰广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与鐸并命。鐸未至，可法督师扬州，曰广与弘图协心辅政。而士英挟拥戴功，内结勋臣硃国弼、刘孔昭、赵之龙，外连诸镇刘泽清、刘良佐等，谋擅朝权，深忌曰广。

未几，士英特荐起阮大铖。曰广力争不得，遂乞休，言：前见文武交竞，既惭无术调和；近睹逆案忽翻，又愧不能

寢弭。遂弃先帝十七年之定力，反陛下数日前之明诏。臣请以前事言之。臣观先帝之善政虽多，而以坚持逆案为尤美；先帝之害政间有，而以频出口宣为乱阶。用阁臣内传矣，用部臣勋臣内传矣，用大将用言官内传矣。而所得阁臣，则淫贪巧猾之周延儒也，逢君媵民奸险刻毒之温体仁、杨嗣昌也，偷生从贼之魏藻德也；所得部臣，则阴邪贪狡之王永光、陈新甲；所得勋臣，则力阻南迁尽撤守御狂稚之李国禎；所得大将，则纨绔支离之王朴、倪宠；所得言官，则贪横无赖之史褱、陈启新也。凡此皆力排众议，简目中旨，后效可睹。

今又不然。不必佥同，但求面对，立谈取官。阴夺会推之柄，阳避中旨之名，决廉耻之大防，长便佞之恶习。此岂可训哉！

臣待罪纶扉，苟好尽言，终蹈不测之祸。聊取充位，又来鲜耻之讥。愿乞骸骨还乡里。

得旨慰留，士英、大铨等滋不悦。国弼、孔昭遂以诽谤先帝，诬蔑忠臣李国禎为言，交章攻之。

刘泽清故附东林，拥立议起，亦主潞王。至是入朝，则力诋东林以自解免。且曰：“中兴所恃在政府。今用辅臣，宜令大帅佥议。”曰广愕然。越数日，泽清疏劾吕大器、雷縠祚，而荐张捷、邹之麟、张孙振、刘光斗等。已，又请免故辅周延儒脏。曰广曰：“是欲渐干朝政也。”乃下部议，竟不许。

曰广尝与士英交诋王前。宗室硃统𨔵类者，素无行，士英啖以官，使击曰广。泽清又假诸镇疏攻刘宗周及曰广，以三案旧事及迎立异议为言，请执下法司，正谋危君父之罪。顷之，统𨔵复劾曰广五大罪，请并刘士桢、王重、杨廷麟、刘宗周、陈必谦、周鏞、雷縠祚置之理，必谦、鏞以是逮。曰广既连遭诬蔑，屡疏乞休，其年九月始得请。入辞，诸大臣在列。曰广

曰：“微臣触忤权奸，自分万死，上恩宽大，犹许归田。臣归后，愿陛下以国事为重。”士英熟视曰广，詈曰：“我权奸，汝且老而贼也。”既出，复于朝堂相诟詈而罢。

曰广骨鯁，扼于儉邪，不竟其用，遂归。其后左良玉部将金声桓者，已降于我大清，既而反江西，迎曰广以资号召。声桓败，曰广投僎家池死。

周鏞，字仲驭，金坛人。父秦峙，云南布政使。鏞举乡试第一，崇祯元年成进士，授南京户部主事，榷税芜湖。忧归，服阕，授南京礼部主事。极论内臣言官二事，言：“张彝宪用而高弘图、金铉罢，王坤用而魏呈润、赵东曦斥，邓希诏用而曹文衡罢闲，王弘祖、李曰辅、熊开元罹罪。每读邸报，半属内侍温纶。自今锻炼臣子，委袭天言，祇徇中贵之心，臣不知何所极也。言官言出祸随，黄道周诸臣荐贤不效，而惠世扬、刘宗周勿获进；华允诚诸臣驱奸无济，而陈于廷、姚希孟、郑三俊皆蒙谴。每奉严谕，率皆直臣封章。自今播弃忠良，奖成宵小，祇快奸人之计，臣益不知何所极矣。”帝怒斥为民，鏞由是名闻天下。

初，鏞世父尚书应秋、叔父御史维持，以附魏忠贤并丽逆案，鏞耻之。通籍后，即交东林，矫矫树名节。及被放，与宣城沈寿民读书茅山，廷臣多论荐之。十五年起礼部主事，进郎中，为吏部尚书郑三俊所倚。然为人好名，颇饰伪，给事中韩如愈疏论之，罢归。

福王立于南京。马士英既逐吕大器，以鏞及雷縯祚曾立潞王议，令硃统𨔵劾曰广，因言鏞、縯祚等皆曰广私党，请悉置于理，遂令逮治。而士英劾鏞从弟钟从逆，并及鏞。钟亦逮治。阮大铖居金陵时，诸生顾杲等出《留都防乱公揭》讨之，主之者鏞也，大铖以故恨鏞。鏞狱急，属御史陈丹衷求解于士

英，为缉事者所获，丹衷出为长沙知州。于是察处御史罗万爵希大铖指，上疏痛诋镡。而光禄卿祁逢吉，镡同邑人，见人辄詈镡，遂得为户部侍郎。亡何，左良玉称兵檄讨士英罪，言引用大铖，构陷镡、縯祚，锻炼周内。士英、大铖益怒。大铖谓镡实召良玉兵，王乃赐镡、縯祚自尽，钟弃市。

雷縯祚，太湖人。崇祯三年举于乡。十三年夏，帝思破格用人，而考选止及进士，特命举人贡生就试教职者，悉用为部寺司属推官知县，凡二百六十三人，号为庚辰特用。而縯祚得刑部主事。明年三月劾杨嗣昌六大罪可斩，凤阳总督硃大典、安庆巡抚郑二阳、河南巡抚高名衡、山东巡抚王公弼宜急易，帝不悦。十五年擢武德道兵备僉事。山东被兵，縯祚守德州，有诏奖励。乃疏劾督师范志完纵兵淫掠，折除军饷，构结大党。帝心善其言，以淫掠事责兵部，而令乡寅祚再陈。志完者，首辅周延儒门生也，縯祚意有所忌，久不奏。

明年五月，延儒下廷议，寅祚乃奏言：“志完两载僉事，骤陟督师，非有大党，何以至是。大僚则尚书范景文等，词林则谕德方拱乾等，言路则给事中硃徽、沈胤培、袁彭年等，皆其党也。方德州被攻，不克去，掠临清，又五日，志完始至。闻后部破景州，则大惧，欲避入德州城。漏三下，邀臣议。臣不听，志完乃偕流寓词臣拱乾见臣南城古庙。臣告以督师非入城官，蓟州失事，由降丁内溃，志完不悛而去。若夫座主当朝，罔利曲庇，只手有燎原之势，片语操生死之权，称功颂德，遍于班联。臣不忍见陛下以周、召待大臣，而大臣以严嵩、傅国观自待也。臣外籓小吏，乙榜孤踪，不言不敢，尽言不敢，感陛下虚怀俯纳，故不避首辅延儒与举国媚附时局，略进一言。至中枢主计请饷必馈常例，天下共知，他干没更无算。”

疏入，帝益心动。命议旧计臣李待问、傅淑训，枢臣张国

维及户科荆永祚，兵科沈迅、张嘉言罪，而召纘祚陛见。越数日，抵京。又数日入封，召志完、拱乾质前疏中语，拱乾为志完辨，帝颔之。问纘祚称功颂德者谁，对曰：“延儒招权纳贿，如起废、清狱、蠲租，皆自居为功。考选台谏，尽收门下。凡求总兵巡抚者，必先贿幕客董廷献。”帝怒，逮廷献，诛志完，而令纘祚还任。癸寅祚寻以忧去。

福王时，统军类劾曰广，因及之，遂逮治。明年四月与饒同赐自尽。故事，小臣无赐自尽者。因良玉兵东下，故大钺辈急杀之。

赞曰：史可法憫国步多艰，忠义奋发，提兵江浒，以当南北之冲，四镇棋布，联络声援，力图兴复。然而天方降割，权臣掣肘于内，悍将跋扈于外，遂致兵顿饷竭，疆圉日蹙，孤城不保，志决身殁，亦可悲矣！高弘图、姜曰广皆蕴忠谋，协心戮力，而扼于权奸，不安其位。盖明祚倾移，固非区区一二人之所能挽也。

列传第一百六十三

张慎言 子履旋 徐石麒 解学龙 高倬 黄端伯等 左懋第 祁彪佳

张慎言，字金铭，阳城人。祖升，河南参政。慎言举万历三十八年进士。除寿张知县，有能声。调繁曹县，出库银余粟备振，连值荒岁，民赖以济。泰昌时，擢御史。逾月，熹宗即位。时方会议三案，慎言言：“皇祖召谕百工，不究张差党与，所以全父子之情；然必摘发奸谋，所以明君臣之义。至先皇践阼，蛊惑之计方行，药饵之奸旋发。崔文升投凉剂于积惫之余，李可灼进红丸于大渐之际，法当骈首，恩反赐金。谁秉国成，一至此极！若夫鼎湖再泣，宗庙之鼎鬯为重，则先帝之簪履为轻。虽神庙郑妃且先徙以为望，选侍不即移宫，计将安待。”无何，贾继春以请安选侍被谴，慎言抗疏救之。帝怒，夺俸二年。

天启初，出督畿辅屯田，言：“天津、静海、兴济间，沃野万顷，可垦为田。近同知卢观象垦田三千余亩，其沟洫庐舍之制，种植疏浚之方，犁然具备，可仿而行。”因列上官种、佃种、民种、军种、屯种五法。又言：“广宁失守，辽人转徙入关者不下百万。宜招集津门，以无家之众，垦不耕之田便。”诏从之。尝疏荐赵南星，劾冯铨，铨大恨。五年三月，慎言假归，铨属曹钦程论劾，诬盗曹县库银三千，遂下抚按征脏，编戍肃州。

庄烈帝即位，赦免。崇祯元年起故官。会当京察，请先治媚珰者附逆之罪，其他始付考功，报可。旋擢太仆少卿，历太常卿、刑部右侍郎。谏耿如杞狱，不称旨，并尚书韩继思下吏，寻落职归。久之，召为工部右侍郎。国用不支，廷议开采、鼓铸、屯田、盐法诸事。慎言屡疏陈奏，悉根本计。大学士杨嗣昌议改府州县佐为练备、练总，慎言以更制事大，历陈八议，其后卒不能行。由左侍郎迁南京户部尚书，七疏引疾，不允。就改吏部尚书，掌右都御史事。

十七年三月，京师陷。五月，福王即位南京，命慎言理部事。上中兴十议：曰节镇，曰亲藩，曰开屯，曰叛逆，曰伪命，曰褒恤，曰功赏，曰起废，曰惩贪，曰漕税。皆嘉纳。时大起废籍，慎言荐吴牲、郑三俊。命牲陞见，三俊不许，大学士高弘图所拟也。勋臣刘孔昭，赵之龙等一日朝罢，群诟于廷，指慎言及牲为奸邪，叱咤彻殿陛。给事中罗万象言：“慎言平生具在，牲素有清望，安得指为奸邪？”孔昭等伏地痛哭，谓慎言举用文臣，不及武臣，嚣争不已。又疏劾慎言，极诋三俊。且谓：“慎言当迎立时，阻难怀二心。乞寝牲陞见命，且议慎言欺蔽罪。”慎言疏辨，因乞休。万象又言：“首膺封爵者，四镇也。新改京营，又加二镇衔，何尝不用武。年来封疆之法，先帝多宽武臣，武臣报先帝者安在？祖制以票拟归阁臣，参驳归言官，不闻委勋臣以纠劾也。使勋臣得兼纠劾，文臣可胜逐哉！”史可法奏：“慎言疏荐无不当。诸臣痛哭喧呼，灭绝法纪，恐骄弁悍卒益轻朝廷。”御史王孙蕃言：“用人，吏部职掌。奈何廷辱冢宰。”弘图等亦以不能戢和文武，各疏乞休，不允。

牲既不出，慎言乞休得请，加太子太保，廕一子。山西尽陷于贼，慎言无家可归，流寓芜湖、宣城间。国亡后，疽发于

背，戒勿药，卒，年六十九。

慎言少丧二亲，鞠于祖母。及为御史，讦闻，引义乞归，执丧三年以报。

子履旋，举崇祯十五年乡试。贼陷阳城，投崖死。事闻，赠御史。

徐石麒，字宝摩，嘉兴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授工部营缮主事，筦节慎库。魏忠贤兼领惜薪司，所需悉从库发，石麒辄持故事格之。其党噪于庭，不为动。御史黄尊素坐忤忠贤下诏狱，石麒为尽力。忠贤怒，执新城侯王升子下狱，令诬贿石麒，捕系其家人，勒完脏而削其籍。

崇祯三年，起南京礼部主事，就迁考功郎中。八年佐尚书郑三俊京察，澄汰至公。历尚宝卿、应天府丞。十一年春入贺。三俊时为刑部尚书，议侯恂狱不中，得罪。石麒疏救，释之。石麒官南京十余年，至是始入为左通政，累迁光禄卿、通政使。十五年擢刑部右侍郎，谏吏部尚书李日宣等狱。帝曰：“枚卜大典，日宣称谄徇私。”石麒予轻比，贬二秩。先是，会推阁臣，日宣一再推，因及副都御史房可壮、工部右侍郎宋玫、大理寺卿张三谟，石麒与焉。召对便殿，石麒独不赴。及是帝怒，戍日宣及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、河南道御史张煊，夺可壮、玫、三谟及谏狱左侍郎惠世扬官。石麒代世扬掌部事，旋进左。

当是时，帝以威刑驭下，法官引律，大抵深文附会，予重比。石麒奉命清狱，推明律意，校正今断狱之不合于律者十余章，先以白同官。以次审理十三司囚，多宽减。然廉公，一时大法赫然，无敢幸免者。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，朝士多营救。石麒持之曰：“人臣无境外交。未有身在朝廷，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。新甲私款辱国，当失陷城寨律，斩。”帝曰：“未中，可覆拟。”乃论新甲陷边城四，陷腹城七十二，陷亲藩七，

从来未有之奇祸。当临敌缺乏，不依期进兵策应，因而失误军机者斩。奏上，新甲弃市，新甲党皆大恨。

石麒寻擢本部尚书。中官王裕民坐刘元斌党，元斌纵军淫掠，伏诛，裕民以欺隐不举下狱。帝欲杀之，初令三法司同鞫，后专付刑部，石麒议戍烟瘴。奏成，署院寺名以进。帝怒其失出，召诘都御史刘宗周，对曰：“此狱非臣谏。”徐曰：“臣虽不与闻，然阅谏同，已曲尽情事。刑官所执者法耳。法如是止，石麒非私裕民也。”帝曰：“此奴欺罔实甚，卿等焉知？”令石麒改谏词，弃之市。无何，宗周以救姜埰，熊开元获严谴，金都御史金光辰救之，夺职。石麒再疏留，不纳。、开元既下诏狱，移刑部定罪。石麒据原词拟开元赎徒，埰谪戍，不复鞫讯。帝责对状，石麒援故事对。帝大怒，除司官三人名，石麒落职闲住。

福王监国，召拜右都御史，未任，改吏部尚书。奏陈省庶官、慎破格、行久任、重名器、严起废、明保举、交堂廉七事。时方考选，与都御史刘宗周矢公甄别，以年例出御史黄耳鼎、给事中陆朗于外。朗贿奄入得留用，石麒发其罪。朗恚，诋石麒，石麒称疾乞休。耳鼎亦两疏劾石麒，并言其枉杀陈新甲。石麒疏辩，求去益力。马士英拟严旨，福王不许，命驰驿归。

石麒刚方清介，扼于权奸，悒悒不得志。士英挟定策功，将图封，石麒议格之。中官田成辈纳贿请嘱，石麒悉拒不应。由是中外皆怨，构之去。去后以登极恩，加太子太保。

明年，南都亡。石麒时居郡城外，城将破，石麒曰：“吾大臣也，城亡与亡！”复入居城中，以闰月二十六日朝服自缢死，年六十有八。

解学龙，字石帆，扬州兴化人。万历四十一年进士。历金华、东昌二府推官。天启二年，擢刑科给事中。辽东难民多渡

海聚登州，招练副使刘国缙请帑金十万振之，多所干没。学龙三疏发其弊，国缙遂获谴。王纪忤魏忠贤削籍，学龙言：“纪亮节弘猷，召置廊庙，必能表正百僚，裁决大务。”失忠贤意，不报。已，劾川、贵旧总督张我续贪淫漏网，新总督杨述中缩朒卸责，帝不罪。学龙通晓政务。上言：

辽左额兵旧九万四千有奇，几饷四十余万。今关上兵止十余万，月饷乃二十二万。辽兵尽溃，关门宜募新兵。蓟镇旧有额兵，乃亦给厚精召募。旧兵以其饷厚，悉窜入新营，而旧额又如故，漏卮可胜言。国初，文职五千四百有奇，武职二万八千有奇。神祖时，文增至一万六千余，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。今不知又增几倍。诚度冗者汰之，岁可得饷数十万。裁冗吏，核旷卒，俾卫所应袭子弟袭职而不给俸，又可得数十万。

京边米一石，民输则非一石也。以民之费与国之收衷之，国之一，民之三。关饷一斛银四钱，以易钱则好米值钱百，恶米止三四十钱，又其下腐臭不可食。以国之费与兵之食衷之，兵之一，国之三。总计之，民费其六，而兵食其一。况小民作奸欺漕卒，漕卒欺官司，官司欺天子，展转相欺，米已化为糠粃沙土；兼湿热蒸变，食不可咽，是又化有用之六，为无用之一矣。臣以为莫如修屯政，屯政修则地辟而民有乐土，粟积而人有固志。昔吴璘守天水，纵横凿渠，绵亘不绝，名曰“地网”，敌骑不能逞。今仿其制，沟涂之界，各树土所宜木，小可获薪果之饶，大可得抗拒之利，敌虽强，何施乎。

帝亟下所司，而议竟中格。稍进右给事中。五年九月，御史智铤劾学龙及编修侯恪为东林鹰犬，遂削籍。

崇祯元年起历户科都给事中。以民贫盗起，请大清吏治。寻劾蓟抚王应豸克饷激变，又上足饷十六事。帝皆采纳。迁太常少卿、太仆卿。五年改右佥都御史，巡抚江西。疏言：“臣

所部州县七十八，而坐逋赋降罚者至九十人。由数岁之逋责于一岁，数人之逋责于一人，故终无及额之日也。请别新旧，酌多寡，立带征之法。”可之。四方盗贼蜂起，江西独无重兵，学龙以为言，诏增置千人。讨平都昌、萍乡诸盗，合闽兵击破封山妖贼张普薇等，贼遂殄灭。

十二年冬，擢南京兵部右侍郎。明年春，将解任，遵例荐举属吏，并及迁谪官黄道周。帝怒，征下狱，责其党庇行私，廷杖八十，削其籍，移入诏狱，竟坐遣戍。十五年秋，道周召还，半道请释学龙，不听。

十七年五月，福王立于南京，召拜兵部左侍郎。十月擢刑部尚书。时方治从贼之狱，仿唐制六等定罪。学龙议定，以十二月上之：

其一等应磔者：吏部员外郎宋企郊，举人牛金星，平阳知府张嶙然，太仆少卿曹钦程，御史李振声、喻上猷，山西提学参议黎志升，陕西左布政使陆之祺，兵科给事中高翔汉，潼关道僉事杨王休，翰林院检讨刘世芳十一人也。

二等应斩秋决者：刑科给事中光时亨，河南提学僉事巩焯，庶吉士周锺，兵部主事方允昌四人也。

三等应绞拟赎者：翰林修撰兼户、兵二科都给事中陈名复，户科给事中杨枝起、廖国遴，襄阳知府王承曾，天津兵备副使原毓宗，庶吉士何胤光，少詹事项煜七人也。

四等应戍拟赎者：礼部主事王孙蕙，翰林院检讨梁兆阳，大理寺正钱位坤，总督侍郎侯恂，山西副使王秉鉴，御史陈羽白、裴希度、张懋爵，礼部郎中刘大巩，吏部员外郎郭万象，给事中申芝芳、金汝砺，举人吴达，修撰扬廷鉴及黄继祖十五人也。

五等应徒拟赎者：通政司参议宋学显，谕德方拱乾，工部

主事繆沅，给事中吕兆龙、傅振鐸，进士吴刚思，检讨方以智、傅鼎铨，庶吉士张家玉及沈元龙十人也。

六等应杖拟赎者：工部员外郎潘同春，礼部员外郎吴泰来，主事张琦，行人王于曜，行取知县周寿明，进士徐家麒及向列星、李柄八人也。

其留北俟后定夺者：少詹事何瑞征、杨观光，太仆少卿张若麒，副使方大猷，户部侍郎党崇雅，吏部侍郎熊文举，太仆卿叶初春，给事中龚鼎孳、戴明说、孙承泽、刘昌，御史涂必泓、张鸣骏，司业薛所蕴，通政参议赵京仕，编修高尔俨，户部郎中卫周祚及黄纪、孙襄十九人也。

其另存再议者：给事中翁元益、郭充、庶吉士鲁栗、吴尔壘、史可程、王自超、白胤谦、梁清标、杨栖鹞、张元琳、吕崇烈、李化麟、硃积、赵颀、刘廷琮，吏部郎中侯佐，员外郎左懋泰，礼部郎中吴之琦，兵部员外郎邹明魁，行人许作梅，进士胡显，太常博士龚懋熙及王之牧、王皋、梅鹞、姬琨、硃国寿、吴嵩胤二十八人也。

其已奉旨录用者：兵部尚书张缙彦，给事中时敏，谕德卫胤文、韩四维，御史苏京，行取知县黄国琦、施凤仪，兵部郎中张正声，内阁中书舍人顾大成及姜荃林等十人也。

得旨：“周锺等不当缓决，陈名夏等未蔽厥辜，侯恂、宋学显、吴刚思、方以智、潘同春等拟罪未合。新榜进士尽污伪命，不当复玷班联。”令再议。惟方拱乾结纳马、阮，特旨免其罪。

明年正月，学龙奉诏拟周锺、光时亨等各加一等，潘同春诸臣皆侯补小臣，受伪无据，仍执前律。当是时，马、阮必欲杀周锺。学龙欲缓其死，谋之次辅王鐸，乘士英注籍上之，且请停刑。鐸即拟俞旨，褒以详慎平允。士英闻之大怒，然事已

无及。大铖暨其党张捷、杨维垣声言欲劾学龙，学龙引疾。命未下，保国公硃国弼、御史张孙振等诋其曲庇行私，遂削籍。

大铖既杀锺、时亨，即传旨二等罪斩者谪充南金齿军，三等罪绞者充广西边卫军，四等以下俱为民，永不叙用。然学龙所定案亦多漏网，而所拟一等诸犯，皆随贼西行，实未尝正刑辟也。黄继祖、沈元龙、向列星、李桐、黄纪、孙襄、王之牧、王皋、梅鹑、姬琨、硃国寿、吴嵩胤、姜荃林，皆未详其官。

学龙归，南都旋失。久之卒于家。

高倬，字枝楼，忠州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除德清知县，调金华。崇祯四年，征授御史。蓟辽总督曹文衡与总监邓希诏相讦奏。诏殫力干济，以副委任。倬乃上疏言：“文衡 亢脏成性，必不能仰鼻息于中官；希诏睚眦未忘，何能化戈矛为同气。封疆事重，宜撤希诏安文衡心。若文衡不足用，宜更置，勿使中官参之。诸边镇臣如希诏不少，使人效希诏，督抚之展布益难。即诸边督抚如文衡亦不少，使人效文衡，将边事之废坏愈甚。”疏入，贬一秩视事。巡视草场，坐失火下吏。廷臣申救，不纳。逾年热审，给事中吴甘来以为言，始释归。起上林署丞，稍迁大理右寺副。

十一年五月，火星逆行，诏修省。倬以近者刑狱滋繁，法官务停阁，请敕诸司克期奏报，大者旬，小者五日。其奉旨覆讞者，或五日三日，务俾积案尽疏，囹圄衰减。帝为采纳。屡迁南京太仆卿。太仆故驻滁州，滁为南都西北门户。请募州人为兵，保障乡土，从之。十六年二月擢右佥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其秋，操江改任武臣刘孔昭，召倬别用，未赴而京师陷。

福王立南京，拜倬工部右侍郎。御用监内官请给工料银，置龙凤几榻诸器物及宫殿陈设金玉诸宝，计费数十万，倬请裁

省。光祿寺办御用器至万五千七百有奇，倬又以为言。皆不纳。明年二月，由左侍郎拜刑部尚书。国破，倬投繯死。

是时，大臣殉难者：倬与张捷、杨维垣、庶僚则有黄端伯、刘成治、吴嘉胤、龚廷祥。

端伯，字元公，建昌新城人。崇祯元年进士。历宁波、杭州二府推官。行取赴都，母忧归。服阕入都，疏陈益王居建昌不法状。王亦劾端伯离间亲藩，及出妻酗酒诸事。有诏侯勘，避居庐山。福王立，大学士姜曰广荐起之。明年三月授仪制主事。五月，南都破，百官皆迎降。端伯不出，捕系之。阅四月，谕之降，不从，卒就戮。

成治，字广如，汉阳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福王时，历官户部郎中。国破，忻城伯赵之龙将出降，入户部封府库。成治愤，手搏之，之龙跳而免。成治自经。

嘉胤，字绳如，松江华亭人。由乡举历官户部主事。奉使出都，闻变，还谒方孝孺祠，投繯死。

廷祥，字伯兴，无锡人。马世奇门人也。崇祯十六年进士。为中书舍人。城破，衣冠步至武定桥投水死。

时又有钦天监博士陈于阶、国子生吴可箕、武举黄金玺、布衣陈士达，并死焉。

左懋第，字萝石，莱阳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韩城知县，有异政。遭父丧，三年不入内寝，事母尽孝。十二年，擢户科给事中。疏陈四弊，谓民困、兵弱、臣工委顿、国计虚耗也。又陈贵粟之策，令天下赎罪者尽输粟，盐筴复开中之旧，令输粟边塞充军食。彗星见，诏停刑，懋第请马上速传。又请严禁将士剽掠，有司朘削。请散米钱，振犖下饥民，收养婴孩。明年正月，剿饷罢征，亦请马上速行，恐远方吏不知，先已征，民不沾实惠。帝并采纳。

三月，大风霾。帝布袍斋居，祷之不止。懋第言：“去秋星变，朝停刑而夕即灭。今者不然，岂陛下有其文未修其实乎？臣敢以实进。练饷之加，原非不得已。乃明旨减兵以省饷，天下共知之，而饷犹未省，何也？请自今因兵征饷，预使天下知应加之数，官吏无所逞其奸，以信陛下之明诏。而刑狱则以睿虑之疑信，定诸囚之死生，诸疑于心与疑信半者，悉从轻典。岂停刑可止彗，解网不可以返风乎？且陛下屡沛大恩，四方死者犹枕藉，盗贼未见衰止，何也？由蠲停者止一二。存留之赋，有司迫考成，催征未敢缓，是以莫救于凶荒。请于极荒州县，下诏速停，有司息讼，专以救荒为务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于是上灾七十五州县新、旧、练三饷并停。中灾六十八州县止征练饷，下灾二十八州县秋成督征。

十四年督催漕运，道中驰疏言：“臣自静海抵临清，见人民饥死者三，疫死者三，为盗者四。米石银二十四两，人死取以食，惟圣明垂念。”又言：“臣自鱼台至南阳，流寇杀戮，村市为墟。其他饥疫死者，尸积水涯，河为不流，振手求安可不速。”已又陈安民息盗之策，请核荒田，察逋户，予以有生之乐，鼓其耕种之心。又言：“臣有事河干一载，每进父老问疾苦，皆言练饷之害。三年来，农怨于野，商叹于途。如此重派，所练何兵？兵在何所？剿贼御边，效安在？奈何使众心瓦解，一至此极乎！”又言：“臣去冬抵宿迁，见督漕臣史可法，言山东米石二十两，而河南乃至百五十两，漕储多逋。朝议不收折色，需本色。今淮、凤间麦大熟，如收两地折色，易麦运输，岂不大利。昔刘晏有转易之法。今岁河北大稔，山东东、兖二郡亦有收。诚出内帑二三十万，分发所司，及时收余，于国计便。”帝即命议行。屡迁刑科左给事中。

十六年秋，出察江防。明年五月，福王立，进兵科都给事

中，旋擢右佾都御史，巡抚应天、徽州诸府。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，朝议遣使通好，而难其人。懋第母陈歿于燕，懋第欲因是返柩葬，请行。乃拜懋第兵部右侍郎兼右佾都御史，与左都督陈弘范、太仆少卿马绍愉偕，而令懋第经理河北，联络关东诸军。马绍愉者，故兵部郎官也，尝为陈新甲通款事至义州而还。新甲既诛，绍愉以督战致衄，为懋第劾罢。及是绍愉已起官郎中，乃进为少卿，副懋第。懋第言：“臣此行致祭先帝后梓宫，访东宫二王踪迹。臣既充使臣，势不能兼理封疆。且绍愉臣所劾罢，不当复与臣共事。必用臣经理，则乞命弘范同绍愉出使，而假臣一旅，偕山东抚臣收拾山东以待，不敢复言北行。如用臣与弘范北行，则去臣经理，但衔命而往，而罢绍愉勿遣。”阁部议止绍愉，改命原任蓟督王永吉。王令仍遵前谕。

懋第濒行言：“臣此行，生死未卜。请以辞阙之身，效一言。愿陛下以先帝仇耻为心，瞻高皇之弓剑，则思成祖列圣之陵寝何存；抚江上之残黎，则念河北、山东之赤子谁恤。更望时时整顿士马，必能渡河而战，始能扼河而守；必能扼河而守，始能画江而安。”众韪其言。王令赍白金十万两、币帛数万匹，以兵三千人护行。八月，舟渡淮。十月朔，次张家湾，本朝传令止许百人从行。

懋第衰幃至入都门，至则馆之鸿胪寺。请祭告诸陵及改葬先帝，不可，则陈太牢于旅所，哭而奠之。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还出都。弘范乃请身赴江南招诸将刘泽清等降附，而留懋第等勿遣。于是自沧州追还懋第，改馆太医院。顺治二年六月，闻南京失守，恸哭。其从弟懋泰先为吏部员外郎，降贼，后归本朝授官矣，来谒懋第。懋第曰：“此非吾弟也。”叱出之。至闰月十二日，与从行兵部司务陈用极，游击王一斌，都司张良佐、刘统、王廷佐俱以不降诛，而绍愉获免。

祁彪佳，字弘吉，浙江山阴人。祖父世清白吏。彪佳生而英特，丰姿绝人。弱冠，第天启二年进士，授兴化府推官。始至，吏民易其年少。及治事，剖决精明，皆大畏服。外艰归。崇祯四年，起御史。疏陈赏罚之要，言：“黔功因一级疑，稽三年之叙，且恩及督抚总帅帷幄大臣，而陷敌冲锋之士不预，何以励行间。山东之变，六诚连陷，未尝议及一官，欺蒙之习不可不破。”帝即命议行。又言：“九列之长，诘责时间，四朝遗老或蒙重谴。诸臣怵严威，竞迎合以保名位。臣所虑于大臣者此也。方伯或一二考，台员或十余载，竟不得迁除，监司守令多贬秩停俸。臣子精神才具无余地，展布曷由。急功赴名之民不胜其掩罪匿瑕。臣所虑于小臣者此也。国家闻鞞鼓思将帅，苟得其人，推毂筑坛，礼亦宜之。若必依序循资，冒滥之寡虽可清，奖拔之术或未尽。臣所虑于武臣者此也。抚按则使中官监视会同，隙开水火，其忠显；潜通交结，其患深。臣所虑于内臣者此也。”忤旨谯责。

寻上《合筹天下全局疏》，以策关、宁，制登海为二大要，分析中州、秦、晋之流贼，江右、楚、粤之山贼，浙、闽、东粤之海贼，滇、黔、楚、蜀之土贼为四大势。极控制驾驭之宜，而归其要于戢行伍以节饷，实卫所以销兵。复陈民间十四大苦：曰里甲，曰虚粮，曰行户，曰搜赃，曰钦提，曰隔提，曰讦讼，曰窝访，曰私税，曰私铸，曰解运，曰马户，曰盐丁，曰难民。帝善其言，下之所司。出按苏、松诸府，廉积猾四人杖杀之。宜兴民发首辅周延儒祖墓，又焚翰林陈于鼎、于泰庐，亦发其祖墓。彪佳捕治如法，而于延儒无所徇，延儒憾之。回道考核，降俸，寻以侍养归。家居九年，母服终，召掌河南道事。十六年佐大计，问遗莫敢及门。刷卷南畿，乞休，不允，便道还家。

北都变闻，谒福王于南京。王监国，或请登极。彪佳请发

丧，服满议其仪，从之。高杰兵扰扬州，民奔避江南，奸民乘机剽劫，命彪佳往宣谕，斩倡乱者数人，一方遂安。迁大理寺丞，旋擢右佾都御史，巡抚江南。苏州诸生檄讨其乡官从贼者，奸民和之。少詹事项煜及大理寺正钱位坤、通政司参议宋学显、礼部员外郎汤有庆之家皆被焚劫。常熟又焚给事中时敏家，毁其三代四棺。彪佳请议从逆诸臣罪，而治焚掠之徒以加等，从之。

诏设厂卫缉事官。彪佳上言：“洪武初，官民有犯，或收系锦衣卫，高皇帝见非法凌虐，焚其刑具，送囚刑部。是祖制原无诏狱也。后乃以罗织为事，虽曰朝廷爪牙，实为权奸鹰狗。举朝尽知其枉，而法司无敢雪。惨酷等来、周，平反无徐、杜。此诏狱之弊也。洪武十五年改仪銮司为锦衣卫，崱掌直驾侍卫等事，未尝令缉事也。永乐间设立东厂，始开告密门。凶人投为厮役，赤手钜万。飞诬及于善良，招承出于私拷，怨愤满乎京畿。欲绝苞苴，而苞苴弥盛；欲清奸宄，而奸宄益多。此缉事之弊也。古者刑不上大夫。逆瑾用事，始去衣受杖。本无可杀之罪，乃蒙必死之刑。朝廷受愆谏之名，天下反归忠直之誉。此廷杖之弊也。”疏奏，乃命五城御史体访，而缉事官不设。

督辅部将刘肇基、陈可立、张应梦、于永绶驻京口，浙江入卫都司黄之奎亦部水陆兵三四千戍其地。之奎御军严。四将兵恣横，刃伤民，浙兵缚而投之江，遂有隙。已而守备李大开统浙兵斫镇兵马，镇兵与相击，射杀大开。乱兵大焚掠，死者四百人。彪佳至，永绶等遁去。彪佳劾治四将罪，赙恤被难家，民大悦。

高杰驻瓜洲，跋扈甚，彪佳克期往会。至期，风大作，杰意彪佳必无来。彪佳携数卒冲风渡，杰大骇异，尽撤兵卫，会彪佳于大观楼。彪佳披肝膈，勉以忠义，共奖王室。杰感叹曰：

“杰阅人多矣，如公，杰甘为死！公一日在吴，杰一日遵公约矣。”共饭而别。

群小疾彪佳，竟诋謀，以沮登极、立潞王为言，彪佳竟移疾去。明年五月，南都失守。六月，杭州继失，彪佳即绝粒。至闰月四日，给家人先寝，端坐池中而死，年四十有四。唐王赠少保、兵部尚书，谥忠敏。

赞曰：张慎言、徐石麒等皆北都旧臣，刚方练达，所建白悉有裨时政。令其受事熙朝，从容展布，庶几乎列卿之良也。而遭时不造，内外交讧，动辄齟齬，虽老成何能设施干济哉！左懋第仗节全贞，蹈死不悔，于奉使之义，亦无愧焉。

列传第一百六十四

硃大典 王道焜等 张国维 张肯堂 李向中 吴钟峦 硃永佑等
曾櫻 硃继祚 汤芬等 余煌 陈函辉 王瑞梅 路振飞 何楷
林兰友 熊汝霖 钱肃乐 刘中藻 郑遵谦 沈宸荃 邑子 履祥

硃大典，字延之，金华人。家世贫贱。大典始读书，为人豪迈。登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除章丘知县。天启二年擢兵科给事中。中官王体乾、魏忠贤等十二人及乳姬客氏，假保护功，廕锦衣世袭，大典抗疏力谏。五年出为福建副使，进右参政，以忧归。

崇祯三年，起故官，莅山东，寻调天津。五年四月，李九成、孔有德围莱州。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砲死，擢大典右佾都御史代之，诏驻青州，调度兵食。七月，登莱巡抚谢琏复陷于贼，总督刘宇烈被逮。乃罢总督及登莱巡抚不设，专任大典，督主、客兵数万及关外劲旅四千八百余人合剿之。以总兵金国奇将，率副将靳国臣、刘邦域，参将祖大弼、祖宽、张韬，游击柏永福及故总兵吴襄、襄子三桂等，以中官高起潜监护军饷，抵德州。贼复犯平度，副将牟文绶、何维忠等救之，杀贼魁陈有时，维忠亦被杀。八月，巡按监军御史谢三宾至昌邑，请斩王洪、刘国柱，诏逮治之。兵部尚书熊明遇亦坐主抚误国，罢去。三宾复抗疏请绝口勿言抚事。

国奇等至昌邑，分三路。国奇等关外兵为前锋，邓 步兵继之，从中路灰埠进。昌平总兵陈洪范，副将刘泽清、方登化，

从南路平度进。参将王之富、王文纬等从北路海庙进。檄游击徐元亨等率莱阳师来会，以牟文绶守新河。诸军皆携三日粮，尽抵新河东岸，乱流以济。祖宽至沙河，有德迎战。宽先进，国臣继之，贼大败，诸军乘胜追至城下。贼夜半东遁，围始解。守者疑贼诱，砲拒之。起潜遣中使入谕，阖城相庆。明日，南路兵始至。国奇等遂击贼黄县，斩首万三千，俘八百，逃散及坠海死者数万。

贼窜归登州，国臣等筑长围守之。城三面距山，一面距海，墙三十里而遥，东西俱抵海。分番戍，贼不能出，发大砲，官军多死伤。李九成出战相当。十一月，九成搏战，降者泄其谋。官军合击之，馘于阵，贼乃晓夜哭。贼渠魁五，九成、有德、有时、耿仲明、毛承祿也，及是杀其二。帝嘉解围功，进大典右副都御史，将吏升赏有差。是月，国奇卒，以襄代。攻围既久，贼粮绝，恃水城可走，不降。及王之富、祖宽夺其水门外护墙，贼大惧。

六年二月中旬，有德先遁，载子女财帛出海。仲明以水城委副将王秉忠，已亦以单舸遁，官军遂入大城。攻水城，未下。游击刘良佐献轰城策，匿人永福寺中，穴城置火药，发之，城崩，官军入。贼退保蓬莱阁，大典招降，始释甲，俘千余人，获秉忠及伪将七十五人，自缢及投海死者不可胜计，贼尽平。有德等走旅顺，岛帅黄龙邀击，生擒其党毛承祿、陈光福、苏有功，斩李应元。惟有德、仲明逸去。乃献承祿等于朝。磔之先一日，有功脱械走。帝震怒，斩监守官，刑部郎多获罪。未几被执，伏诛。叙功，进大典兵部右侍郎，世廕锦衣百户，巡抚如故。

八年二月，流贼陷凤阳，毁皇陵，总督杨一鹏被逮。诏大典总督漕运兼巡抚庐、凤、淮、扬四郡，移镇凤阳。时江北州

县多陷。明年正月，贼围滁州，连营百余里，总兵祖宽大破之。大典会总理卢象升追袭，复破之。急还兵遏贼众于凤阳，贼始退。十一年，贼复入江北，谋窜茶山。大典与安庆巡抚史可法提兵遏之，贼乃西遁。大典先坐失州县，贬秩视事。是年四月以平贼逾期，再贬三秩。寻叙援剿及转漕功，尽复其秩。

十三年，河南贼大入湖广。大典遣将救援，屡有功，进左侍郎。明年六月命大典总督江北及河南、湖广军务，仍镇凤阳，专办流贼，而以可法代督漕运。贼帅袁时中众数万，横颖、亳间。大典率总兵刘良佐等击破之，叙赉有差。大典有保障功，然不能持廉，屡为给事中方士亮、御史郑昆贞等所劾，诏削籍侯勘。事未竟，而东阳许都事发。

许都者，诸生，负气，愤县令苛敛，作乱，围金华。大典子万化募健儿御之，贼平而所募者不散。大典闻，急驰归。知县徐调元阅都兵籍有万化名，遂言大典纵子交贼。巡按御史左光先闻于朝，得旨逮治，籍其家充饷，且令督赋给事中韩如愈趣之。

已而京师陷，福王立。有白其诬者，而大典亦自结于马士英、阮大铖，乃召为兵部左侍郎。逾月，进尚书，总督上江军务。左良玉兴兵，命监黄得功军御之。福王奔太平，大典与大铖入见舟中，誓力战。得功死，王被擒，两人遂走杭州。会潞王亦降，大典乃还乡郡，据城固守。唐王闻，就加东阁大学士，督师浙东。逾年，城破，阖门死之。

其时浙东西郡县前后失守死事者，杭州则有同知王道焜、钱塘知县顾咸建、临安知县唐自彩，绍兴则有兵部主事高岱、叶汝匡，衢州则有巡按王景亮、知府伍经正、推官邓岩忠、江山知县方召。若夫诸生及布衣殉义者，会稽潘集、周卜年，山阴硃玮，诸暨傅日炯，鄞县赵景麟，浦江张君正，瑞安邹钦尧，

永嘉邹之琦，其尤著云。

王道焜，字昭平，钱塘人。以天启元年举于乡。崇祯时，为南平知县，迁南雄同知。会光泽寇发，其父老言非道焜不能平。抚按为请，诏改邵武同知，知光泽县事。抚剿兼施，境内底定。庄烈帝破格求贤，尽征天下贤能吏，抚按以道焜名闻。方待命而都城陷，微服南还。及杭州失守，遂投缳死。

顾咸建，字汉石，昆山人，大学士鼎臣曾孙也。崇祯十六年进士。授钱塘知县。甫之官，闻京师陷，人情恟恟。咸建戢奸宄，严警备。巡按御史彭遇颿以贪残激变，赖咸建调护，事宁而民免株连。及南都失守，镇江守将郑彩等率众还闽，缘道劫掠。咸建出私财迎犒，乃敛威去。亡何，马士英拥兵至。顷之，大将方国安兵亦至。咸建谋于上官，先期遣使行赂，兵乃不入城。四乡多被淫掠，城中得无扰。时监司及郡县长吏悉遁窜，咸建散遣妻子，独守官不去。潞王既降，咸建不至。寻被执，死之。

唐自彩，达州人。为临安知县。杭州失守，自彩与从子阶豫逃山中。有言其受鲁王敕，阴部署为变，遂被捕获。自彩麾阶豫走，不从，竟同死。

高岱，字鲁瞻，会稽人。崇祯中，以武学生举顺天乡试，鲁王授为职方主事。及绍兴失守，即绝粒祈死。子朗知父意不可回，先跃入海中死。岱闻之曰：“儿果能先我乎！”自是不复言，数日亦卒。

叶汝匡，字衡生，岱同邑人，由举人为兵部主事。闻变，与妻王氏出居桐坞墓所，并赴水死。

王景亮，字武侯，吴江人。崇祯末登进士。仕福王为中书舍人。唐王立，擢御史，巡抚金、衢二府，兼视学政。伍经正，安福人。由贡生为西安知县，唐王超擢知府事。邓岩忠，江陵

人。由乡举为推官。衢州破，经正赴井死，景亮、岩忠皆自缢死。鲁王所遣镇将张鹏翼亦死之。

方召，宣城人。署江山县事。金华被屠，集父老告之曰：“兵且至，吾义不当去。然不可以一人故，致阖城被殃。”遂封其印，冠带向北拜，赴井死。士民为收葬，立祠祀焉。

张国维，安玉笥，东阳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授番禺知县。崇祯元年，擢刑科给事中，劾罢副都御史杨所修、御史田景新，皆魏忠贤党也。已，陈时政五事，言：“陛下求治太锐，综核太严。拙者跼蹐以避咎，巧者委蛇以取容，谁能展布四体，为国家营职业者。故治象精明，而腹心手足之谊实薄，此英察宜敛也。祖宗朝，阁臣有封还诏旨者，有疏揭屡上而争一事者。今一奉诘责，则俯首不遑；一承改拟，则顺旨恐后。倘处置失宜，亦必不敢执奏，此将顺宜戒也。召对本以通下情，未有因而获罪者。今则惟传天语，莫睹拜扬。臣同官熊奋渭还朝十日，旁措一词，遂蒙谴谪。不可稍加薄罚，示优容之度乎？此上下宜洽也。”其二条，请平刑罚，溥膏泽。帝不能尽用。进礼科都给事中。京师地震，规弊政甚切，迁太常少卿。

七年，擢右佥都御史，巡抚应天、安庆等十府。其冬，流贼犯桐城，官军覆没。国维方壮年，一夕须发顿白。明年正月率副将许自强赴援，游击潘可大、知县陈尔铭等守桐不下。贼乃攻潜山，知县赵士彦重伤卒。攻太湖、知县金应元、训导扈永宁被杀。国维至，解桐围，遣守备硃士胤趋潜山，把总张其威趋太湖。士胤战死，自强遇贼宿松，杀伤相当。安庆山民桀石以投贼，贼多死，乃越英山、霍山而遁。九月，贼复由宿松入潜山、太湖，他贼扫地王亦陷宿松等三县。国维乃募土著二千人戍之，而以兵事属监军史可法。明年正月，贼围江浦，遣守备蒋若来、陈于王战却之。十二月，贼分兵犯怀宁，可法及

左良玉、马爌逼之。复犯江浦，副将程龙及若来、于王等拒守。诸城并全。又围望江，遣兵援之，亦解去。

十年三月，国维率龙等赴安庆，御贼酆家店，龙军数千悉没。贼东陷和州、含山、定远，攻陷六合，知县郑同元溃走，贼遂攻天长。国维见贼势日炽，请于朝，割安庆、池州、太平，别设巡抚，以可法任之。安庆不隶江南巡抚，自此始也。议者欲并割江浦、六合，俾国维专护江南，不许。

国维为人宽厚，得士大夫心。属郡灾伤，辄为请命。筑太湖、繁昌二城，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、长洲至和等塘，修松江捍海堤，浚镇江及江阴漕渠，并有成绩。迁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，总理河道。岁大旱，漕流涸，国维浚诸水以通漕。山东饥，振活穷民无算。

十四年夏，山东盗起，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、徐、临、通四镇兵，护漕运。大盗李青山众数万，据梁山泺，遣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，运道为梗。周延儒赴召北上，青山谒之，言率众护漕，非乱也。延儒许言于朝，授以职。而青山竟截漕舟，大焚掠，迫临清。国维合所部兵击降之，献俘于朝，磔诸市。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，帝召国维代之。乃定战守赏罚格，列上严世职、酌推升、慎咨题等七事，帝皆报可。会开封陷，河北震动，条防河数策，帝亦纳之。

十六年四月，我大清兵入畿辅，国维檄赵光抃拒螺山，八总兵之师皆溃。言者诋国维，乃解职，寻下狱。帝念其治河功，得释。召对中左门，复故官，兼右佥都御史，驰赴江南、浙江督练兵输饷诸务。出都十日而都城陷。

福王召令协理戎政。寻叙山东讨贼功，加太子太保，廕锦衣佥事。吏部尚书徐石麒去位，众议归国维。马士英不用，用张捷。国维乃乞省亲归。

南都覆，逾月，潞王监国于杭州，不数日出降。闰六月，国维朝鲁王于台州，请王监国。即日移驻绍兴，进国维少傅兼太子太傅、兵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，督师江上。总兵官方国安亦自金华至。马士英素善国安，匿其军中，请入朝。国维劾其十大罪，乃不敢入。连复富阳、于潜，树木城缘江要害，联合国安及王之仁、郑遵谦、熊汝霖、孙嘉绩、钱肃乐诸营，为持久计。顺治三年五月，国安等诸军乏饷溃，王走台州航海，国维亦还守东阳。六月知势不可支，作绝命词三章，赴水死，年五十有二。

张肯堂，字载宁，松江华亭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浚县知县。崇祯七年，擢御史。明年春，贼陷凤阳，条上灭贼五事。俄以皇陵震惊，疏责辅臣不宜作秦、越之视，帝不问。出按福建，数以平寇功受赉。还朝，言：“监司营竞纷纭，意所欲就，则保留久任；意所欲避，则易地借才。今岁燕、秦，明岁闽、粤，道路往返，动经数千，程限稽迟，多逾数月。加一番更移，辄加一番扰害。”帝是其言。十二年十月，杨嗣昌出督师。肯堂奏言：“从古戡乱之法，初起则解散，势成则剪除，未有专任抚者。今辅臣膺新命而出，贼必仍用故技，佯摇尾乞怜。而失事诸臣，冀掩从前败局，必多方荧惑，仍进抚议。请特申一令，专务剿除。有进招抚说者，立置重典。”帝以偏执臆见责之。

十四年四月言：“流寇隳城破邑，往来纵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此督师嗣昌受事前所未有。目前大计，在先释嗣昌之权。“疏入而嗣昌已死。十二月复言：“今讨贼不可谓无人，巡抚之外更有抚治，总督之上又有督师。位号虽殊，事权无别。今楚自报捷，豫自报败，甚至南阳失守，祸中亲藩，督师职掌安在。试问今为督师者，将居中而运，以发踪指示为功乎，抑分

贼而办，以焦头烂额为事乎？今为秦、保二督者，将兼顾提封，相为掎角之势乎，抑遇贼追剿，专提出境之师乎？今为抚者，将一禀督师之令，进退惟其指挥乎，抑兼视贼势之急，战守可以择利乎？凡此肯綮，一切置不问，中枢冥冥而决，诸臣瞶瞶而任。至失地丧师，中枢纠督抚以自解，督抚又互相委以谢愆，而疆事不可问矣。”帝纳其言，下所司详议。十五年请召还建言谴谪诸臣，乃复给事中阴润、李清、刘昌，御史周一敬官。肯堂迁大理丞，旋擢右佾都御史，巡抚福建。

总兵郑鸿逵拥唐王聿键入闽，与其兄南安伯芝龙及肯堂劝进，遂加太子少保、吏部尚书。曾樱至，言官请令樱掌吏部，乃令肯堂掌都察院。肯堂请出募舟师，由海道抵江南，倡义旅，而王由仙霞趋浙东，与相声援。乃加少保，给敕印，便宜从事。芝龙怀异心，阴沮之，不成行。

顺治三年，王败死，肯堂飘泊海外。六年至舟山，鲁王用为东阁大学士。八年，大清兵乘天雾集螺头门。定西侯张名振奉王航海去，属肯堂城守。城中兵六千，居民万余，坚守十余日。城破，肯堂衣蟒玉南向坐，令四妾、一子妇、一女孙先死，乃从容赋诗自经。

时同死者，兵部尚书李向中、礼部尚书吴鍾峦、吏部侍郎硃永佑、安洋将军刘世勋、左都督张名扬。又有通政使会稽郑遵俭，兵科给事中鄞县董志宁，兵部郎中江阴硃养时，户部主事福建林瑛、苏州江用楫，礼部主事会稽董元，兵部主事福建硃万年、长洲顾珍、临山卫李开国，工部主事长洲顾中尧，中书舍人苏州苏兆人，工部所正鄞县戴仲明，定西侯参谋顺天顾明楫，诸生福建林世英，锦衣指挥王朝相，内官监太监刘朝。凡二十一人。

李向中，锺祥人。崇祯十三年进士。授长兴知县，调秀水。

福王时，历车驾郎中，苏松兵备副使。唐王以为尚宝卿。闽事败，避海滨。鲁王监国，召为右佥都御史，从航海，进兵部尚书，从至舟山。及是破，大帅召向中，不赴。发兵捕之，以衰纆至见。大帅呵之曰：“聘汝不至，捕即至，何也？”向中从容曰：“前则辞官，今就戮耳。”

吴钟峦，字峦稚，武进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授长兴知县。以旱潦，征练饷不中额，谪绍兴照磨。逾年，移桂林推官。闻京师变，流涕曰：“马君常必能死节。”已而世奇果死。福王立，迁礼部主事。抵南雄，闻南都失，转赴福建，痛陈国计。鲁王起兵，以钟峦为礼部尚书，往来普陀山中。大清兵至宁波，钟峦慷慨谓人曰：“昔仲达死瑯琊，吾以诸生不得死。君常死贼难，吾以远臣不得从死。今其时矣！”乃急渡海，入昌国卫之孔庙，积薪左庑下，抱孔子木主自焚死。仲达者，江阴李应升，锤峦弟子，忤魏忠贤死党祸者也。

殊永佑，字爱启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授刑部主事，改吏部，罢归。事唐王，后至舟山。城破被执，愿为僧，不许，乃就戮。

名扬，名振弟。城破，母范以下自焚者数十人。

朝相闻城失守，护王妃陈氏、贵嫔张氏、义阳王妃杜氏入井，用巨石覆之，自刎其旁。开国母，瑛、明楫妻皆自尽。

曾樱，字仲含，峡江人。万历四十四年进士。授工部主事，历郎中。天启二年，稍迁常州知府。诸御史巡盐、仓、江、漕及提学、屯田者，皆操举劾权，文牒日至。樱牒南京都察院曰：“他方守令，奔命一巡按，独南畿奔命数巡按。请一切戒飭，罢钩访取赎诸陋习。”都御史熊明遇为申约束焉。

樱持身廉，为政恺悌公平，不畏强御。屯田御史索属吏应劾者姓名，樱不应。御史危言恐之，答曰：“僚属已尽，无可纠，止知府无状。”因自署下考，杜门待罪。抚按亟慰留，乃

起视事。织造中官李实迫知府行属礼，樱不从。实移檄以“尔”“汝”侮之，樱亦报以“尔”“汝”，卒不屈。无锡高攀龙，江阴缪昌期、李应升被逮，樱助昌期、应升贖，而经纪攀龙死后事，为文祭之，出其子及僮仆于狱。宜兴毛士龙坐忤魏忠贤遣戍，樱讽士龙逃去。上官捕其家人，赖樱以免。武进孙慎行忤忠贤，当戍，樱缓其行。忠贤败，事遂解。

崇祯元年以右参政分守漳南。九莲山贼犯上杭，樱募壮士击退之，夜捣其巢，歼馘殆尽。士民为樱建祠。母忧归。服阕，起故官，分守兴、泉二郡。进按察使，分巡福宁。先是，红夷寇兴、泉，樱请巡抚邹维琏用副总兵郑芝龙为军锋，果奏捷。及刘香寇广东，总督熊文灿欲得芝龙为援，维琏等以香与芝龙有旧，疑不遣。樱以百口保芝龙，遂讨灭香，芝龙感樱甚。

十年冬，帝信东厂言，以樱行贿谋擢官，命械赴京。御史叶初春尝为樱属吏，知其廉，于他疏微白之。有诏诘问，因具言樱贤，然不知贿所从至。诏至闽，巡抚沈犹龙、巡按张肯堂阅厂檄有奸人黄四臣名。芝龙前白曰：“四臣，我所遣。我感樱恩，恐迁去，令从都下讯之。四臣乃妄言，致有此事。”犹龙、肯堂以入告，力白樱冤，芝龙亦具疏请罪。士民以樱贫，为醵金办装，耆老数千人随至阙下，击登闻鼓讼冤。帝命毋入狱，俟命京邸。削芝龙都督衔，而令樱以故官巡视海道。

寻以衡、永多寇，改樱湖广按察使，分守湖南，给以敕。故事，守道无敕，帝特赐之。时贼已残十余州县，而永州知府推官咸不任职。樱荐苏州同知晏日曙、归德推官万元吉才。两人方坐事罢官，以樱言并起用。樱乃调芝龙剿贼，贼多降，一方遂安。迁山东右布政使，分守登、莱。

十四年春，擢右副都御史，代徐人龙巡抚其地。明年迁南京工部右侍郎，乞假归。山东初被兵，巡抚王永吉所部济、兗、

东三府州县尽失，匿不以闻。兵退，以恢复报。而櫻所部青、登、莱三府失州县无几，尽以实奏。及论罪，永吉反擢总督，而櫻夺官，逮下刑部狱。不十日而京师陷，贼释诸囚，櫻乃遁还。

其后唐王称号于福州。芝龙荐櫻起工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。无何，令掌使部，寻进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、文渊阁。王驻延平，令櫻留守福州。大清兵破福州，櫻挈家避海外中左卫。越五年，其地被兵，遂自缢死。

硃继祚，莆田人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。改庶吉士，授编修。天启中，与修《三朝要典》，寻罢去。崇祯初，复官。累迁礼部右侍郎，充实录总裁。给事中葛枢言继祚尝纂修《要典》，得罪清议，不可总裁国史，不听。继祚旋谢病去。起南京礼部尚书，又以人言罢去。福王时起故官，未赴。南都失，唐王召为东阁大学士，从至汀州。王被擒，继祚奔还其乡。鲁王监国，继祚举兵应王，攻取兴化城。既而大清兵至，城复破。继祚及参政汤芬、给事中林嵎、知县都廷谏并死之。

芬，字方侯，嘉善人。崇祯十六年进士。福王时，为史可法监纪推官。唐王以为御史。寻以监司分守兴泉道。城破，绯衣坐堂上，被杀。嵎，字小眉，继祚同邑人。由进士为吴江知县。苏州失，归仕唐王。至是自缢死。廷谏，杭州人，莆田知县。

王自监国二年正月至长垣，迨次年正月，连克建宁、邵武、兴化三府，福宁一州，漳浦、海澄、连江、长乐等二十七县，军声颇振。及是得者复失。海澄失，知县洪有文死之。永福失，邑人给事中鄢正畿、御史林逢经俱投水死。长乐失，邑人御史王恩及服毒死，妻李氏同死。建宁失，守将王祈巷战不胜，自焚死。

余煌，字武贞，会稽人。天启五年进士第一。授翰林修撰，与修《三朝要典》。崇祯时，以内艰归。服阕，起左中允，历左谕德、右庶子，充经筵讲官。给事中韩源劾礼部侍郎吴士元、御史华琪芳及煌皆与修《要典》，宜斥，帝置不问。煌疏辩，帝复温旨慰谕之。户部崇尚书程国祥请借京城房租，煌争，乞假归。遂丁外艰。服除，久不起。鲁王监国绍兴，起礼部右侍郎，再起户部尚书，皆不就。明年以武将横甚，拜煌兵部尚书，始受命。时诸臣竞营高爵，请乞无厌。煌上言：“今国势愈危，朝政愈纷，尺土未复，战守无资。诸臣请祭，则当思先帝烝尝未备；请葬，则当思先帝山陵未营；请封，则当思先帝宗庙未享；请廕，则当思先帝子孙未保；请谥，则当思先帝光烈未昭。”时以为名言。大清兵过江，王航海遁。六月二日，煌赴水，舟人拯起之。居二日，复投深处，乃死。

陈函辉，字木叔，临海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授靖江知县，为御史左光先劾罢。北都陷，誓众倡义。会福王立，不许草泽勤王，乃已。寻起职方主事，监军江北。事败归，鲁王擢为礼部右侍郎。从王航海，已而相失，哭入云峰山，作绝命词十章，投水死。

王瑞梅，字圣木，永嘉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授苏州推官，兼理兑运。军民交兑，桓相轧启衅。瑞梅调剂得宜，岁省浮费三万金，上官为勒石著令。贵人弟奸法，执问如律。其人中之当道，将议调，遂归。崇祯七年，起河间推官，迁工部主事，调兵部，转职方员外郎，擢湖广兵备僉事，驻襄阳。十一年春，张献忠据谷城乞抚，总理熊文灿许之。瑞梅以为非计，谋于巡按林铭球、总兵官左良玉，将俟其至，执之。文灿固执以为不可。瑞梅言：“贼以计愚我，我不可为所愚。今良玉及诸将贾一选、周仕凤之兵俱在近境，诚合而击之，何患不捷。”文灿

怒，责以挠抚局。瑞梅曰：“贼未创而遽抚，彼将无所惧。惟示以必剿之势，乃心折不敢贰。非相挠，实相成也。”文灿不从。瑞梅乃列上从征、归农、解散三策，文灿亦不用。瑞梅自为檄谕献忠，献忠恃文灿庇己，不听。明年，献忠叛，瑞梅先己丁忧归。献忠留书于壁，言己之叛，总理使然。具列上官姓名及取贿月日，而题其末曰：“不纳我金者，王兵备一人耳。”

“由是瑞梅名大著。服阕，未及用而都城陷。福王时，乃为太仆少卿，极陈有司虐民之状，旋告归。唐王召赴福建，仍故官，未几复归。及闽地尽失，温州亦不守，避之山中。有欲荐令出者，乃拜辞家庙，从容入室自经死。”

路振飞，字见白，曲周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除泾阳知县。大吏陷魏忠贤，将建祠泾阳，振飞执不从。邑人张问达忤奄，坐追赃十万。振飞故迁延，奄败事解。流贼入境，击却之。崇祯四年，征授御史。疏劾周延儒卑污奸险，党邪丑正，祈立斥以清揆路，被旨切责。未几，陈时事十大弊，曰务苛细而忘政体，丧廉耻而坏官方，民愈穷而赋愈亟，有事急而无事缓，知显患而忘隐忧，求治事而鲜治人，责外重而责内轻，严于小而宽于大，臣日偷而主日疑，有诏旨而无奉行。疏入，诏付所司。山东兵叛，劾巡抚余大成、孙元化，且论延儒曲庇罪，帝不问。已，劾吏部尚书闵洪学结权势，树私人，秉铨以来，吏治日坏，洪学自引去。廷推南京吏部尚书谢升为左都御史，振飞历诋其丑状，升遂不果用。六年，巡按福建。海贼刘香数勾红夷入犯，振飞悬千金励将士，遣游击郑芝龙等大破之，诏赐银币。俸满，以京卿录用。初，振飞论海贼情形，谓巡抚邹维琏不能办，语侵之。维琏罢去，命甫下，数奏捷，振飞乃力暴其功，维琏复召用。

八年夏，帝将简辅臣。振飞言：“枚卜盛典，使夤缘者窃

附则不光。如向者周延儒、温体仁等公论俱弃，宅揆以后，民穷盗兴，辱己者必不能正天下。”时延儒已斥，而体仁方居首揆，衔之。已而振飞按苏、松，请除输布、收银、白粮、收兑之四大患，民困以苏。会常熟钱谦益、瞿式耜为奸民张汉儒所讦，体仁坐振飞失纠，拟旨令陈状。振飞白谦益无罪，语刺体仁。体仁恚，激帝怒，谪河南按察司检校。入为上林丞，屡迁光禄少卿。

十六年秋，擢右佥都御史、总督漕运，巡抚淮、扬。明年正月，流贼陷山西。振飞遣将金声桓等十七人分道防河，由徐、泗、宿迁至安东、沐阳。且团练乡兵，犒以牛酒，得两淮间劲卒数万。福、周、潞、崇四王避贼，同日抵淮。大将刘泽清、高杰等亦弃汛地南下。振飞悉延接之。四月初，闻北都陷，福王立于南京。河南副使吕弼周为贼节度使来代振飞，进士武愷为贼防御使招抚徐、沛，而贼将董学礼据宿迁。振飞击擒弼周、愷，走学礼。竿弼周法场，命军士人射三矢，乃解磔之。缚愷徇诸市，鞭八十，槛车献诸朝，伏诛。五月，马士英欲用所亲田仰，乃罢振飞。振飞亦遭母丧，家无可归，流寓苏州。寻录功，即家加右副都御史。

振飞初督漕，谒凤阳皇陵。望气者言高墙有天子气。唐王聿键方以罪锢守陵，中官虐之。振飞上疏乞概宽罪宗，竟得请。顺治二年，大兵破南京，聿键自立于福州，拜为左都御史。募能致振飞者官五宫，赐二千金。振飞乃赴召，道拜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。至则大喜，与宴，抵夜分，撤烛送归，解玉带赐之，官一子职方员外郎。又录守淮功，廕锦衣世千户。王每责廷臣怠玩，振飞因进曰：“上谓臣僚不改因循，必致败亡。臣谓上不改操切，亦未必能中兴也。上有爱民之心，而未见爱民之政；有听言之明，而未收听言之效。喜怒轻发，

号令屡更。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，因博鉴书史而务求明备，凡上所长，皆臣所甚忧也。”其言曲中王短云。三年，大清兵进仙霞关，聿键走汀州，振飞追赴不能及。汀州破，走居海岛，明年赴永明王召，卒于途。

何楷，字元子，漳州镇海卫人。天启五年进士。值魏忠贤乱政，不谒选而归。崇祯时，授户部主事，进员外郎，改刑科给事中。流贼陷凤阳，毁皇陵。楷劾巡抚杨一鹏、巡按吴振缨罪，而刺辅臣温体仁、王应熊，言：“振缨，体仁私人；一鹏，应熊座主也。逆贼犯皇陵，神人共愤。陛下辍讲避殿，感动臣民。二辅臣独漫视之，欲令一鹏、振缨戴罪自赎。情面重，祖宗陵寝为轻；朋比深，天下讥刺不恤。”忤旨，镌一秩视事。又言：“应熊、体仁奏辩，明自引门生姻娅。刑官瞻徇，实由于此。乞宣谕辅臣，毋分别恩仇，以国事为戏。”应熊复奏辩。楷言：“臣疏未奉旨，应熊先一日摭引臣疏词，必有漏禁中语者。”帝意动，令应熊自陈，应熊竟由是去。吏部尚书谢升言登、莱要地，巡抚陈应元引疾，宜允其去。及推劳永嘉代应元，则言登莱巡抚本赘员。楷亦疏驳之。楷又请给赠都御史高攀龙官，诰赐左光斗诸臣谥，召还惠世扬。疏多见听。屡迁工科都给事中。

十一年五月，帝以火星逆行，减膳修省。兵部尚书杨嗣昌方主款议，历引前史以进。楷与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言其非。楷言：“嗣昌引建武款塞事，欲借以申市赏之说，引元和田兴事，欲借以申招抚之说，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事，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说，徒巧附会耳。至永平二年马皇后事，更不知指斥安在。”帝方护嗣昌，不听。逾月，嗣昌夺情入阁，楷又劾之，忤旨，贬二秩为南京国子监丞。母忧归。服阕，廷臣交荐，召入京，都城已陷。

福王擢楷户部右侍郎，督理钱法，命兼工部右侍郎。连疏请告，不许。顺治二年，南都破，楷走杭州。从唐王入闽，擢户部尚书。郑芝龙、鸿逵兄弟横甚，郊天时，称疾不出，楷言芝龙无人臣礼。王奖其凤节，命掌都察院事。鸿逵扇殿上，楷呵止之，两人益怒。楷知不为所容，连请告去。途遇贼，截其一耳，乃芝龙所使部将杨耿也。漳州破，楷遂抑郁而卒。

楷博综群书，寒暑勿辍，尤邃于经学。

林兰友，字翰荃，仙游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临桂知县。擢南京御史。疏劾大学士张至发、薛国观，吏部尚书田惟嘉等，因论嗣昌忠孝两亏。贬浙江按察司照磨，与楷及黄道周、刘同升、赵士春称“长安五谏”。迁光禄署丞。京师陷，薙发自匿，为贼所执，拷掠备至。贼败，南还。唐王用为太仆少卿，迁金都御史。事败，挈家遁海隅，十余年卒。

熊汝霖，字雨殷，余姚人。崇祯四年进士。授同安知县。擢户科给事中。疏陈用将之失，言：“自偏裨至副将，历任有功，方可授节钺。今足未履行阵，幕府已上首功。胥吏提虎旅，紈裤子握兵符，何由奋敌忾。若大将之选，宜召副将有功者，时赐面对，择才者用之。廷臣推择有误，宜用文吏保举连坐法。”帝纳其言。已，言：“杨嗣昌未罪，卢象升未褒，殊挫忠义气。至为嗣昌画策练饷、驱中原万姓为盗者，原任给事中沈迅也。为嗣昌运筹、以三千人驻襄阳、城破辄走者，监纪主事余爵也。为嗣昌援引、遭襄藩之陷、重赂陈新甲、嫁祸郧抚袁继咸者，今解任侯代之宋一鹤也。皆误国之臣，宜罪。”不报。

京师戒严，汝霖分守东直门。尝召对，言：“将不任战。敌南北往返，谨随其后，如厮隶之于贵官，负弩前驱，望尘靡及。何名为将，何名为督师。”帝深然之。已，言：“有司察处者，不得滥举边才；监司察处者，不得遽躡巡抚。庶封疆重

任，不为匪人借途。”又言：“自戒严以来，臣疏凡二十上。援剿机宜，百不行一。而所揣敌情，不幸言中矣。比者外县难民纷纷入都，皆云避兵，不云避敌。霸州之破，敌犹不多杀掠，官军继至，始无子遗。朝廷岁费数百万金钱以养兵，岂欲毒我赤子。”帝恶其中有“饮泣地下”语，谪为福建按察司照磨。

福王立，召还。上疏言：“臣自丹阳来，知浙兵为边兵所击，火民居十余里。边帅有言，四镇以杀掠获封爵，我何惮不为。臣意四镇必毅然北征，一雪此耻，今恋恋淮、扬，何也？况一镇之饷多至六十万，势必不能供。即仿古藩镇法，亦当在大河以北开屯设府，曾奥窾之内，而遽以藩篱视之。”顷之，言：“臣窃观目前大势，无论恢复未能，即偏安尚未可必。宜日讨究兵饷战守，乃专在恩怨异同。勋臣方镇，舌锋笔铍是逞，近且以匿名帖逐旧臣，以疏远宗人劾宰辅，中外纷纷，谓将复厂卫。夫厂卫树威牟利，小民鸡犬无宁日，先帝止此一节，未免府怨。前事不远，后事之师。且先帝笃念宗藩，而闻寇先逃，谁死社稷；先帝隆重武臣，而叛降跋扈，肩背相踵；先帝委任勋臣，而京营锐卒徒为寇藉；先帝倚任内臣，而开门延敌，众口喧传；先帝不次擢用文臣，而边才督抚，谁为捍御，超迁宰执，罗拜贼庭。知前日之所以失，即知今日之所以得。及今不为，将待何时。”疏奏，停俸。寻补吏科右给事中。

初，马士英荐阮大铖，汝霖争不可。及大铖起佐兵部，汝霖又言：“大铖以知兵用，当置有用地，不宜处中朝。”不听。逾月，以奉使陛辞，言：“朝端议论日新，官府揣摩日熟。自少宰枢贰悉废廷推，四品监司竟晋詹尹。蹊径叠出，谣诼繁兴。一人未用，便目满朝为党人；一官外迁，辄訾当事为可杀。置国恤于罔闻，逞私图而得志。黄白充庭，青紫塞路，六朝佳丽，复见今时。独不思他日税驾何地耶？”不报。

未几，南京破，士英窜杭州。汝霖责其弃主，士英无以应。杭州亦破，与孙嘉绩同起兵。鲁王监国，擢右佥都御史，督师防江，战屡败。入海宁募兵万人，进兵部右侍郎。唐王立闽中，遣刘中藻颁诏，汝霖出檄严拒之。顺治三年进兵部尚书，从鲁王泛海。明年以本官兼东阁大学士。又明年春，郑彩憾汝霖，遣兵潜害之，并其幼子投海中。

钱肃乐，字希声，鄞县人。临江知府若赓孙，宁国知府敬忠兄子也。崇祯十年成进士，授太仓知州。豪家奴与黠吏为奸，而凶徒结党杀人，焚其尸。肃乐痛惩，皆敛手。又以硃白榜列善恶人名，械白榜者阶下，予大杖。久之，杖者日少。尝摄昆山、崇明事，两县民皆立碑颂德。迁刑部员外郎，寻丁内外艰。

顺治二年，大兵取杭州，属郡多迎降。闰六月，宁波乡官议纳款，肃乐建议起兵。诸生华夏、董志宁等遮拜肃乐倡首，士民集者数万人，肃乐乃建牙行事。郡中监司守令皆逃，惟一同知治府事。肃乐索取仓库籍，缮完守具，与总兵王之仁缔盟共守。闻鲁王在台州，遣举人张煌言奉表请监国。会绍兴、余姚亦举兵，王乃赴绍兴行监国事。召肃乐为右佥都御史，画钱塘而守。寻进右副都御史。当是时，之仁及大将方国安并加封爵，其兵食用宁波、绍兴、台州三郡田赋，不能继，恒缺食。已，加兵部右侍郎。明年五月，军食尽，悉散去。鲁王航海，肃乐亦之舟山。唐王召之，甫入境，王已没。遂隐海坛山，采山薯为食。明年，鲁王次长垣，召为兵部尚书，荐用刘沂春、吴钟峦等。明年拜肃乐东阁大学士。

唐王虽歿，而其将徐登华为守富宁，鲁王遣大学士刘中藻攻之。登华欲降，疑未决，曰：“海上岂有天子？舟中岂有国公？”肃乐致书：“将军独不闻南宋之末二帝并在舟中乎？”登华遂降。郑彩专柄，连杀熊汝霖、郑遵谦。肃乐忧愤卒于

舟，故相叶向高曾孙进晟葬之福清黄檗山。

刘中藻，福安人。由进士官行人。贼陷京师，薙发，被掳掠。贼败南还，事唐王。既事鲁王，攻降福宁守之，移驻福安。大清兵破城，冠带坐堂上，为文自祭，吞金屑死。

郑遵谦，会稽人。为诸生。潞王以杭州降大清，遵谦倡众起兵，事鲁王，崎岖浙、闽间。从王航海，与汝霖并为彩害。

沈宸荃，慈谿人。崇祯十三年进士。授行人，奉使旋里。福王立，复命。擢御史，疏陈五事，皆切时病。已，论群臣丑正党邪，请王卧薪尝胆，为雪耻报仇之计。寻荐词臣黄道周、刘同升、葛世俊、徐之干、吴伟业等。又言：“经略山东、河南者，王永吉、张缙彦也。永吉失机，先帝拔为总督，拥兵近甸，不救国危。缙彦官部曹，先帝骤擢典中枢，乃率先从贼。即加二人极刑，不为过。陛下屈法用之，而永吉观望逗遛，缙彦狼狈南窜。死何以对先帝，生何以对陛下。昌平巡抚何谦失陷诸陵，罪亦当按。都城既陷，守土臣宜皆厉兵秣马，以报国仇，乃贼尘未扬，辄先去以为民望。如河道总督黄希宪、山东巡抚丘祖德，尚可容偃卧家园乎！”疏入，谦、祖德等皆命逮治，永吉、缙彦不罪。时朝政大乱，宸荃独持正，要人多疾之。明年以年例出为苏松兵备僉事。未赴，南都破，宸荃举兵邑中。鲁王监国，擢右僉都御史。已而事败，宸荃弃家从王海外。王次长垣，连擢至大学士。从王于舟山，又从泛海抵厦门、金门。后舡舟南日山，遭风，没于海。

其邑子沈履祥尝为知县，监国时，以御史督饷台州。城破，避山中，被获死之。

赞曰：自甲申以后，明祚既终，不逾年而南都亦覆，势固无可为矣。硃大典、张国维等抱区区之义，徒假名号于海滨，以支旦夕。而上替下陵，事无统纪，欲以收偏安之效，何可得

明史

·1055·

乎。